女聲

第二卷 第八期

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出版

先聲

記得在第六期本刊上發表過樂旡恙君的「出妻事蹟」考，後來美華戲院又演出了「釵頭鳳」。在「釵頭鳳」的上演中每天都是客滿，並且，爲着同情那位少婦的遭遇，觀衆竟有許多在劇場中流下眼淚的。這證明中國婦女一向在婚姻史上演着悲劇，這種悲劇到現在還博得人們的同情和關心。爲着使讀者更多知道在「家法條條不殉情」的舊禮之下有多少個被出的妻子和寃曲的婦女們，我們現在又刊載一篇樂旡恙先生的「出妻史話」。「出妻史話」這篇文章作者是根據了很多史册的記載而寫的。

凱勒是我們的一位年青的新作者，「沙漠日記斷片」是寫的一個從事教育的人對於目前病態教育的苦悶。這是一篇有着成熟技巧的文藝作品。

阿部知二和豐島與野雄先生是日本現代文壇的兩位權威作家，爲着願意我們的讀者注意他們，我們請錫熹先生用他流利的文章寫出了對他們的訪問。

我們的編者之一方媚女士最近去訪問故都，臨行時我們請她替本刊寫通訊。「北京之行小記」就是她最近從北京寄來的。如果要知道故都的人民近況和初冬情致的請讀她這篇精短的文章。

讀者往往來信談到詩的問題，我們知道你們很喜歡詩。「冬夜」和「冬天的黃昏」是一位無名青年詩人諸葛心寫的，諸位讀過之後試想一下他的詩比著名詩人所寫的如何。

女聲 第二卷第八期目次

國際新聞
大東亞戰爭二週年的光榮等
一年回憶……南木

評論
文學與教育……曾風
貞操和一杯水的戀愛……芳君

修養
關於戀愛的話……郎曦

家政
育兒保健常識（二）……葉庭芝
家庭內應用之普通常識……白萍
兒童讀物的商榷……楊絢霄
歸來（木刻）……顧藝萍

所見所聞
新名詞的新展覽……孤嶼
北京之行小記……方媚

婦女生活
出妻史記（上）……樂旡恙

兒童欄
一年的檢討。蝙蝠和老鼠。
明年星期計算法……琪

衛生
關於月經的常識（二）……侯澄

文藝
阿部知二和豐島與志雄……熹
黎明（長篇小說）（三）……關露
沙漠日記斷片（小品文）……凱勤
星底夢（詩）……歐青春
我的自省（感想）……戈慶春
冬夜。冬天黃昏（詩）……諸葛心
定件繁多的館子……宮澤賢治著 綠妮譯
湖心亭影（木刻）……寒舍

戲評
李香君……蘭
影戲一年來的回顧……史蓉華

新裝
大衣自製法……

信箱……讀者
餘聲……編輯室

大東亞戰爭二週年的光榮

雙管齊下的東亞

四面楚歌的英美

一陣强烈的朔風，向大地掃蕩而來，警告着每個人這是嚴冬的降臨，埋頭故紙堆中生活的我，血給牠吹得冷，手——常常握着不能「橫掃五千人」的手——呈露青白而僵硬；可是心血忽然像來潮似的，鼓動了這枝鈍，但不是禿的鋼筆，發出似蠶聲一般在白紙上蜿蜒地不斷行動着。

第一個感覺，想起本期的國際新聞，在印刷中靜悄悄地至十二月出版時，已經過了大東亞戰爭二週年如火如荼的紀念日了。可是這一年裏頭，東亞的版圖，都放着光輝的異彩，多感的文人——文士自尊過高，文丐自視太卑，祇好說文人，可是這文人，也不一定要作文謅謅的才高八斗之文學家的解釋，祇可說喜歡寫作而東塗西抹的文人——在這種氣氛裏，怎好輕輕放過沒有一點的回憶的追溯的文字呢？

大東亞戰爭爆發的唯一目標，就是要實行「東亞人的東亞」；換句話說，要將英美百餘年來彌漫東亞各地的惡勢力打倒，同時建起各個民族獨立的基礎！

自從前年十二月八日東亞最强有力的日本，具着犧牲的大無畏精神，燃着大東亞戰爭的導火線，先後不出一兩月間，將南太平洋的英美惡勢力驅逐，雖然沒有整個將這一邊地球完全肅清這面目獰惡的勢力；但是根深蒂固的惡魔，已經動搖得心戰膽寒了。

尤其是在這一個短短的一年內——大東亞戰爭第二年——日本領導着，做了大東亞的大阿哥，扶助了東亞各國各民族，大家向着同一陣線邁步前進，努力爭取，達到「東亞人的東亞」的目標！

「受惠最先的國家，要算我國。我國朝野奮鬥了多年，想着擺脫英美的惡勢力和消滅從前的恥辱，日夕祈求的收回租界和撤消治外法權，因爲這次戰爭，居然在本年內次第實現，這一頁光榮的歷史，在東亞史中是最值得紀念的！

其次要推菲律賓的獨立了。非人雖然向美國提出了多年的抗爭，總是給狡猾的美政府，用着虛與委蛇的伎倆，年年日日都是發出不兌現的空頭支票。非人頸子引得長了，也沒有見到眞正的獨立。不料大東亞戰爭發動沒有兩年，他們多年渴望的獨立在十月間便實現了。

緬甸的獨立和印度臨時政的成立，俱是向英帝國主義正面擊刺的致命傷，同時也就是扶助弱小民族自求獨立唯一的表現。

至於爪哇的參政和其他政治上的革新，都是在軍書旁午炮火連天中的建設。由這一點看來，日本的魄力和道德，不祇是在戰力上發揮他們傳統的精神，更且腳站實地的迅速地實幹。一面破壞一面建設不是容易辦到的一回事，他們竟能在短短的兩年中做到，這是値得頌歌而給予東亞各國一個良好的楷模。

大東亞的建設如是，戰爭的本身又怎樣呢？

簡單地回答，可以說英美處在四面楚歌的環境裏了！

南洋羣島和印度素來是英國在侵略東亞計劃中的寶庫，這次劃時代的戰爭，日本先發制人早在開始戰爭時，囊括了南洋羣島菲島和結成了緬越泰的連絡，再進一步，佔進澳洲的門戶——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羣島等。

英美國的富源，一旦給予日本來利用，正是我國古說「以其人之矛治其人之盾」的一樣好方法。這個老奸巨猾的英國，既無力在東亞爭扎，不得不將全部——至少也大部份——的責任，架到美國肩上。所以月來所羅門和新幾內亞的美軍蠢動，可說是他們最後掙扎罷了。

英國爲保障印度計，不能不給渝方一點小惠，說得好聽一點，攻緬是助渝，恢復緬滇路綫；可是也給日本迅雷不及掩耳的戰略，粉碎了他們的企圖。總而言之，英美在東亞的勢力，已經瀕於最後的終點是不遠了！

不過，話也要說回來。戰爭的破壞和新生的建設，俱要各個原位，甚而每一個東亞人，自己努力向着這共同的目標前進，不是空空慶祝二週年的紀念就算了事，還要時時刻刻記着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呀！

日本在這次大東亞戰爭，發揮他們雙管齊下的偉力，一面進行戰事，一面促成建設，眞是震驚全世界的功業！

中日同盟奠定永久友好邦交

國父遺志的實現

國家地位的提高

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十時可說眞正新中國的產生的良辰。因爲這是中日兩國簽訂同盟的一天。

汪主席在該日十一時宣傳部正式公佈這個使人興奮消息後

，親臨國民大會堂，對首都民衆及青少年慶祝中日同盟大會訓話；同時全國都由無線收音機聽到主席親切的指示。

爲什麼中日同盟有着中國重生的重大意義呢？

沒有回答這問題之前，我們應先要回想 國父素來抱持的志向，和他深湛而又濬慧的思想。在他的言論和著作，常常提及中國不是一個完整獨立的國家，祇好算是一個英美次殖民地。這是他痛心疾首的呼籲，提醒我國的國家地位是如何的低落。

自從南京條約以後，英國籍口開了八個商埠，闢了租界，援害我國司法權，巧立了治外法權的名目，並且駐兵在我國國土上重要的城市，甚而當時首都的北京，這還成是一個獨立國家麼？

大東亞戰爭爆發後，我國得到友邦日本的扶助，次第將租界收回；同時日本很慷慨地先將日本所管理的租界交還，再進一步又將治外法權撤消，更進一步中日簽訂同盟的條約。

這一個條約和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卅日所簽訂的基本關係條約比較，汪主席在訓詞中曾經特地指出。兩約大大不同的地方，分兩點解明這個同盟條約的有利中國獨立的實現。

第一點基本關係條約所定的「防共駐兵」，「治安駐兵」「基於歷來慣例的駐兵」，因同盟條約而完全撤消。還有基本關係條約附屬議定書，有規定「日本國軍隊在中日兩國恢復全面和平戰爭狀態終了時，開始撤兵，並應在治安確立二年以內撤兵完畢」，但是此次附屬議定書將規在治安確立等文廢除，並有基本關係條約中，有及華北蒙疆長江下游等字樣，使人難免不發生地帶的存在，所以同盟條約也盡行免去。表明國土的完整關係。

第二點是關於中國之統一。同盟條約第五條規定，就是將基本關係條約及一切附屬文書一併失效。可見這同盟條約是純粹的兩國本着互助互惠的精神和道義而簽訂，是日本以平等待我，幫助我國取消了歷來不平等的條約，還加訂立這次平等的同盟條約，使我國得到眞正的獨立國家地位。這不是有使新中國重生的意義麼？

友邦的好意更由這次同盟條約而昭白。因爲此次修正條約的決意是由日本政府提出，乃至此次同盟條約及附屬議定書換文的底稿，也是日本政府提出，將上次訂約時日本方面所得到的特權 ，加以拋棄，沒有一點保留，所以主席說「這次的修正條約完全出於日本政府和國民的好意，爲中日兩國永久友好的起見，爲大東亞共榮起見，本於道義的精神，同胞的情感，提出這樣光明正大的主張，給予中國以起死回生的援助力量，爲中日兩國奠下了永久友好的基石，爲東亞開闢了合於正義的和平的大路。」

我國得到這機會，爲自身，爲道義，爲世界和平，應要共同努力，與日本共同甘苦完成大東亞戰爭，不要辜負了他人一番美意，而且也得實現 國父大亞洲主義的遺志！

歐洲戰局一年來的檢討

東線之德蘇

歐戰的中心在前一年，戰局重心完全在德蘇兩國的爭鬥。軸心軍長驅直駛差不多搗去蘇聯的巢穴——莫斯科和史太林。可是，在今年春夏間，蘇俄發了反攻，乘軸心軍攻史太林兵疲馬倦的時候，忽然出力一擊，倒給他們佔了一個便宜。

蘇俄用盡他們的兵力物力，將失地次第收回，一直到截稿時，已經達到基輔西方，連日被德軍壓迫，蘇軍已自契尼哥夫（在齊托米爾北方十五英里）和勃洛希羅夫（在基輔西方四十英里）兩處撤退了。顯見得德軍在冬季時在這一段戰場是有利的。因爲蘇俄要在冰雪中運輸輜重，比較德國以守爲攻，勞逸懸殊，相差天壤。

這一年內東線沒有震驚的大會戰，因爲德軍自從春夏間，變更戰略，多數等到蘇軍大量壓力來臨的前，早就有秩次的迴避，兵力物力都沒有任何損失。一俟稍有機會，尤其在敵人的軍隊立足未穩時，忽然迎頭痛擊，使他們徬徨失措，這就是所謂「解脫」戰略的妙用。

蘇聯志在必得恢復南歐的一帶失地，整個烏克蘭是他們着力中心；而德國在保存實力，應機而變，和他們週旋。一年的東線就在這情形過去了。

蘇俄受了英國的慫恿，才參加歐戰，所以單獨抵抗德軍壓力足足有兩年之久，所以他們渴望英國的所謂第二戰線，正似天旱的農民，想望甘霖的着急。

義國之變

雖然英國再三聲明義國的內訌和他們得以在義國登陸，並不是第二戰線，好像是說他們還要在另一方面的大進攻的樣樣。可是，事實勝於雄辯，他們在義土登陸，英美的兵力，調動了不少戰器，總沒有能力很迅速地解決駐義的德軍。他們的進行，簡直像蝸牛似的一般遲慢。

在本稿截稿時，英軍企圖擊破在義國聖格羅河下游以西的德軍陣地，屢遭失敗，因爲德軍積極防禦和義南部天氣惡劣，和地面泥濘所致。並且英軍供應的交通，均遭受山岳中德軍重炮轟擊，英美軍在義國勞師動衆，可以簡單地判說，他們是得不償失的。

愛琴海之島嶼

本刊上期曾經指出愛琴海各島嶼與歐戰的關係。最近德軍佔據了薩摩斯島，在戰略上意義非常重大。

這些島嶼本係義國巴特里與軍盤據着，自從義國政變，英軍也曾增防；但是德國先發制人早已料到這些島嶼的重要。到現在可以說完成了愛琴海的佔領。該海內以薩摩斯，雷羅，科斯三島爲最重要，對於愛琴海入口的克里特島結成三角弧線，好像衆星拱衞月球一般；所以英美想進佔希臘，非先要廢一番兵力在這些島嶼不可。縱然等到他們得到克里特島的話，德軍早已完成了希臘本土的防禦工作了。

況且巴爾幹問題最是英美蘇三國同床異夢明爭暗鬥的問題，這問題一日不解決，歐戰的所謂第二線可說永遠沒有實現的一天！

一年回憶

浸淫於國際新聞中的回憶

南木

開場白

女聲開始刊載國際新聞的一欄，差不多一年半了。這欄的旨趣是搜集一個月內的大事，——歐亞兩戰場的消息——作簡明的比較有系統的報告，使讀者在閱讀日報時縱然忽略了一部份，讀了本欄也不致茫無頭緒，便能夠尋繹出一椿大事的因果了。作者因此浸淫在國際新聞的氣氛裏，機械地搜集兩地材料，機械地報告當月新聞，很少很少參雜本人的意見；但是日積月累的接觸着烟硝火氣的文字，想到本刊出版時，又快一年，腦海裏當時浮起一段久想說而未說的思想，忽然興趣一到，鼓足勇氣將懶惰情緒驅除而一口氣寫完這篇回憶。

大東亞戰爭的前因

地球是縮小了！驟然聽到這一句話，任何人都認爲這是瘋話！可是，屛息靜氣的稍爲動一動腦根，我們不但不認爲瘋話，反而認爲這是千眞萬確的實話。試將世界全人類的歷史翻開，每一地或每一國的史實，大抵記載戰功；可是從前的戰事，限於一國和一國或多國的爭鬥而已。最大範圍的戰爭要算拿破崙的一回了。然而比較第一次世界大戰，範圍已經小了；再將第一次和這次的範圍比較，又覺第一次的不如了！

戰域範圍擴大，就是地球縮小的鐵證！所謂縮小，並非眞的地球的地質縮小，而是科學進化，交通利器進步，而將地球面積好像縮小。從前拿翁之戰，不管他血流成河到怎樣田地，在亞洲，尤其中國的老百姓，眞是一點風聲也沒有得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不同了，我國朝野也鬧着參戰的爭執，居然當作一回事了。這種情形由於海禁一閉，輪船火車電報等交通利器促成的，所以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發生兩國間爭執，就會相連地關係地影響到地球上任何一國：換句話說：「大有牽一髮而全身動」的意義。自從歐洲德國發動了戰車戰艦的馬達，同時聯絡了義大利，高唱軸心的結合，不久日本也成爲軸心的一員，雖然沒有派兵到歐戰場，但是已形成兩強在東西兩面，成爲峙足之勢了！英國——素稱穩健政策狡猾外交的英國——知道戰事日趨不利於他們，便積極地拉攏美國到戰渦裏面，同時更慫慂渝方堅持抗戰，延長中日事變，早就恐怕日本在東亞發動了！

大東亞戰爭的罪魁

最初美國還是蒙着假面具，鬧着什麼租借軍械，什麼協約國軍工廠的種種把戲，想着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使人盡信美國不致參加作戰。自從美國的泥脚陷入戰地的泥濘中一天比一天來得深，國內的強硬論者也就日日得勢，對於東亞的情事，日益施展他們鬼魅的伎倆。所以高唱着ABCD陣線來防禦亞洲，換句話說美英渝荷四國在亞洲共同對日本留難。美國政府更膽大地坦白地實行凍結資金的政策。日本原本很想息事寧人，力向美國交涉，無如美國強硬派有意向日本挑戰，有意做着此次戰爭的罪魁，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國務卿赫爾氏，將類似最後通牒之對日通告，手交日方野村來栖兩大使。翌日兩大使同訪羅斯福和赫爾，促其反省。誰知赫爾對兩大使之質問，不作任何回答，僅謂美國鑑於今日之事態，惟有貫澈最初之主張。翌日在各報發表報告，認日美交涉破裂，意在迫使日本發動戰爭。由此說之，美國早欲在太平洋燃着戰氣的導火線，所以假惺惺作態，而強作無謂之藉口，使日本難堪而先行發動，故美國爲此次戰爭的罪魁，正所謂司馬之心昭如日月。

大東亞戰爭的今日

日本旣受美國窘迫至無可逃避的境界壓迫至忍無可忍的情緒，所以才有十二月八日的迅雷不及掩耳的轟炸珍珠港，進駐上海，略取南洋一帶，佔入香港海港等攻勢。原來美國和英國俱是紙老虎，一戳就穿，不出幾個月，英國視爲遠東大軍港的新嘉坡，遠東大油礦的爪哇，遠東橡皮產地的馬來，通通盡入日本手裏。在大東亞戰爭爆發後兩年間，日本不獨進行戰事，順利着維持最初所得到的土地狀況，更進建設各民族的獨立，完全解放了東亞人受英美百年來的桎梏。英美——尤其是美國先上了英國的當而插足到流血的場合，更加見着非島的獨立——對於太平洋戰事，方始覺悟到從前虛張聲勢的紙老虎是沒有用，所以今年六七月間開始濫動，想藉反攻力量來博取前年的損失。所羅門羣島，新幾內，甚而緬甸的幾個地方，部給美國空軍做濫炸目的地。在報紙上我們時常見到日本空軍或海陸軍擊落美飛機和轟沉美戰艦。英國更在歐洲忙得不開交，不暇兼顧東亞，荷蘭最是沒有力量，渝方也是不能有什麼實力，所謂ABCD陣線是如此罷了。

大東亞戰爭的將來

目前美國顯然已經先露最後失敗的朕兆，因爲勞師動衆的遠涉重洋來抵抗好整以暇，以逸代勞的日軍，勝利在他們是夢想的餌，英渝荷更談不到有戰的能力。但是，完成一個破天荒的「東亞人的東亞」，不是一國一人的力量，凡是大東亞共榮圈裏的國家和民族，應該共同負起這個重整東亞的大責任，不應該由着日本一國獨力支持，此所以汪主席在中日簽訂同盟的一天，曾經在他的訓話裏說過「我們今日惟有根據中日同盟條約，將大東亞戰爭以來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精神，凝結到金石一般堅固，把國民總力集中起來，直至大東亞戰爭完遂，大東亞共榮建設告成，使中國的獨立自由，得到鞏固的保障。」由今年新正到最近，大東亞的變動眞是亘古未有的創舉，中國脫離次殖民地的束縛，菲律賓和緬甸成立眞正獨立國家，爪哇民族得到參政權利。回想這一切一切，都是使人興奮的消息，今年可說是大東亞戰爭的燦爛開花的一年，至於結果成熟而至收穫豐富想爲時不遠了！

評論

文學與教育

★魯風★

從學術的分類來說，文學與教育是不相關聯的。文學是文學，教育是教育，學文學的人，行爲多於是不拘泥於形式的規律生活，而重視精神的內在生活，它是富於想像的、情感的、浪漫的，不斷地發掘人類的眞善美；而使人類的智慧，走向崇高的領域中去。教育呢？它本身就負有一個不同的目的了。簡單地來說，教育最大的目的，就是教人如何適應社會生活，如何做一個人類中最完美的好人。從一個國家的政治立場上來說，他還得做一個最完美的良好國民，所以教育者，他們常常舉出一具善惡標準的模型，作人類爲人的榜樣，教育所企求於人類發展的，不僅是精神生活，而是德智體三者平均發展的完美生活；如果每個人都是十足的好人，都有標準的道德，自然會家齊國治而後天下平了。因此每個談教育的人，他不僅重視精神的崇高發展，也重視外表生活的規律。它要使二者調和平均而已。兩者的性質雖然不同，然而從整個人類的生活上來觀察，我們却可找出其相關聯之處。

我們知道文學是生活底反映，而教育呢，却是利用人類進步了的智慧文化來適應生活的，所以從文學作品所反映的生活中，我們可以尋出它有益於人生的教育意義。

貞操和一杯水的戀愛

芳君

貞操問題是一個舊的問題，所謂舊的意思就是說，被人討論過很多次，大家都會思想過的一個問題。一杯水的理論也是一個舊的問題，因爲他是很多次數被人討論過的。

問題既然是舊的如果再去談它那就是舊事重提，舊事重提在聽衆的面前不但不能受着擁戴和歡迎，而且會使人感到厭膩。然而，也跟說書一樣，說書場的聽衆不是每天都是一樣，聽衆每天都在更換，聽膩了的人自然不會再來，大凡來的都是願意聽的。而且說書的人會運用他的技巧，把說舊了的東西翻一個臉，從頭來過，我們寫文章的人也是一樣。況且我們生活在現社會，住着現代的房子，穿着現代的衣裳；物價高了，房子少了，受着現代的氣；我們任幹甚麼都逃不出現在的環境，因此我們要發的也是現代的牢騷。

因爲我們所受的氣年年都是一樣，並不因爲我們受過了某一種氣，那一種氣就不「舊事重來」，於是我們所要發的牢騷也往往是年年一樣，並不能因發過的牢騷就不舊事重提了。

現在我們再談貞操和戀愛問題，也就是爲了這個原因。

一 從道德說起

我們應該尊重一種道德，道德可以使社會發展得向上，可以使人們有優秀的行爲和健全的意識。而且，在任何一種社會制度裏，都有一種好的道德，也正因爲有好的道德，才能使一種社會制度維持到相當的時期。比方在封建社會中忠孝和禮讓就是美的道德。因爲有忠臣，君主才可以受着擁護和保障，因爲有孝子，父母才能夠得以終養。唯有忠孝才能使封建社會保持在臣子對於君父的絕對服從的安穩制度之中。禮讓也是一種好的道德，有了禮讓才能夠合鄰邦，朝四夷；鄰邦和四夷都在禮讓的道德之下來朝拜上國的天子，上國的天子也以禮讓對之。因此禮讓也是封建社會用以維持權威和太平的一種美好的道德。

除開忠孝和禮讓以外，封建社會還有一種道德，那就是貞操。貞操本來是有着廣泛的意義；忠臣不事二主，良民不從異君，伯夷叔齊餓斃在首陽山下，不食周粟，水滸傳裏一百〇八位英雄寧肯入山爲盜，不願受不賢明的皇帝的招安，這些都是被一般人所稱頌的聖潔的貞操。然而除此之外，貞操還有一特殊的意義，那就是人們把貞操看成一種婦道之家的美德；一個女人在未會結婚之前要絕對保守自己處女的貞操，一個處女該把自己「完整」的肉體呈獻給她的丈夫，處女的貞操是爲着自己未來的丈夫而保守的。同時在結了婚之後，就應該至死忠於她的丈夫，如果死了丈夫的女人要謀得再嫁，那就是一個被人視爲不貞的婦人，因爲在封建道德的信條下有一句關於婦道的名言「烈女不事二夫」。也像「忠臣不事二主」一樣，嫁過兩個丈夫的女人，就算是失了節的女人。

我們知道，每一個社會都有它的好的道德，貞操也是一種好的道德。但是道德觀念有不同的用法，與不同的解釋。爲着一個賢明的君主，爲着正義而守的貞操是一種好的，眞正的道德。道德的原則是該以精神作基礎，以社會和大多數人的生活與幸福作爲目標。因此，假設有一個賢明的君主，我們應該稱訟一個忠臣，忠臣能夠爲着江山與民衆去替他的君主守節和殉難，因爲我們愛護江山和民衆，我們也愛慕忠臣。同時我們也贊訟封建社會的這樣一種道德。

但是用在婦道上，貞操不是上面那樣的解釋。婦道的貞操是以肉體作基礎，以個人作對象，是要使一個女人用「淸白」的肉體去供應一個男人的享受。這種

現在，我們從文學的本質上來探究，就可知道上面理論的根據了。文學爲什麼是生活底反映呢？在一般高嘆着爲藝術而藝術，爲文學而文學的作家們說來，他們每以爲文學祇是超越實際生活而純粹由作家們自己靈感流露出來的東西，所以他們論爲文學作品不受外界的牽制，沒有實際目的，他僅僅是忠實於自己底內心和靈感。實際呢？每個從事於文學者的人，果眞是把自己的靈魂寄託於虛無縹緲的象牙之塔中來創造自己的作品麼？不是，決不是！文學雖然是屬於純智慧純靈感的活動範圍，然而這範圍決不會超越於實際生活，作家們的靈感，決不會憑空而發生的；在他創作的過程以前或中間活動時，他的靈感，必然有所憑藉，這種憑藉，即是豐富的生活。再切實一點來說，文學是藝術中的一部份，但却是藝術裏發達得最遲的，因爲它是人類有了雛形的言語與文字以後才發生的。藝術中最原始最基礎的是現在還殘留於土人們間的簡單舞蹈及單純表現感情的音樂和歌謠。而這些舞蹈、音樂、歌謠的來源，却基於勞動，因爲人類在勞動的時候，肌肉底運動是有節奏有韻律的，因而發生了舞蹈和簡單的音樂，以後加上當日生活的記憶想像以及抽象的思維活動，乃逐漸具體地完成了各種舞蹈。如土人描寫狩獵的舞蹈，集會時的舞蹈，慶祝求愛時的舞蹈之類。以後產生繪畫，產生歌謠，更進一步產生文學，這些，都是基於當日生活經驗而來的。所以藝術的創造直接材料是基於社會環境，而文學便是社會生活底反映，社會愈進化，生活關係愈複雜，生活在文學上的反映，也就更顯得曲折而多樣。當社會中資本主義的繁榮勃興時，人類的勞動，漸次失去了自由的性格，勞力成了經濟的商品，原來溶合於勞働的

貞操的觀念，在我們現在看起來，不但不是美的道德，而是一種僞裝而下流的充滿了肉慾觀念的思想。封建社會要鞏固封建主和封建制度支配者的權威，他們把能夠爲自己勞動的人看作奴隸和牛羊，女人不能參加社會勞動，便被看作貨品。封建主要維持自己不斷的統制權威，就用不斷的方法，制出不斷的法典，創出不斷的道德觀念以鞏固自己的利益和身分。女人不是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而是用自己的肉體和生殖勞力去服役於她的主人的侍從者。女人沒有獨立的思想和意志，沒有獨立的生活和生存的意志，也沒有這種權威。一個不曾嫁過人的女人算是沒有穩定自己的終身，一個死了丈夫的女人算是「未亡人」。由於一個男人對於一個女人的生存和生命的重要，男人就可以支配和佔有一個女人。男人可以支配一個女人的精神和肉體，也可以佔有她的一切。如果女人不服從男人的支配和佔有，在精神和肉體上有了自由的發揮和行爲，她的支配者就可以侮辱和處罰她，說她是淫蕩和不貞。這就是舊社會中對於婦女的貞操道德的來源。

封建主用這種觀念保持自己的制度和權威，掌握着封建政權的優越的丈夫也通過這種制度佔有婦女的肉體，壓迫和强姦她們的感情和意志。因此，在封建制度的勢力之下，婦女一定要保持着肉體上的貞操，寧可摧毀自己的精神和生命，決不能隨着自己的感情和意志去接近一個自己所愛慕的人。因爲女人是貨品，貨品是該以塹新的質素獻賣給她的主人，一個失了貞節的處女或是再醮的婦人就是一種陳舊的貨物，因爲高貴和優美的男人不穿舊衣服，不買舊傢俱——這裏我試引一段托爾斯泰「復活」中描寫的南赫留道輔對於少女喀屈莎的看法：「她取來一塊剛從紙包裏拆開來的香皂和兩塊極大的俄國毛巾，……一塊字跡未磨的香皂……還有喀屈莎這個人……他看來都是很清潔，很新鮮……並未經人動過」。「未曾經人動過」這件事在用肉的眼睛去看肉體的女人的南赫留道輔看來是多麼動人而可珍貴的事——於是一些不貞的女人在這種道德觀念下只好削低了價碼，被陳列到舊貨攤上去。

在舊社會裏，腦子裏放映着春宮的道德家——想到貞操不免就要想到男女的交構，正像想到吃飯就不免要想到飯碗和筷子一樣。男女的交構本來就像筷子和飯碗一樣地尋常，但是，沒有文化生活的人用筷子和飯碗去評價一天的生活，封建的權威者就用肉體的保險去衡量女人的道德——在污穢的，充滿了肉慾妒嫉的貞節牌坊面前樹立了一個公正而聖潔的絞刑機，一大批對於創世紀有過功勳的女人們，把她們的智慧，她們的美和青春，她們的强的意志和富有創造性的精神都通過這個光輝的絞刑架進入到貞節墓裏去。這種貞節牌坊的樹法不只是婦女們的悲劇，也是封建主自己的悲劇，而且也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悲劇。

但是，更可悲的是渡過封建制度的「奈何橋」的現代婦女，在她們中間，還有許多留戀着那種陳腐的道德，甘心去作一種不會被自己的能力掙脫掉的魔鬼的奴隸。她們不想去爭取自己社會的解放，不想作一個有着自由意識和自由感情的人，而禁錮着自己自然的意志和人性的發展，用「人面獸心」的貞節的道德觀去衡量自己，使自己成爲一種貨物。這是現代婦女中可悲的一種！

二 關於一杯水

我們要以正確的觀念和人的立場去反對那種卑鄙，自私而歪曲的貞操觀念。我們不崇拜處女的童貞，不用肉體的標記——正像不根據一個人的外貌一樣——去對於一個女人作靈魂的估價。我們尊重自由意志和純正的感情，要把男女之間的看法建築在這個上面。但是，這裏我們要加以一些特殊的說明：就是，反對貞操觀念並非就是主張亂交，把男女之間的關係弄在混亂而複雜的情形裏。在歐洲和中國，正從舊思想解放出來的青年男女，爲着對於戀愛觀的舊勢力的反動，曾把戀愛看成一種單純的，男女之間的性的關係；他們以爲戀愛的終點就是爲着性的滿足；性的關係解決了以後，就算解決了戀愛問題；而性的關係是隨時隨地可以解決的。他們這樣說，也這樣做。於是在俄國革命當時就有一批年輕而錯誤的辯證唯物論者，

藝術活動，也逐漸和勞動分開，而一部份落在不勞動者的手裏，個人主義精神，也自由地發達到登峯造極的境地。關於文學與社會生活關係，也就更非曲折來觀察說明不可，爲藝術而藝術，爲人生而藝術的理論，也由此而產生。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明白，不管個人主義文學怎樣發達，作者在空想中創造他們理想的天國境地，但可以看出那不過是由於他們生活太富裕太空虛或者太苦悶所產生的結果。於是頹廢的，享樂的，極端浪漫主義的個人主義底文學作品，也就在世紀末開過一陣花。可是不久這朵幻想的花終於爲現實的生活所壓碎了。而現代，人們已不再把文學當作生活的享樂品看待，換言之，一篇偉大的文學作品，該是爲了表現「生活底眞理」，這種生活的眞理，是由作家們，從現實生活中提練出來的。如果作家的觀點與生活內容一致，作品的眞實性便非常之大，如果作家的觀點或對於人生的看法和生活底內容有參差的地方，作品就不能夠充份正確地反映出生活的眞理了。作品能不能反映生活的眞理，不但是作品本身的評價而且具有教育問題，因爲文學作品中所表現的生活眞理，也就是指示了人類生活與思想應走的道路，教育是利用文化的方式，教人如何適應生活，如何做人。換言之，也就是教人尋求生活的眞理。與文學中領導人們去追求眞理，使精神崇高向上的使命是一樣的。所以文學作家們有着「人類靈魂底技師」的別名。文學作品之暴露黑暗，攻擊人類的污跡弱點，也就是希望人類能改良自己的污點，而使社會進步，使生活向上，這不是社會教育是什麽？所以現代文學在教育的價値上講來，它不僅是修身養性的東西，而且具有促使人類生活走向眞理，走向光明的重大意義。

他們創出了一種戀愛的主張，叫作「一杯水的理論」（The theory of one cup of water）。意思就是說，戀愛像飲水一樣，當人們口喝的時候可以隨時解決。這證明他們把戀愛看成一種極單純的性關係。於是自由戀愛就成爲亂交，返到原始人們的狀態去。在這種理論影響之下的行爲不但在俄國和歐洲行過，也在中國盛行過。因爲在那種理論創出的當時，正是中國青年從舊的專制婚姻中掙扎解放出來，而不曾尋得個新的正確的戀愛觀的時候。

關於這一點，我先引一段一位著名的德國哲學家的反對的批判。他說：「……愈是進步的社會，人們對於戀愛的理想愈高，戀愛的條件也愈複雜。因爲原始社會中人們的慾望只是物質和肉體的，而進步社會中的人們，除開對於物質和肉體的需要而外，還需要精神生活——就是文化。就拿飲水來說，除開是不得已的時候，人們還要有一個漂亮的杯子，清潔而衛生的飲汁。況且，飲水是一個人的事，戀愛是兩個人以上，並且要牽連到第三個人和社會的事。因爲在兩個人戀愛的關係中會有第三個人產生，這第三個人就是社會未來的國民……」。他這段話說得很淸楚，戀愛不是個人的事，而是社會的。大凡一種眞正的自由都不是屬於個人的，而是社會的。妨害第三者和社會的自由是一種錯誤的自由；戀愛也是一樣，戀愛的當事者在進行戀愛的時候應該顧慮到自己健全的生活與前途——因爲自己也是屬於社會的，自己的生活也是社會生活的一部份——顧慮到對方，更要想到由於自己戀愛的結果所影響到的第三人的事。這樣，戀愛是決不能像「一杯水」論者的說法，只是從性的行爲上解決飲水的需要。況且，我們現在生在進步的文明世紀，我們要作社會中前進而優秀的人物。我們的生活條件不能用物質和肉體來滿足；我們要追求精神的生活，要在精神生活上去尋求和創造美和更進步的文明。對於戀愛也是一樣，該在社會生活的原則上以精神作基礎，我們的戀愛行爲該具備許多精神生活的條件。戀愛是嚴肅而有理性的，決不能像飲水那樣輕易而簡單。況且，飲了不清潔的水還會染上時疫和腸胃的疾病。把戀愛當作亂交的話，即使以個人生活爲標準，也不免會產生可怕的結論！

三 結論

在當今，整個社會都在新舊交替的時期；一方面舊的還未逝去，另一方面新的已經到來。在新舊相擅的時候，人們對於生活觀念往往要彷徨無所，不知寄託。一切現象都是這樣，男女關係也是一樣；而且因爲彷徨無所，就會誤走極端。對於男女關係的看法，就有一批人守着陳腐的道德，仍然對於女性保持着貞操的觀念；另一批就由於對舊勢力的反動，走上「濫行」的極端。前一種是卑鄙而自私的，是男權活動者要犧牲所有的婦女而保全自己的幸福。後面的一種也是自私的，戀愛者的當局只要滿足自己暫短的肉慾的要求，就把對方和第三者置到思考之外去。爲着保全女性獨立的意志和人格，使婦女從奴隸與貨物昇到人的地位，我們一定要在爭取自由感情的一點上去反對貞操——舊社會從來不把貞操觀念使用在男人身上——但是爲着保護社會的利益，使戀愛者自己不受到錯誤戀愛的危害，而且我們要把戀愛的本身提到一個最高最美和最健全的境地，我們一定要反對只以肉體作基礎的，隨意衝動的兩性之間的愛情。

我們是新社會的人，我們要推翻舊的，但是要建設新的。我們的一切生活都要有秩序，要嚴肅而認眞；唯有嚴肅而認眞才會謀得健全的生活。戀愛也是一樣，嚴肅而認眞才會有健全的戀愛。同時也不要忘記，戀愛生活是社會生活的一部份，妨礙社會生活的戀愛是不健全的。

眞節觀念是卑鄙的，「濫交」的戀愛是不健全的！

卑鄙的，肉的眞節觀念還存留在我們現社會中，仍然齧食着婦女們的生命和靈魂，我們該用最大的毅力去反抗和破碎它；然而我們所要用以反抗貞操觀念的武器不是男女之間的情感的濫用和亂交，我們所要的是一個以精神文化作基礎的健全的戀愛！

關於戀愛的話

鄔曦

一　一句假話

「有情人終成眷屬」，寫在神籤上是可以安慰那些問卜者空虛的心的。事實上，這是一句假話。可不是？世間有多少人的「眷屬」，曾是當年的「有情人」。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這兩句話裏寄托着一個戀愛失敗者的深沉的哀思。

誰不想把情人永遠偎擁在自己懷中，誰又願意眼生生地看着她投入陌生者的手裏？可是，你不想也不願意，她不想也不願意那樣地幹，而社會與家庭，法律與道德，金錢與地位，習慣與禮教，却要你和她那樣幹。於是，你祇好和她分手了。眷屬之乎者？

戀愛是痛苦的。不僅從它的結局上看是這樣，卽如在進行的途中，也是這樣，爲了什麼呢？有誰敢肯定地下一句斷言。我們在文字組織的運用上，可以隨心所欲地給它一個標點中的任何記號。可是到男女事情，碰到了戀愛問題，你就不能加給它一個逗點，或一個支點，再或一個引號，更或一個驚歎號和疑問號，當然也不能使用全句點了。

等待你自己去解答吧！遲早你將碰到它，那甜如蜜，硬如鐵，冷如冰，熱如火，苦如黃蓮，美如鮮花，鹹如眼淚酸如四月楊梅的千變萬化的戀愛。親愛的讀者，可是，我要對你說：「戀愛是痛苦的。」

二　債務纍纍

「戀愛就是負債」，這是一句至理名言。我們可以自己細細的思索，細細的清算，不過戀愛生活（生在二十世紀開明的今日，誰沒有紅線纏紛的一片生涯）的人。更能條理經綸地指出他自己的損失，那就是承認他負下了一筆永生完不了的巨債。

自然，聰敏的人，一定可以明白債的意義：不僅是指金錢，也還夾帶着精神上，道德上，時間上，事業上的一切東西。總之，一切要自己負責的而又沒有負擔得了的都是債。俗語裏有一句話：「許人成債」。你不難自己思索，我對你說明天請你上四川館子吃點東西，明天去不去呢？且不要去管，而我已經欠下你一筆債了。

那麼，「戀愛就是負債」這一句話，是有它的存在的價值了。可不是？這裏假定你是男子，你追求了她，你也許給她的是什麼？不是一片空虛而又遼遠，偉大而又陸離的前程嗎？你對他說：我要好好地爲我倆的前程而努力，我除了你以外決無第二個人，我一定帶妳到杭州去旅行，我要買些東西給妳，我是妳的忠僕，妳是我的皇后，海枯石爛，此志不渝。這是諾言，你實踐了嗎？

你欺騙了她，容恕我失言，你還不是欺騙了她？在我們這社會中，男女的關係的發生，大半是男的，縱使有些是女的，到後來也是男的高踞在上。男的成了百靈鳥，會跳會唱又漂亮，在貞節而又溫靜的小姑娘跟前，說的雖是假話，也絲毫不遺的被掩飾了，她相信了你，而從此，讓我再加一句；而從此，她獻出了她的潔淨的身體。她作着幸福的夢一個快樂的王子，抱着她——是快樂的公主，向星月皎潔的天上飛去。

可是，她醒轉了；她看見了什麼？在卑汚的人間，她在一個粗魯的男人底懷中。時間帶給她可怕的遭逢；男性的幅強，男性的欺騙，男性的虛偽，男性的褊狹，男性的驕傲。而自己呢，是一條被奪了繩子的羊。

有什麼向她作難了：是你的反叛，是社會的譴責，是家庭的咒罵，是人們的嘲笑，是世情的冷酷。她承受不住這許多東西，她感到了苦痛，伴着初夜時留下來的笑痕，而流下了苦痛的眼淚。

男子是不是從此就不聞不問呢？我倒要問一問那個是不是沒有良知良能的男性，倘若他是這樣狂妄的傢伙，是什麼話都不用說了。然而，人類除開少數的魯愚暴燥以外，多半是向善的。他會自己思索，更會估計自己行爲的得失。那他接受了她的愛，他是不會忘記的。然而，他却比不上她，這社會，任你如何引經據典的解釋，也還是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那麼他的環境也就複雜得多了，他找尋伴侶的條件也就苛酷得多了。她使他滿意了嗎？等一等，讓他考慮一下好嗎？

爲了戀愛，他幾乎拋棄了他的工作的時間，陪她看戲，陪她上館子，陪她上公，陪她進舞廳，陪她談心，陪她上什麼地方散步；倘若他又是情書的能手還得晨夕不輟的：「我的愛……」之類的充滿了緋色的美麗的信箋。和她在一起的時間，是眞正地「一寸光陰一寸金」地買來的。他總想換換環境，總希望她能不停地笑，更在時時刻刻提醒她。我不是窮光蛋，就是說在炫耀你的有錢。錢從那裏來的？從工作那裏，從借貸那裏，從典當裏，從販賣裏，甚至從偷竊裏（你敢打賭沒有人用偷竊的方法去獲取金錢嗎？這叫做只顧目的，不擇手段）來的，只有自己知道。花了錢，花了時間，換來的是些什麼・是並不能令你滿意的情人。有點懊悔之情吧！

假使我的猜度沒有錯，那麼，當你的虛僞與欺騙給她看破了，而露出了輕侮的時候，同時，當你的環境並不許可你再花錢，再花時間的時候，你的野心，男性的雜駧的野呀，就將發作了。我敢說，你拋了她了。她呢？她噙着淚珠在繕破鼠窺燈的殘更裏，頻頻地輕呼着你底名字。

時間過去了。你淸算你的戀愛案內一

切的失去的東西好嗎？金錢，時間，道德（顯然是你作踐了她），精神，（難道你不覺得難過嗎）？這些東西給你底總賬單是：負債。

三　孤注一擲

被稱為兩性小說家，不能見容於英國社會，而遁居於義大利的勞倫斯(D. H. Lawrence) 對於戀愛的見解，是有深透的觀察的。他說過有力的一句：「戀愛是場戰爭，誰都想征服對手。」這是至理也是名言。說戀愛是一場戰爭，決無過火之處，自然，有些人是把戀愛當作小玩意，或遊戲看待的，這種人是不懂得眞樂的戀愛的，而且，一上來也許他就沒有遇到過勢均力敵的對手。

你想征服她，她同樣地想征服你，你設下陷阱，她築好堡壘，她還沒有跌入你的陷阱，你却先受到她一起從堡壘裏發出的射擊。你不舒服嗎？那麼還擊吧。戰爭就開始了。

不要把這種戰爭看得太簡單，以為只有你和她在交綏對壘，其實，在你與她的前後左右還埋伏着無數的敵人。你可以征服她，倘若不能征服她的家庭或雙親，或別的偏頗的見解，或別的不同的宗教和繁瑣的風俗，則你還不能俘獲她。同樣，縱使你把對手和對手後面一切的敵人都征服了，你還得征服你的家庭，你的生活環境和必須遷就對手的個性與事業理想。倘若這些你自己營壘裏的敵人，你都無法解決，那你還是不能獲得勝利的。世上不是儘多這樣故事嗎？

除了你和她的前後左右的敵人以外，還得小心裏在突起的異軍——戀愛的衝入者——這個敵人的出現，將構成三角陣地，不僅要爭取她征服她，而且，還得以最大的努力去打擊那個第三者。倘若他的力量超過你，你就休想獲勝了。

不想超勝則已，要想獲勝，就必須孤注一擲！勇往直進決不退後，這才合乎戰爭的手法。那麼，你就懂得這一點：所謂不計利害的任性的消耗，不僅是金錢，到末了，也還得獻出你自己的生命。因為金錢和一切人事的力量都不能消滅突起的異軍，而同時已不能爭取她的心的時候，那你就必須為一切在上戰場的戰士那樣來流血了。

流了血，或竟消滅了你的敵人，你是不是就獲得了她？社會是不是就承認你是勝利者，就得讓你自己去體會了——不，用不着體會的，法律容不了你，說你是犯罪者，也許監獄是你最後的去處！

我這裏說的是這兩個意思，第一個是你要征服她一個人的時候，必須孤注一擲；第二個是你不只要征服她，而且又要消滅他（所謂異軍）的時候，也必須孤注一擲。

値不得嗎？値得嗎？要以自己的生命去博得一個女人，在我看來，是可笑的。天下多美人，何必犧牲在她手裏。然而，我個人的意見是這樣淺妄罷了。事實上，為了愛，在毆殺爭奪的行徑，却點綴了我們這社會的昇平景色。

痛苦是誰？我不想再說了。

四　纏綿悱惻

戀愛生活是兩性精神諧合的延伸作用。而這諧合的獲得，不是容易的事。倘若兩性間橫梗了許多東西，那麼，諧合就被破壞了。換來的是精神的痛苦。

因此，所謂諧合，必須是統一的正常的自然的純潔的發展。中國人的結婚之一，是所謂「門當戶對」，我不敢歪曲它是這諧合的註解，然而，我却相信它是在我們以往的古昔裏，是被看作為精神諧合的來源。我們現在雖則在猛烈的攻擊不合理的舊婚姻，當然這「門當戶對」的說法在內。可是，我們敢反對精神必須諧合這必要條件嗎？是的，我們承認這個。那麼，我們怎樣去獲得諧合呢？値得我們推敲吧！

不合理不平等的「門當戶對」之見是遭新時代中人的反對，因為它約束了兩性自然的發展。可是，它的實際是仍然存在的。一個貴家之女下嫁一個平民之子是無可疑義的。可是，當平民之子無法滿足貴家之女的物質慾，或無法克服她的高貴的驕傲的態度，將怎樣辦呢？恐怕是悔不當初吧！諧合是被否定了。倘若你的戀愛的對象是和你的門戶差不多的女兒，則生活習慣，起居坐臥，大概不曾離得怎樣遠，自然諧合的程度就會加深了。一個女工嫁給一個公子，是自然的事，然而，你能設想他不會始終如一的歡喜她？精神的不諧合是容易看出來的。因此，我的「門戶」之見，是仍然存在的。

時間和空間也是構成諧合的條件。前者是指雙方的年齡，後者則指兩個人的地域。「一樹梨花壓海棠」，情形實在不雅，然而，你不能阻止白髮的長者來愛紅顏的少艾，一個異國的女郎嫁給異國的少年，是法律許可的。然而，是不是毫無畛域之見呢？不說異國吧，就說我們同胞，也還不能破除從畛域上習染成的偏見，北方青年頗為菩愛南國佳人，而南海少年也同樣喜悅燕趙兒女，可是碰在一起的時候，却又鬧翻了。為什麼會這樣呢？那就是之出生地胎孕成的氣質的不諧合了。

這許多不諧合的東西，不是發生在地理上的就發生在生理上，而且，也發生在心理上。不諧合就不諧合好了，不必勉強，不必苛求，那就省得許多麻煩了。可是，人不是簡單的動物。明明是不諧合了，無法再團圓了，他（或她）還要一再努力不討好的舉動。

我們讀過A·紀德的「田園交響樂」那個牧師太老了，盲了又復明了的少女特露德並不愛他，她愛的是他的兒子雅各。我們也讀過拉馬丁的「葛萊齊拉」，他是法國的貴族，她却是義大利拿玻利灣的珊瑚女，因此，她——葛萊齊拉祇好抑鬱以終。文學故事中，在戀愛上的纏綿悱惻之情，眞是說也說不清的。那些男女之間橫梗着的人事上生理上以及心理上的糾紛，造成了許許多多的悲劇。

五　煞尾小語

我說些什麼呢？我明知道本刊是一本女性的刊物，但我却偏要說了一大堆似乎在文字的表面上與現代女性們毫不痛癢的廢話，但，我得告訴你：戀愛是痛苦的。「明知山有虎，敢向虎邊行」。天下男女的戀愛，都近乎是冒險的英勇的舉動。然而，人們並不把它看作是冒險的痛苦的事情，却看成了是幸福與快樂的家鄉，於是男的找到了女的，女的也找到了男的；語云：「寃家路狹」：又當「不是寃家不聚頭」，那麼，我的開一個玩笑吧，我們正是自尋煩惱的癡人了：既然是寃家，又還有什麼好說呢？

人生幾個月當頭？親愛的朋友，聰明的讀者，你不要忽視你自己生命的高價，更不要把男女事情看作了人生最高的表現，那麼，痛苦的成份也就減少得多了，最少悲劇的作者，不會把你當作模特兒了。我向你祝福，阿門！

卅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燈於狂飆之夕

家政

家庭實用

育兒保健常識〔二〕

葉庭芝 丁泳架 合譯

第十節初生兒的大便

生後十二日間的大便，爲暗綠色如膠漆樣，此謂胎便，三日後，才爲黃色無臭味的普通便，通例一日三四回，若吃牛乳或乳粉的小兒，大便一日約一回，且易起祕結的傾向，有時排硬便，若人乳和牛乳交換吃的時候，大便常常起變化，或薄或硬，這是生理上對於乳類的自然變化，不用吃驚，亦不用誤以爲是消化不良的緣故。

初生兒若生後一日不見大便排下，就要注意，是否肛門閉鎖，或肛門內若有附着物，假使不早加察知而未經醫治療，往往因糞便留滯腸內，而起腹部膨大，久之則起呼吸困難，成了很危險的症狀，此時應以溫湯灌腸，使大便排下，如肛門閉鎖，則不能灌入，腸部阻塞，則雖灌入亦仍溢出，如果遇着這種情形時，宜速請專門醫師或手術治療

第十一節三黃湯及西黃之害

譯者按：原文題目是，「マタリ之害」，乃日本民間習俗之下胎毒劑，茲改爲我國習俗所用之「三黃湯及西黃之害」

我國習俗相傳，往往用三黃湯（大黃黃連黃芩），或西黃，令初生兒服之，認爲可以下胎毒，近年來大都已廢除此種惡風習，但在舊家庭內，仍不能完全放棄，服用藥物以排去胎毒，是人間個很大的誤解，所謂胎毒，就是初生兒排出色污黑的胎便，這種胎便除了肛門或有障礙外，生理自然的可以促其排洩，因在分娩後，二——四日間的產婦，所分泌的初乳，與普通的乳汁不同，初乳是一種透明稀薄水樣液，內含鹽化ナトリウム Natrium（鈉），及燐酸鈣，マグネシヤ Magnesia（氧化鎂），鹽酸加里等，從前認爲初乳小兒吃之有害，却不知此爲極良好而自然的排洩胎毒劑，若服三黃湯及西黃等爲下劑，不但沒有益處，反而妨害初生兒的消化機能，所以這個習俗，應斷然的廢止。

第十二節初乳時的注意

初乳之前，應注意乳房的清潔，宜先以微溫水或硼酸水浸紗布仔細揩拭之，但不能拭之太過，恐有輕微創傷，易引起乳腺炎，產後十日之間，授乳時宜橫臥，兩乳交換授哺，哺乳後，小兒口內應拭淨，授乳時最應注意的是時間，要有規定，烏爾夫托氏謂：「初生兒一週間的看護，實爲後年教育的基礎」，即規定授乳時間，不但對於乳兒營養上很有益處，而又能養成其習慣，日間假使睡着時，授乳時間一到，亦須促其清醒而授乳，反之，若夜間哺乳後少時，小兒需要啼哭求乳，時間不到亦不應授乳，若能如此，則習慣養成自然，並且教育亦很良好了！

第十三節授乳的回數

生後一日——五日：二小時一回六日——二個月：二小時半一回三個月——四個月：三小時一回五個月——六個月：四小時一回七個月——八個月：五小時一回

若因乳兒的啼哭，乳後再乳，和多食間物一樣地能引起消化障礙，又夜間哺乳，因乳母貪睡，任其吸啜，這種不規則的習慣，亦能影響及乳兒的教育，應及早戒除，及至漸漸長大，須減少夜間哺乳的次數，至六七個月時，可完全廢止夜間哺乳。

第十四節乳量和時間

若母乳豐足，授乳時間每回五分鐘至五十分鐘，如哺乳後，乳腺依舊腫脹，則擠棄之，然而有些人，乳汁分泌不爽，且初產時乳汁往往不易充分吸出，那末哺乳的時間，亦應該依照乳汁分泌的多寡而加減，普通健康小兒，在吃飽時，自會將乳頭放鬆的。

第十五節尿布

尿布的質料，以粗木棉布爲宜，毛織物則不相宜，因毛織物雖然不刺激皮膚，但不易吸收水分，大小便的吸收困難，以致乳兒的皮膚受糞便污物的長期刺激，很易引起糜爛，故須注意。

第十六節尿布的臭氣制止法

尿布爲大小便的染污物，所以常發出極惡的臭氣，從前對於這種臭氣，沒有適當的方法來制止，現在已經得到一個很好的臭氣制止法，就是用過錳酸加里溶化成極稀薄而呈微紫色的藥液，其法先把尿布洗淨俟乾，再浸入藥液中，少頃取出，放在陽光下晒乾，臭氣可以完全消除，這個方法，是每一個家庭中都可以實地試用的。

第十七節初生兒的吐物

嬰兒初生時，吐出暗褐色物，這是初生兒經過產道時，所吞入的污物，不是什麼病徵，吐出爲佳，如吞入胃內，畢竟有害，吐出乃其自然作用，故不用驚慌，只要使其體位側臥，不使吐物流入喉間爲要。

第十八節健康小兒的大便

生後三四日，大便漸漸成爲鮮黃色，如煮沸的卵黃搗碎了的樣子，一日二三回，若爲青綠色或混有顆粒狀物時，是爲消化不良症了，此時應停止授乳，延醫治療。

第十九節健康小兒的小便

生後一週間，小兒陰部往往有黃褐色的細砂樣粉質附着，此爲尿酸鹽類，與尿同時排出，凝結成晶體附着于陰部，不是病徵，不必驚懼，宜時時用軟布拭去。

第二十節吐乳的注意

嬰兒吐乳，爲習常所見的一件事，不足爲慮，往往在哺乳後，很爽快的吐出，這是嬰兒哺乳過多後身體振動而起吐反應，或在排便時，爲腹壁壓迫而致吐乳，這種吐乳與普通的嘔吐不同，因爲並無嘔吐運動如伴起噁心等症故也，嬰兒吃飽後，宜向側臥，以免吐乳回入喉頭，而致誤入氣管，起嗆逆或嚥下起肺性炎等危險。

第二十一節頭部濕疹的處置

嬰兒的頭部，每易起濕疹，流脂水或結痂，極易蔓延，裕稱胎毒，並謂不宜早期治療，恐怕抑遏使毒內攻而起危險，故往往任其蔓延，這實在是很大的錯誤，此濕疹有種種原因，有因梅毒而發的濕疹，尤應早早治療。

濕疹的處置法：用硼酸水洗滌患處，敷以硼酸軟膏，還有一個日本的藥局方，治濕疹非常有效驗，百發百中，乃為蜂蜜二十格蘭姆，中入亞鉛華一格蘭姆，互相混合，塗於患部，外加繃帶一日二回，往往塗三四日後，即告痊癒的不少，除頭部顏面等溼疹外，其他如手足等處生有濕疹，多可應用。

第二十二節皺襞濕爛的處置

嬰兒的頤下，腋下，股間，指間，往往易起濕潤糜爛，在夏季多汗時更甚，尤其因大小便時股間及臀部被污，更易發生，所以必須時時入浴以避免之，尿布亦應常常更換，當更換時，取溫湯以軟布輕輕拭淨，再以乾布拭之使乾，然後撲上亞鉛華，澱粉及滑石粉等乾燥粉劑，有時股臀部為不潔物侵犯，皮膚濕爛發赤，漸漸蔓延擴大，嬰兒因痛而哭聲不絕時，可用前法或硼酸軟膏貼布，若不能見效時，則用如左的撒布劑，次沒食子酸蒼鉛硼酸各等分研細和勻撲患部。

第二十三節分床獨臥的注意

乳兒應另睡小床，可以避免口含乳頭睡覺的不良習慣，因為含乳頭睡眠，往往易被乳房壓迫呼吸，以致窒死，那些垂大乳房尤其危險，在生後三四個月的乳兒，鼻孔若被乳房壓迫，他自會啼哭而移動逃避的，如生後僅月餘的小兒，因為沒有這種逃避的本能，是很有窒死的可能，所以做母親的應當設置一隻小床，讓乳兒獨臥，這樣，不但可以養成他一人獨臥的習慣，並且對授乳時間的定規亦很方便，又能減少母親的疲勞，這是每一個有孩子的家庭中，所應注意的一點。

冬季寒冷時，如果因禦寒而在小兒寢室內，生了炭爐，這非但不合衛生，並且易致危險，因為生了炭爐，房子內發生了多量的炭酸瓦斯，及酸化炭素，乳兒吸入起中毒，但是乳兒的體質嬌嫩，體溫不能自己保持，那時多用湯婆子放在小床內取暖，這是最安全的禦寒方法。

第二十四節鼻塞時的注意

哺乳兒很容易感冒而起鼻塞，因為感冒是百病之源，即為各種疾病的前趨症，在哺乳兒患了感冒症時，很容易陷於重症，如肺炎等；感冒時因鼻粘膜腫脹而起鼻塞，呼吸困難，乳汁不取充分吮吸，成為營養不足，漸漸衰弱，終致釀或危險，此因一時的大意，不早加治療，或而招致不幸者亦很不少，可見感冒之與乳兒，是斷然不能忽視的，應在鼻塞的初期，早加治療，才不至於成為重患

治療鼻塞的方法，用噴霧器使患兒吸入噴汽，為最好的辦法，或用銅壺盛水，放在火爐上煮沸，即有蒸汽噴出，另用厚紙做成喇叭形紙筒，一端插入壺口，一端廣大口對準患兒鼻腔，令蒸汽噴入鼻道以達氣管，可使患兒鼻腔開通，又可用同法，使室內空氣濕潤，小兒吸之自然會使鼻不塞而呼吸通暢的。

第二十五節早產兒的看護法

足月而產的嬰兒，哺育較易，不足月而產的小兒，看護上比較困難，因為早產兒的體溫不夠自給，且放散較易，所以保持其體溫為最重要的事，宜留意外界溫度，臥床中應放湯婆子，室內應常保持華氏六十五——七十度，冬季便應注意，若室內的溫度下降，床中尤應保持溫暖，早產兒對于吸乳作用未充分時，須將母乳擠于茶匙內，緩緩授給之，但還應時時將乳頭與之吮吸，以成習慣，如到了吃乳的時間，乳兒正在熟睡，應撮其鼻頭促其清醒，給以相當的營養料，人乳等。

（未完）

家庭內應有之普通常識 —— 白萍

小家庭內之主婦，為了經驗的缺乏，對於處理某些瑣事，有時不免感到無適當之辦法，所以特地在這裏介紹些普通的常識，以供主婦們做個參考。

藏鹽 食鹽如置於器內，很易融化以致不能適用，今有一法，可保無慮，其法將食鹽置之甕內，然後用力壓之，使其結實，再用稻草結辮，圈成蓋式，緊塞甕口，倒置潮溼之地上，雖經數年，決無融化之虞，

製潔白糖 下等之糖，色黑而多雜物，不適合於調味之用。如欲其潔白，則用糖二茶杯水六茶杯，和成糖漿，放置鍋內，再用生雞蛋白三個，投入糖漿內。攪拌後，煮之使沸，則糖內污物盡附結於此蛋白上，而浮於糖漿上面，祇要除去蛋白，煎乾之，即成潔白之糖。

藏梨 梨最易腐爛與乾燥，若與蘿蔔同置在竹器中（忌木器）則可經久不壞。

瓶花 將折之花，先以火稍燃其折處然後插於瓶中，可經久不凋。

火柴 如受了潮溼，不易擦着，祇要拿有磷的一頭放在頭髮根內幾妙鐘，取出來就可擦着了，不過時間不能放得太久，否則容易燃燒

皮鞋油 用雞蛋白與菜油磨勻塗黑皮鞋，能使皮面潤澤而有光，實不亞於市上所售之鞋油。

檯布 如染了果子漬，很不雅觀，可以用麵粉撒於漬上，約二小時，自會退去，或放些鹽於漬上，以開水冲之，亦會退去，但舊漬無效。

皮貨 凡細毛皮貨曝於日中，外面須罩薄之布否則毛容易斷或反黃。

除臭虫 以蟹殼辣茄子，雜木初或木瓜片（藥店購）同在床下燃成烟堆燻之，緊閉門窗，方使臭虫盡死。

少年白髮 在少年時代，已有了白髮，現出了「未老先衰」的樣子，頗不雅觀，請快治之，法將白蘿塗其拔去之毛孔，即生黑髮，假如不生，可取梧桐子搗針塗之，無不生者。

骨梗 食魚不慎，往往致此苦痛萬分，急向藥店購「威靈仙」少許和紅糖煎濃服之，少頃其骨即軟化而下，此法屢試屢驗。

舌皮碎裂 用雞蛋煮熟，取其蛋白與蛋殼間之薄皮，套於舌上，易三四次，舌即全愈。

凍瘃 凍瘃患之雖無大害，但若潰爛痛癢相交，甚是苦痛，最良之法莫若在未生前預防之一，將櫻桃搗汁擦患處甚效二，當伏日時，取芝麻花抹擦，至冬日亦不復發，三，六月中食之西瓜皮頻擦手足，俟生熱後止，至冬可免凍瘃，又夏天購辣茄數隻，浸燒酒中，俟辣茄變白時，將辣茄取出，將酒洗擦舊患處至冬必不復發，如若凍瘃已患者不及預防可照下面幾點治之，一、初起時，即取蘿蔔葉與橘皮同煎水洗之使血脈溫和可免潰爛，二、未潰時，以海鹽酸 Muriatic Acid 一份和水七份，每夜臨睡前，取先取擦患處不第能止癢，且能不潰三、以蚶子殼（即瓦楞子）煅研極細，以麻油調搽，濕則乾擦，數日全愈此祕方也，如凍瘡已潰爛者用柿子皮煅灰存性熟菜油調敷，一星期、即愈，極效。

兒童讀物的商榷

楊絢霄

據本月五日報載：「上海兒童圖書館因閱覽兒童日益增多，原有大陸商場館址不敷分配，近購得威海衛路林村十二號雙開間三層樓房屋，充作新館舍之用；並定本月十二日（總理誕辰）舉行開幕典禮。」這一事實之對於兒童，是含有重大的意義的。

有人說，十九世紀是婦女的時代，二十世紀是兒童的時代。的確，兒童乃是民族的奠基，國家的柱石，社會的中堅。民族，國家以及社會的將來，是有賴於兒童的建設和推進，因此，兒童就必須受着優良的教育，俾作將來擔負重任的張本。美國前總統胡佛說得好：「兒童是國家的資本，倘能善爲教養，那末，國家的前途是有莫大希望的；」因而要圖五十年後中國的富強，那就該對現今的一般兒童施上一番教育的功夫，使他們覺悟本身職責的重大而力圖奮發進取。

在兒童教育的意義和價值上，兒童讀物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視的。我們知道：兒童本身既有穿衣吃飯和獨自睡覺的能力，那末，同樣地，他們有利用他們的書籍底能力。書籍之對於兒童，正如食糧之對於兒童，是在幫助他們達於完成；那就是說，書籍能使兒童發揮優秀的能力。但是我們要希望兒童愛讀書籍並希望他們由閱讀而獲致生活的經驗，那末，我們就得提供兒童以一些具有永久價值的作品才行；可是在現今坊間刊行的一大堆的兒童讀物當中，究竟那些可以提供兒童的閱讀呢？不是一些散播封建意識的有害說教，便是一些宣揚妖魔鬼怪的荒誕奇談，儘可能地把黑暗和罪惡的成份灌注到純潔無瑕的兒童底腦海裏，使他們和現實的世界遠隔，這是一件多末痛心而值得注意的事！

慕爾氏（Moore）說：「兒童應使他們從書本中成長起來，對於那些書本的選擇，必須着重於人生的各方面，同時更須吻合兒童之天然的興趣，而絕不應含有奢侈的質料。最重要的是該注意他們心智上和精神上的發育合理化，這正和給予良好的營養以維持他們的身體如出一轍。」的確，封建意識的殘骨以及妖魔鬼怪的遺骸，已經因了時代大輪的轉動而失去了牠們存在的可能性；換言之，我們應該站在時代的最前哨，一方面對那些戕害兒童心靈，摧殘兒童智能的讀物毫不留情地作一普遍化的肅清運動，一方面更以嶄新的觀點合藝術的技巧來積極創造富有科學涵義和正確思想之合乎教育原則的標準讀物。這，無疑地，是當前兒童教育的重要課題。

在這裏，我們敢大膽地提出：「啓發兒童的精神意識」是理想的兒童讀物之基本要件。法國的洛克（Locke）曾經說過，兒童生來本像一頁空白的紙，具着一個無疵的身體以及柔軟得像白蠟似的心靈，等待着我們隨時去描畫印刷。行爲派心理學家華生（Watson）也說：「一切常態的兒童，祇要有適宜的環境和教養，都能來爲一個專家，姑不論其才能、嗜好、意趣、職業以及其祖先的種族如何。」由此可知：兒童生來本是純潔的，既無所謂成見，也不辨是非曲直善惡等。因而理想的兒童讀物應使兒童能夠正確地把握現實社會之倫理和道德的種種意識，啓發他們愛羣、愛民族、愛國家、愛社會的情緒。我們必須以利他克己服務犧牲的道德生活爲內容的新讀物來替代那些以升官發財利己享樂的物質生活爲題材的舊讀物；以勤儉進取急公好義爲內容的新讀物來替代那些以富貴利達驕奢虛榮爲題材的舊讀物；以判斷人的價值在於一人對於人羣文化幸福有無特殊貢獻爲內容的新讀物來替代那些以判斷人的價值在於攫取金錢的多寡並享受權位的高低爲題材的舊讀物；以目的在「與」爲內容的新讀物來替代以目的在「取」爲題材的舊讀物。我們必須以這樣良好的理想讀物來使兒童潛移默化；老實說，唯有這樣，才能產生優秀的兒童。

理想的兒童讀物之第二個條件，就是在於培養兒童的智能。我們知道：人類生活是非常廣大而繁賾的，而且又是變化無定。我們要使兒童在廣大繁賾並變化無定的生活當中求得滿足和快樂，那就要將他們生活上所接觸的一切事物詳細地指示他們，使他們具有適應環境的能力；這原是因爲在這個生存競爭的社會裏，一個人的適應力愈強就愈不容易被淘汰；這就是兒童讀物中必須散播日常生活的普通常識的緣故。同時，更因爲兒童能夠在書本上找到他們所需要的常識，所以無形中就能減少他們向父母或教師提出的許多疑問。不但如此，兒童讀物更應提供一些實用上的技能，使兒童在未入社會之前而在他們的純眞活潑的腦海裏已經預先蘊積着一些爲將來生活依據之眞確的技能成果。

「幫助兒童身體的發展」是理想兒童讀物的第三個條件。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兒童乃是民族、國家和社會的中流砥柱，但是要使他們完遂這種巨大的使命，那末，就必須使他們有強健的身體，因爲有了強健的身體，才會有忍苦耐勞的精神，才能擔負艱鉅的工作而創造偉大的事業來。所以良好的兒童讀物，必須使兒童養成衛生的習慣鍛鍊抵抗環境的能力，俾他們的活力得以源源不絕地表現。此外，在某種程度上，更應將正確的性智識注入兒童的腦海，使他們不致祕密地亢奮地去幹自戕的勾當。總之，健康是教育的成功之母，羸弱的兒童既不易於學習，更難施以訓練。體既不健，心亦紊亂，精神也將時時感到困疲，而對於教導，也必然地沒有良好的反應，試問這樣怎能成爲一個理想的公民？又怎談得到國運勃興民族昌榮呢？

理想的兒童讀物之第四個條件，就是文字和文體必須生動而活潑，通俗而趣味。兒童原是非常愛好書籍的。筆者曾在某個學校的圖書館裏看見兩個學生，他們在課餘之暇總是把他們的時間消耗在圖書館裏。有一次，一個學生因了別的事情倉忙地跑到館外去，却把桌上的一本書籍摔到地上，當時就被另一個學生拾了起來，小心地把書籍放在桌上，並且還很鄭重地責備那個同學道：「下次不可以這樣，書是好東西。」這一個事

實，不曾是兒童愛好書籍的鐵證；同時，假使我們再閉目想想那個學生在說這句話時的情景，該是多末地有味喲！不過，現今爲什末還有時常逃學忘讀的兒童呢？關於這點，我們不得不歸咎於讀物本身的乾燥無味。所以筆者深以爲理想的兒童讀物，必須要以那些足以引起兒童興趣之一切自然的社會的現象爲趣材，而文筆又須生動活潑，不可陷於嚴肅呆板；這樣，一般爲父母的以及負有教育職責的，既不必强迫兒童閱讀，而兒童也絕不會再把讀書當做是件苦悶的事了！

上列四個基本原則的達成，是有賴於著作家和出版界的協作的。這種協作，必須極度徹底，使著作家方面不再以撰述騙和麻醉兒童的稿件爲業，出版界不再以刊行欺騙和麻醉兒童的書藉爲務。他們應該站在時代文化的本位，爲我們未來的主人翁寫些並刊些合乎教育原則的良好讀物，不可再鑽在牛角尖裏專爲稿費和利潤來打算，否則就難逃「國家妖孽」的罪名；這原是因爲祗有一些良好的讀物才能肩起教養兒童的責任，才能爲民族造成健全的幼苗，才能爲國家陶冶有用的公民。此外，那些身爲兒童教育者的父母和師長，以及兒童圖書館的負責人，在他們遴選兒童讀物的時候，也要加上一番，遇詳續密的考慮便兒童能夠從讀物中得到自然和社會上的各種智識以及豐富的生活技能並處世的經驗。

歸來（木刻）　顧藝莘

總之，兒童除了以日光、空氣和糧食作爲他們的營養資料而外，更需要書藉來調劑——書藉幫助他們的生活，從家庭的狹小範疇走向廣大的世界，使他們的身心獲得整個的完善的正確的以及美滿的發展，走上人生的康莊大道。當我們看到天眞的兒童，手裏拿着紙張潔白印刷富麗之燦爛奪目的書藉，坐在碧綠的草坪上或者是幽靜的圖書館裏，消遙自在地翻閱並瀏覽時的情景，該是一幅多末生動活潑而値得欽羨企慕的畫面呀！

新名詞的新展覽

一新觀者耳目　工藝也應一新

孤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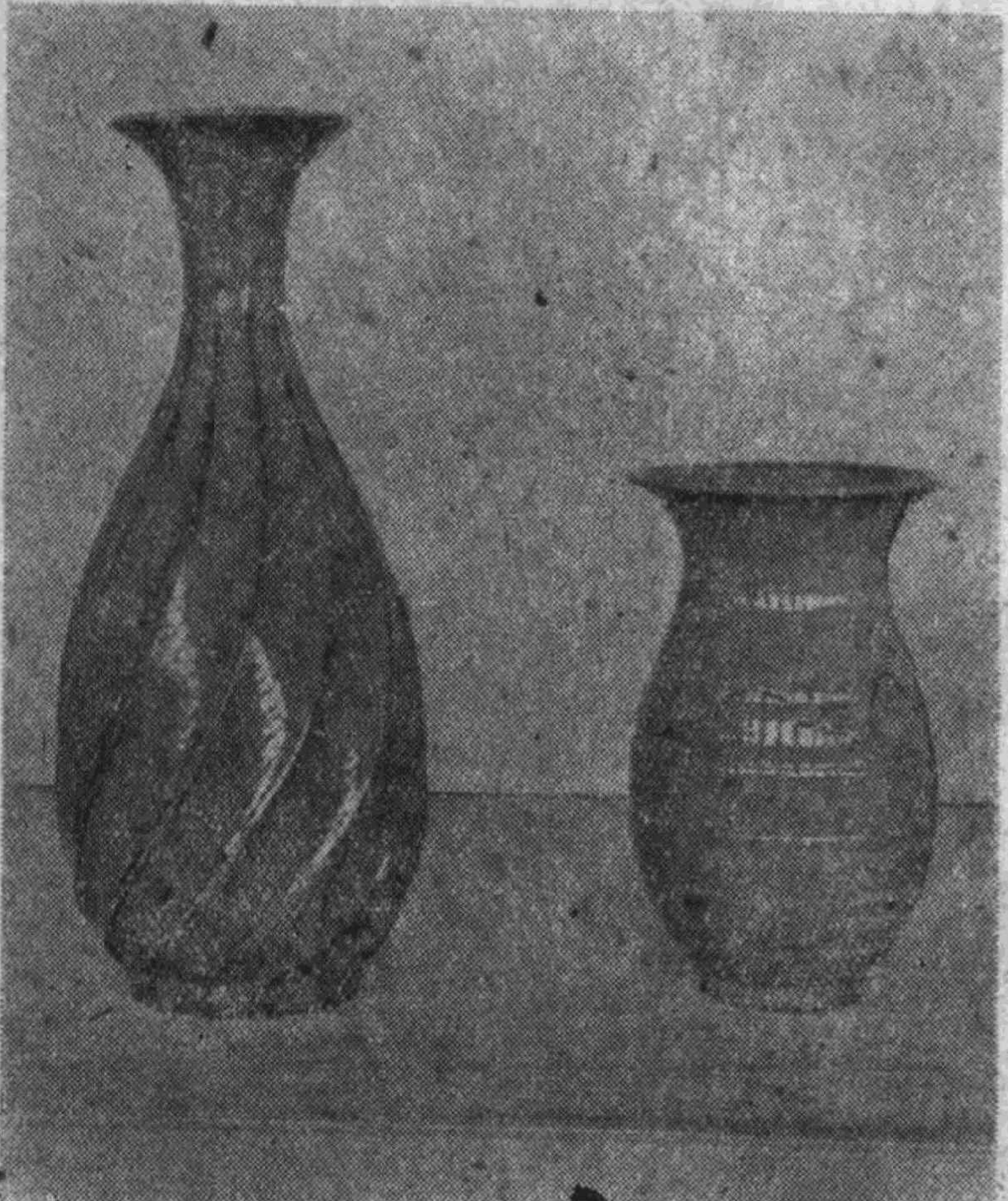
紫羅蘭色佔了白招貼紙三分一强之中部，足夠吸引人駐足而觀；更有新名詞的展覽會，越要使人發生興趣。這便是「現代日本造形文化展覽會」在街頭或櫥窗裏的招貼的效力！

「造形」一個名詞，不獨在古典書籍中找不到，就是歷年由日本輸入的新名詞，也沒有常見；當然由兩字的字面看來是很簡單，可是插到「文化」兩字頭上，又令人不甚了解。使人對於這次展覽會發生興趣而急要參觀，就是這一點。

十一月五日該展覽會在惠羅公司三樓開幕，我——性急而又好奇的我——早便踏到會場，在入口處簽了名之後，有位小姐很客氣地雙手奉給我一張目錄，我當然也得恭而敬之接受下來。讀了宣言和壁上的佈告，我才豁然而悟。明白「造形」就是指建築上和工藝上製成的形狀作爲一種專門研究的意思。

會場分了三部份：（一）美術工藝品（二）日本建築（三）生活工藝品，陳列品佈置井然，祇要跟着路線走，全場物品就可一覽無遺，不致有觀此失彼的惶慮。

第一部的美術工藝品，若是效法從前老師批評文章，先用大字在末尾處寫幾個字，我現在可拿「琳琅滿目」四個字來做一個總評。雖然陳列品不好算多，祇得四十四點，但是每一件物品，有一種特殊的形狀。若將種類統計一下，屬於花瓶類有二十件，箱盒類有十五件，其餘九件就是擺飾品四件，香爐三件，畫屏二件。



做花瓶的材料，有銅鐵，磁器，玻璃，的分別。形狀的奇趣，我一枝禿筆無以形容，大的小的固然說不清，五光十色的顏色更也說不明；不過其中有兩個奇形的花瓶，深深印到我的腦海，第一因牠奇而雅，第二因牠古而趣，所以不妨冒險描寫一下，使沒有參觀的人也得揣度出來。

「象嵌花器」是出品的名稱，是高橋勇氏的出品。銅質。黑色。形似我國昔日常用的木製量米的米升（不是現在流行鋁製方形的），長身橢圓形，——簡單說一句似一隻放大十倍的鷄蛋，不過有平扁的底。瓶口的切形最是巧妙，先由圓頂切劚兩邊，作波紋狀，至全器三分一的中部「大似我國小孩子用的口涎肩的形狀」。瓶口刻着白色花紋，剛剛在全器的腰部。大似我國的笙，不過沒有許多的竹管！

大須賀喬氏的「銅象嵌花瓶」也是黑色，古趣盎然，不過瓶口沒有上述的奇突而已。

其餘的花瓶形狀不一，但是多數和我國古磁瓶相彷彿，不過有些繪着日本風的圖案或花卉。

十五件盒類，以坂口宗雲齊氏所造的「竹製盛器」和二木成枹氏所出的「硯台盒」，最能使我愛不釋手——但是我要聲明，這句成語用得不很妥當，因爲會場貼着許多「請勿動手」的中英文標語咧！這個竹器、形狀似我國的扁圓盒，純黑色配着墨紅的中部。形狀的奇妙處在乎盒底，還多了一個座子相連着。

「硯台盒」是日本特別有名的出品，精緻，雅潔，完備，（因盒內有硯、大小筆、紙壓、水盂、墨等），幾個形容詞也許可以稱之無愧罷！

四件擺飾品佔了三件是人形，我最喜歡野口光彥氏的「御所人形」，係木和胡粉製成，形狀是一個快活的童子穿着闊袍大袖，作歌舞狀態，這是十二分道地的日本作風。

芳武茂介氏的「鐵牛」也值得人們歌頌的。牠有粗線條的作風，因爲聰明的他，祇用着一塊長方形的鐵板，簡單地巧妙地裁成一隻牛皮的形狀，彎摺豎起，劚了兩個小洞做眼，加了兩條小鐵做角，形成一隻鐵牛了，逼眞而帶古雅的趣味。

三個香爐，二個是磁製一個是銀製的出品，最特別的是每個香爐都有着蓋子。其中有一個圓筒形，身作竹節狀，淺黃色，我不是因牠的顏色和形狀使我戀戀不忘，而是因牠的造形倒似我的家傳一個宋朝磁窰白磁香爐一式無二，可惜我的家傳古董在烽火場中湮沒了，或許流落到天涯海角了，怎不令人觸景思物呢？而且牠的大小高低也是一樣更為巧合！

畫屏兩件，沒有什麼特殊。

第一部美術工藝品的造形，是展覽會全場最精彩的一處，形狀的變化無窮，也在這那特別的表現出來。凡是留心工藝或美術的人們想應不會錯過這展覽罷！

至於第二部祇係照片，將日本建築造形的特有性表現得很眞切，正如該會所發出來的小册子上的話說「這部內所展覽的，是以表現日本建築的一種歷古不變的日本精神為主要意義，並以此種具有簡潔，高雅，幽美，精湛的合理構造，發揮始終不變的建築藝術。……其後經中國隋唐與宋代建築文化的流入，日本更曾兩度採取與吸收其作風和技術，差不多完全溶合於歷代建築的風格裏，而增加日本建築精湛的成份……（下略）

該展覽部份分有兩種照片，甲種是皇室建築，以宮殿建築為中心，參觀者見到這些照片，心目為之一清，大有飄飄欲仙的超塵想，因為日本建築作風，確符前面所說的「簡潔，高雅、幽美，精湛」的條件，所以怎會不令人神往呢？乙種是現代日本的中等住宅，牠們的建築，雖然沒有皇宮的一樣面積，可是小小的園林，適宜的房舍，有花有石，正見得「窗明几淨」的幽靜；同時為適應時代，除用座墊室外，更有使用椅子的地板室，陳設也很摩登而不忘「簡潔」兩字的妙諦。

日本生活工藝品是第三部的名稱。該部所陳列的東西，顧名思義，我們當然知道所陳列的，不是古董，也不是美術，而是日本生活的用具。

當你的視線觸到這裏的陳列品，至少會引起你的「所有慾」，因為牠們的五光十色的奇形怪狀的器皿，會得令人羨慕而備置一套。試拿很普通的茶具來說，形狀多種，有些是以古拙見勝，圓小而又無杯耳，配着一個銖鈎相稱的茶壺，放置在一個嬌小玲瓏的黑漆盤中，眞是會令人懸想到陸羽的雅趣，現在我國家庭中，是難得見到特殊茶具的，大抵多用一茶一盤全套西式茶杯，風味當然是兩種。

可是，在這些出品中，也有十足道地西式的茶具，而且也帶着一點東方風，尤其是日本風的色彩。譬如食點心的刀叉，在我們——指上海久已接觸西方風氣的人們——心目中祇見到銀亮亮的刀，尖刺刺的叉；可是在這展覽所陳列的出品有一套竹製或木製的刀叉，樣式也奇趣而雅緻。西方的物質文化，多炫耀富麗為本，東方的精神文化，專力求雅緻為主，此所以東方崇尚儉樸而文化可歷久不衰的原故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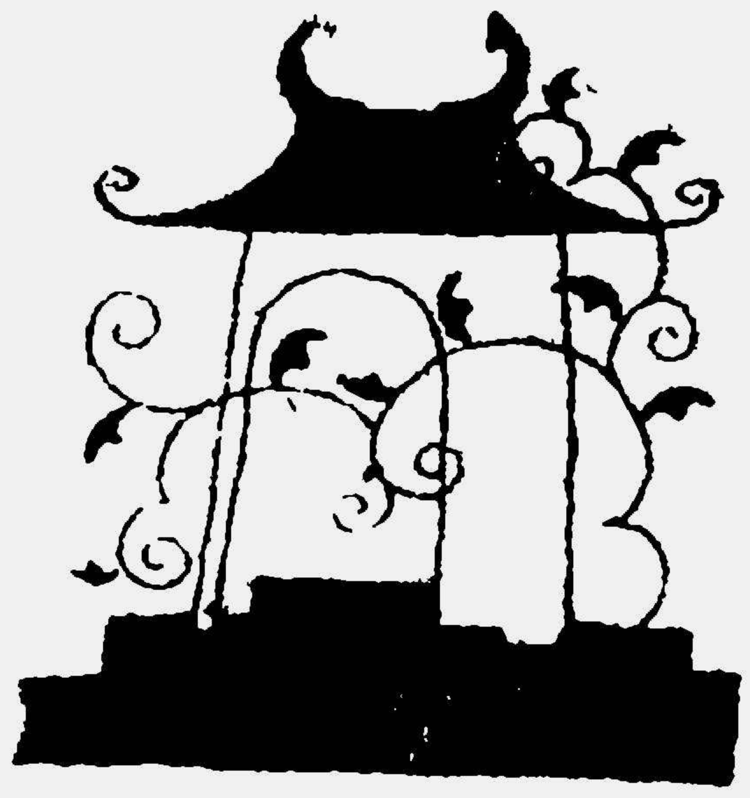
日本家常日用的器皿，我個人最喜歡他們的木製品。該次展覽出品中是有兩種，一是不假油漆而是純潔木材，雪白的，淺黃的，流露着一種大自然的象徵，眞似美人不施脂粉的天然美麗，這類出品中最使我注意的就是一座小神龕，潔白而古趣盎然，令人神思也跟着純潔起來。在我國便是兩樣，大紅大紫或深黑黃金等顏色塗鬆，祇見得堂皇，而表不出潔淨。由這小神龕而擴到大寺院或家庭門戶，十足道地日本風，也隨處流露雪雪白的木材構造。

另一種是塗漆的木器，和我國從前最著名的福州漆相彷彿，且有好些器皿也和我國大同小異，可見中日文化的交流不是從今日始的啊！

更有一部份，銅鐵，玻璃，陶磁，紙，絲，樹膠，和許多化學合物，大抵側重到現代化，適合一般人日用，無甚奇特可記；但是這點也許像日本今日之所能為大東亞盟主的原因之一。

日本國民性最優異的特長，就是取人所長，不獨「取」而且要將他人的長溶化，改造成為他們自己的長。無論在精神上的學理，或是物質上的物事，他們善能利用和發揮這一種特殊優點。譬如儒教傳入日本，他們採取了牠的道義精髓，勵力實行，可是沒有變成我國從前一般故步自封的老師宿儒的泥而不化。又如他們採取了西方物質優點，他們用東方的思想摻透入去，即如剛才所說木竹製點心刀叉一樣。

歷觀各次展覽，如木刻，油畫，和這次造形，沒有例外的，每次都給予我們這一個印象！



北京之行小記

方娟

今年初冬，因爲家庭的一些瑣事，到北京了一次，就擱十幾天。實際上，我這次來北京，乃是故地重遊，因爲我從幼就生長在這裏，童年時代和求學時代全是在這邊消磨的。

雖然如此，可是在江南住了幾年，對於故都的情形多少感到生疏了些；另方面時過境遷，頗多變異，現在就看觀察所及，片段寫於後：

由上海到北京，須先到南京，過江之後換津浦車才能北上。京滬快車早晨九點從上海開的那一班，是下午二時二十分到南京；津浦快車是下午四點鐘整由浦口開駛，說起來，兩站的距離和休息時間比較，眞是從從容容。可是近日進出車站皆須經檢查，幾百個人排成一行列隊，一個個都得被檢查過，假使檢查一個路人費十秒鐘，那末幾百個人積起來就很可觀了。所以，想從上海去天津北京的朋友，多半年在南京下關的旅館小住一夜。

在下關的小旅館住一夜，有許多好處：第一，次日可以及早渡江搭乘津浦車，可以隨心所欲坐好的座位，還可以多佔据幾個座位等到將來做禮物餽贈你所喜歡的人。第二，寢台票必須在南京購買，而一車之內、寢台票只當旅客的十分之一數，比如我們所搭乘的二等車，旅客大約三四百人，可是寢台只有二十八舖，因之便有三百個人夜不能寐，坐以待旦。假如你和旅館裏的茶房認識，他們就會代你設法買黑市票去，因此你也就能按時而安息。第三，南京的大餅油條既大又新鮮，借居一夜也能飽嚐其樂。第四……

再談登上津浦車以後吧，最深的印象便是語言的複雜，有講上海蘇州語的，有講鎮江南京語的，也有講安徽方言的，而大多數講華北方言。在這裏，便看出國語的重要和講國語的人的佔優勢。

△觸目驚心

久住在都市裏，聽慣了宣囂的車馬聲，偶然接觸原野，覺得田園的景物，加倍可親。不過蚌埠附近，差不多四五十里地，一片汪洋黃水，火車走在水上，好像輪船在海洋裏行駛一樣。我們起程之日，是陰曆的十三，一輪明月照射在水面上，使我們看得非常清晰：地勢高處的鄉村房屋，只露出屋頂，那些鄉民都棲息在小船上，他們的土地財產全被洪水腐蝕了。

他們最怕電線走電，實在是電線桿半截浸在水裏的緣故，久之漸漸朽爛了，隨時有走電的危險。

車中有些常往來的旅客，由他們口中，我知道水的來源是今年夏季黃河倒灌淮運的關係，到現在仍沒有減退。

於是我們都希望看看黃河原來河道是什麼樣子，可是那時已經入夜長車，命令拉下窗帘安息了。到了次晨才過濟南，濟南之北才是舊黃河道，我們所翹企的一件事，終究見到了。原來既經改道之後，偉大的濟南黃河大鐵橋，遂成爲失水的蛟龍，橋下乾涸日久，土多龜裂，河首洛書縱橫兩岸，中間只有一條一丈餘寬的河水點綴着，我想這條路徑也許不久就要變成歷史名詞了。

△禮義之邦

次日傍晚近八點鐘，這一列車抵達故都北京了，我們攜帶行李出站。到北京後給我的第一個感觸便是黃包車夫的禮貌實在是別的地方所不及。我喊了一輛車子，「喂！××街，你去嗎？」

「給三塊錢吧！」車夫這樣回答。

我心中暗暗計算，一元華北聯銀等於儲備券五元五，三塊錢便合十六七塊。路途並不太遠，大概一塊半就差不多了，於是還價一塊半。

「那末，您給兩塊半吧！」

這樣語句若出於大中學生之口，絲毫不覺差異，如今黃包車夫能保有這般溫存，靦覥的態度，眞是令人驚異。

後來還有一天，我的一個朋友的大衣鈕扣丟了一隻，她約我陪着一同去配，於是我們便從西單牌樓百貨店問起，直問到西單商場（今已改名爲名古屋），大約走了二十家，還是沒有配到合適的。那些商店店員不辭勞苦一樣樣拿出來代我的朋友比較，直到末了不能中意的時候，口中還倒聲：「對不起，您不要看看別樣嗎？」然後恭恭敬敬的送我們走出。我想一隻鈕扣，即使成交了這門生意，至多不過兩三角錢，何況沒能成交呢！

北京倒底是有文化的禮義之邦的都市。

△居民士著

拿北京和上海比較，在上海我喜歡馬路，在北京我則喜歡居民的家庭。

上海的馬路實在漂亮，有柏油的地，有整齊的樓房，有五花八門的櫥窗，還有穿着入時服裝的青年男女。北京則不然了，除去幾條幹路是柏油路以外，小胡同還是高低不平的土堆積成的，夜間出門，隨手應攜帶手電筒一隻，否則便有跌交的可能。而在那幾條柏油幹路上行走的人士，也多是些笑容可掬的窮苦小販和着制服的學生。

表面看起來，北京是比上海貧窮多了。可是深入他們的家庭並不盡然。北京的居民會一年只三四套土布衣裝，然而他們有一個溫暖的家，他們住一所四合房，他們供給子女在學校讀書，他們物質享受上眞不能和一般上海居民同日而語，但是精神上的愉快也實在値得羨慕。

結交這樣一位北京朋友，實在三生有幸，他若請你吃頓晚飯，在下午兩三點鐘就親自到你家來迎接，和你說東話西，完全替對方着想，然後吃飯，飯菜也許很簡單（尤其現下北京缺米，居民都吃窩窩頭——就是用六合粉蒸的糕。）可是飯後還是攀談，總得到十點鐘前後，才放客人回家。

假使他的經濟狀況不太指拘，無論如何要代僱輛車子付過車錢才安心讓你走。這種熱烈眞誠的情緒，就不容你有一點不忠不誠存在着，自然而然的都說出心底的話語。

△街頭特色

記得我從上海動身的前一日，正落秋雨，在那場雨以前還能穿厚布的單衫或薄綢的夾袍。可是抵達北京，天氣已經寒意很深了。

路上行人不論男女老幼，各個帶着口罩，用白紗布製的，尺寸約摸四寸寬二寸高，好像制服似的，這是一種近一二年來新興的衛生設施，確是件値得提倡普遍施行的衛生運動。

淸晨行在街上靑年人都是學生，他們的衣服也極簡單，只有三種顏色：灰黑、和藍，中學男生穿灰色的中山服，小學男生穿黑色的，女學生一體藍布大褂。布料由當局配給，樣式由學校找制服店承做。

至於日本婦女的裝飾，更加簡樸，十之六七穿着戰時長褲，也還有少數服和服的，不過爲着節省物資，她們都採小袖口新樣式了。

所以說，白口罩素衣裳乃是街頭的特色。

△燃料問題

北京素以全國學術中心爲稱，學校林立，故而我頗想觀察一二近年來的景況。於是先後到過三個學校：北京大學，市立女四中（故貝滿女中），和師大第一附小。

去北京大學的那一天，氣候最冷，因爲正是降雪的次一日，路上冰凍四寸餘厚。依循常年舊例，早已燃生暖汽爐了，可是今年燃料在北京成爲大問題；城外門頭溝一帶的煤礦，一則供不應求，再則沒有牲畜搬運。所以各處都感到生活的艱難，負担的沉重。

市立女四中乃是人所共知的貴族女中，學生也多係名人顯宦的子女。向以訓育教導嚴格聞名全市，到現在爲止，也只不過晨夕生火各兩小時吧了。師大第一附小的情形也是一樣，因爲它也負有模範小學的雅號。可是無論怎樣，缺乏燃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個人家庭的用量，尙可設法，因之這些兒童，在家裏有火可烘，到學校穿制服反而沒有火爐，致在嚴寒的那幾天，許多人患了傷風感冒的病症。

聽說有的學校正在討論怎樣過冬的問題，他們的議案是遇必要時，向學生家庭通知，每生每日攜帶煤一塊到校上課，集煤燃火。但不知是否實現呢？

△婦女活動

短短的十天中，我也參加過一個婦女座談會，稱爲北京中日婦人親和會。是由一位在華北廣播協會的干秋廣子女士領我去的。這個親和會會員全是中日婦女界的聞人，每月二十日是集會的日期，最近正籌劃公演一次戲劇用來冬賑。

至於此地的女靑年會並不甚活動，安分守己做些份內的工作，比如每逢星期五下午舉行交賓會，交賓會的性質和寄賣公司差不多，我曾參觀過一次，成交市場設在女靑年會會所裏面，店員也由幾位幹事充任，倒是一種有意義的社會服務。但是除掉這些事務之外，她們對於積極的社會事業最近工作的不多。

此外還有幾個婦女團體，性質均是類似的。

△普遍防空

談到防空，華北各地對於防空常識的認識比起京滬一帶要高得多了，每個家庭的每間房屋都有防空的設備：玻璃窗的紙條和黑窗帘。

玻璃窗紙條粘構法也是極合規則的，以前門外的大柵欄一帶和上海的法大馬路相比，或是以王府井大街和上海的靜安寺路相比，我們也可以看出北京人的樸實和上海人的聰明。

我並非說北京人樣樣至高無上，上海人所做的事便一件不可取。而是我覺得用防空這一點就可看出兩個社會性的不同。如果對一位上海人（指商人言）說一句話，他必立郎想到這件事做出來是否能拓引別人注意，做爲一種廣告品？又是否非常美觀與衆不同？北京人則不同了，對他講一件事，他會馬上想到反面的問題，兩相爭執，爭執的結果，他若覺得對方理由充足，則自己一定廿拜下風，順從着做去。

在北京，十歲以下的小學生都能講解玻璃窗粘紙條的原因，因爲先生們不斷的講給他們聽的緣故。

△由民食說起

到後來，我便想到吃的問題了，記得每年中秋以後，市面上的烤涮羊肉招牌便隨着拿出來。持執一尺多長的竹筷，自由式或蹲或坐自烤自食，含有幾分原始人吃烤豬的方式，倒別也有一種樂趣。可是今年不然了，店舖裏的羊肉求多於供，每每限制食量，甚至缺貨。一般百姓家庭呢，白米視爲珍品，平時都吃窩窩頭和小米飯。比起當年，不勝感慨。

不過夏天所配給的混合麵粉，經實驗證明於生理無益，當局已經限制不再配給，這乃是當局愛護百姓明察之處。

但是，我愛北京，愛北京的城，也愛北京的人，不過由華中到華北沿途的辛苦實在不是老年人所能忍受的。我希望將來三遊北京的時候，我們國家已不分華南，華中，華北的界限，沿途也能自制不受檢查了，我這樣企待着！

出妻史話（上）

樂无恙

「出妻」是中國歷史舞台——封建劇場上所演出許多「悽慘欲絕」劇目中的一項特殊插曲。和在其他的封建慘劇中的角色一樣，婦女又再度串扮了被損害與被侮辱的一員。

揭開歷史舞台的幃幕，第一齣被編排成的節目，似乎是「老天」有意和後世聖賢的偶像崇拜者開玩笑，站在舞台上的不是那個，套一句舊小說中的寫法，即——「俺乃孔丘是也！」

禮記檀弓篇就是這幕戲的現存「說明書」（！）：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朱熹的註解中說：「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爲母期而有禪，出母則無禪，伯魚乃夫子爲後之子，則於禮無服，期而無哭矣。」伯魚（鯉）即孔子的兒子，（也即子思的「老子」）因爲替自己的生母（喟也即孔子的「出妻」）多哭了幾聲，孔子聞之，然而嘆：「嘻，太過分哩！」不想臨到子思身鞏，又重演了一幕出妻的節目。在同一的檀弓篇上有言爲證：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按禮所載，被出而死，不喪其母。）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孔氏三世出妻」正乃「一代不如一代」，孔子出妻，伯魚「期而猶哭，」到了子思出妻（即子上之母）死掉的時候，子思（伋）便爽性叫子上（白）不必喪其出母，他的理由是這樣：因爲「她現在既不是我的老婆，當然也不能再是白（子上）的母親嘍！」

根據於孔夫子的「子爲父後」，出妻之子與親身哺養的生母無涉的邏輯，做兒子的自無喪其出母的理由。雖然在古老的詩經中有「母兮育我的句子，但當慈母被其嚴父趕出家門而變成了出母，」於是遂不得不視同陌路的行人了。對於「陌生人的老婦，其死亡之不屑一顧也是不必細說的事，自然更無爲其守喪的必要。

滿口忠孝，仁義廉恥，舉措道貌岸然，行必奉禮的聖賢君子，揭穿了來看，卻原來還是二千餘年前任意出妻的「始（？）作俑者」。

這是歷史的揶揄！於是也就不免要引起一般「聖賢之徒」們的來替其掩跡禍護，混淆眞象。此猶舞台之需插科打諢以博觀衆一笑，我們歷史上尤不乏這種作風的「幫忙」人物。有一種名稱孔子家語的僞書，它的序文中也提到孔氏三世出妻的「古跡」；不過內中已換了「室」：

「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替古人辯護的人，大都因爲「熱心」過分，常時不免有些「熱昏」，由於「熱昏」失掉理智，也就管不到（或忘掉）別人也會拿它作把柄，「以子之矛攻之之盾」來反身還擊。中國有句俗語：「弄巧成拙，」如果家語之話不虛，孔氏一門加上孔子的老子——叔梁紇，實不至「三世出妻」而是「四世出妻」了。還也許太出乎他的意外，「叔梁紇換孔丘」的結果反而露出破綻，授人以柄。但是王肅假造孔子家語，說了許多不近情理的事來畫蛇添足，千捧百捧，到頭來却往往撲空，譬如他借鄭人的口寫孔子的儀表，說他身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顙似皋繇，其肩似子產……」可惜「自腰以下却闊出笑話，來，且看緊接以上的原文：「……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以如此方法來替古人褊護，其「授人以柄，」自屬意中的了。

寫到這裏，也許我們觀衆之間，有人會問：「孔氏三世出妻，那倒底也不大光榮啦！」

然而不必擔心。疇昔之世，出妻乃是「名正言順」的事，並且是「冠冕堂皇」地明載於禮法上的。「出妻」與「棄遺」本質雖屬一事，惟後者乃出自男子的負情的行爲，而前者則是禮教公開合法地賦與男子的一種應享特權。出妻不但和婚喪一樣具有一定的儀式，更附有「七出」的明文與以法律化的規條。

禮雜記上有云：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宗廟社稷，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即女家主）。主人對曰：「寡人固前辭不教矣。（謂言納采時，答詞中有「不教之女」也（寡君敢不敬辭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注：器皿，女本所齎物也。律棄妻，畀所齎，即返其嫁妝也。）

男子既任意拋棄了他的配偶，而還得帶上虛僞的面具，差遣了使者去通知對方的家長，厚起臉說：「寡君不敏。」一個也還謙虛地回答：「敢不從命！」如果說這就是崇尚禮儀的表徵，那麼世界上再有比此更虛僞與荒唐的事嗎？「上行下效」，諸侯如此，「小民」中便也有人學樣：

「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待者。主人對曰：「某之子（即女，子爲古之適稱）不肯，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侯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

諸侯的「出妻禮」中，末了，還有一項退還嫁妝的儀式，而這裏却並不註明，想來是心照不宣似地算作女家賠償其精神損失（？）的罷！

曾經見到過一篇古人的文章，內中是對「聖賢」出妻的慨嘆，他說：「大賢亦嘗出妻，而皆莫詳其故，恐亦無大過也！」在我們旁觀者看來，這位書生未免有些「迂得可愛」，也復問得出奇！大戴禮本命上的「七出」不是已很夠「妻出有名」的了嗎？

「婦人七出：不順父母，爲其逆德也；無子，爲其絕世也；淫，爲其亂族也；妒，爲其亂家也，

離；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口多言，爲其親也；竊盜，爲其反義也。」

條例雖「七」，而運用無窮，且隨時隨地，「隨機應變」可另加「但書」，任心所欲，冠以莫須有之罪名矣。

如禮記「內則」載：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即兒子待自己老婆也不得親密。太熱絡了，也可以加上「不順父母」的帽子，招致驅逐出家的後果。

又：儀禮士昏禮——「姆」。鄭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

按婦人無子，責在兩方，豈其所願爲哉？年紀過了五十而尚不能逃脫被「出」的命運，也可以想見男子對待婦人的無情與苛薄。

衛道者比諸普通一般男人的玩弄女性，在方法上是更精明的，他們懂得怎樣利用禮教的條文來掩飾他們男性的鄙卑行徑。

譬如曾子因爲「梨蒸不熟」而藉此趕走老婆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曾子去妻，梨蒸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

爲了梨蒸不熟的緣由，身爲「聖賢中人」的曾子就假因擴棄了他的黃臉婆。老婆問他「蒸梨不熟是否也在「七出」以內？」曾子回答不出，祇好強說：「蒸梨不熟就是，何必多嘴呢？」而後世居然有人還說這是古人忠厚之道，「因爲愛之，所以出之」——也即「棄妻令可嫁」的所發揮。這種僞君子虐待了女子不算，倒還有臉扮着道學家的面目子這種鬼話！眞是可惡之至！

和曾子「異曲同工」「無獨有偶」的是孟夫子出妻的故事，記載是出在荀子解蔽篇的「孟子惡敗而出妻。」韓詩外傳里也有相同的記載，不過反是孟子被其母教訓「無禮」，而未之實現：

「孟子之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將上堂，聲必揚；獨入戶，視必下。汝於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無禮？汝婦無禮？」——

以前郭沫若先生曾經把這段趣話演成歷史小品，收集在家蹄內，題名就叫「孟夫子出妻」，給他拉掉道學的面具，還他一個「喜新厭舊」的眞面貌，讀之令人大快。他在題前有一段附白說明「孟子惡敗而出妻」的眞義，現在引錄於下以助我們對孟夫子出妻這件事的理解他說：

「這篇東西是從荀子解蔽篇的「孟子惡敗而出妻」的一句話敷衍出來的。「敗」是敗壞身體的敗，不是妻有敗德之意，讀荀子原文自可明瞭。孟子是一個禁慾主義者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因爲這件事情一向爲後世的儒者所掩沒了。而被孟子所出了的「妻」覺得是尤可同情的。這樣無名無姓的做了犧牲的一個女性，我覺得不亞於孟子的母親，且不亞於孟子自己。」

由此可知孟子出妻也決不會是揑造的「虛有其事，」實也言之成理。

自孔氏三世出妻，在史蹟上留下記述，以至於曾子繼之，孟子又重覆走上這條途徑，這一連串的事跡給與後人某種新奇的，幾乎鄰近惡劣的印象。當人們偶然地發現他們在學說上相互承襲的線索，而回頭來考察他們之間對女性的態度，禁不住會浮起或種「會心的微笑，」換一句「幽默」的話，明白地來說：就是曾孟在思想上接受了孔子的「衣鉢，」同時在對老婆的行徑上也承襲了夫子「一以貫之」的道理，採取一致的行動——即「出妻」是也。

上輩的聖賢既「以身作則」，自然後學之徒也就不免「躍躍欲試」。

「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吾婦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妻，則堯舜之妻，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生可類乎？」、(引自孔叢子)

上面的那位尹文子先生養了個貌不類己的兒子，就疑神疑鬼地懷疑到他妻子的不貞，(吾婦殆不婦)認爲一定是她不守婦道的「結晶」。因此他的男子固有的自尊自傲的根性一突發，就不禁大光其火，跑到子思那邊去，氣忿忿地道：「我這不要臉的女人，非攆走她不行！」幸虧子思還算公允，回答他道：「像你如此的良妻，還要疑心，則堯舜之妻又何嘗不可懷疑呢？這二位聖賢中的英傑尚且還養了丹朱，商均不肖的兒子，怎麼能担保他相類呢？」子思這趟終算還說句良心話。

「出妻」的事，在左籍的記述中是屢見不鮮的，似乎成爲一種流行的風尚。不過有時在字面少有不同，例如春秋三傳中的記載往往自稱其姊妹被出爲「來歸」，而稱他人的姊妹之被出謂之「大歸」，在這些稱呼上面也很可體會出舊禮教的虛僞，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既有「七出」規條，復恐「出」字究竟有些刺眼，於是做文章時就不得不轉灣抹角地來掩飾的了。

這裏是承襲春秋「正名」筆法的三傳中之一片鱗爪，以推見其概略而已：

「夫人姜氏歸於齊」。左氏曰：「大歸也」。(左傳文十五)

「秋，郯伯姬來歸」。左氏曰：「出也」。(左傳宣十六)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穀梁氏曰：「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穀梁傳成五)

用不到我們多引，從簡單的寥寥三條事項中已可窺探和想像到春秋時代出妻的普遍與流行。男第「出妻」是做丈夫的男子應有的義務(不是特權！)不然就是放棄應享的權利，似乎不足以顯示其之所以爲尊貴的男子哩！

到了戰國時代，這幕封建劇場上演出的「好戲」(？)愈來愈奇，「出妻」幾乎變成女子必經之「狹路」，一般女子戰戰兢兢，未恐「大禍臨身」，因此愛護女兒的母親，好心地叮囑她將嫁的女兒，平常要留意積蓄以防被出之後，聊可養身勾活。

韓非子說林上篇就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則記事：「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

事情的發展恰也出乎那位好意爲女兒打算的母親「多慮」之外，不想叫女兒積聚防「出」的結果，就犯了「多私」的罪名，給婆太太趕了出來。女人而有「私積」等於盜竊，犯盜竊之嫌，自然祇有被出的命運，「內則」中明明的寫着：「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蓋女子嫁人猶且如「賣身」一般，自身猶且隸屬於人(相當於英語中Belongs to之含意)，怎麼還能允許你私蓄的呢？智者多慮，尚有一失，何況這位好意的母親終究還是屬於「女流」一類的女人呢？(一笑。)

(待續)

兒童欄

一年的檢討

·琪·

在淑儀住的那條弄堂裏，左右的隣舍都是有小孩的，由襁褓中的幼兒到十四五歲的中學，總共算起來，有五十多個。和淑儀年齡相若的又佔了半以上，他們久住在一起，漸漸變成好朋友了，連他們的父母也互成爲朋友，每逢學校假日常帶着孩子們一同到外面去散步。

這些女孩子成一個團體，叫做「潔社。」爲什麼取潔社做名子呢，說起來還有一段歷史。原來以前這條弄堂裏全被一些男孩子佔據着，每到下午學校放課之後，他們就把整個弄堂喧吵得一塌糊塗，有的踢皮球，有的打彈子，更有人喜歡摔跤遊戲，弄得周身骯髒不堪。女孩子們羨慕他們活潑，可是又嫌惡太骯髒野蠻，於是自己單另組織一個團體，以室內遊戲爲主，就商議取「潔社」爲名稱。社員一共十二個人，都是女的，然而她們說假使社員的哥哥或弟弟能夠明瞭潔社的宗旨，也可以加入，並且歡迎，可是無論何人違反宗旨，就應受懲罰。

潔社自從創立到現在已經快一年了。人數由十二個增到了十六個，那四個人當然是肯守法的男孩子，所以她們益發感到興趣。

記得在中秋節那一夜，他們結隊在弄堂裏唱歌、捉迷藏、擲絹頭、明月照射在大地上，顯得這一羣天眞的孩子更加美麗，他們一直玩到深夜，還依戀着不肯人睡。

新年又要到了，十六個孩子計劃着怎樣慶祝、新年，有人主張演戲，有人主張開演講會，也有人說要舉行遊藝大會，他們說遊藝大會興趣廣泛，每個人都有表獻技能的機會，演講太乾燥了，排戲又不須那麼些人。

大家點頭稱好，就決定一開個遊藝大會，大會節目，第一是主席致詞，二是唱歡迎新年歌，其次是張慰宗的口技，另外還有口琴獨奏，雙簧，獨幕劇，最後一節是交換禮物。他們規定每個社員買一件値五塊錢的東西，封包起來，到那天帶到會場，每個上面記一號碼，等後來，大家抓彩，看看我拿到是誰的一份同時我的一份被誰拿去了，不但有趣也能表——紀念的意思。節目定規之後，彼此相互顧盼着，都在想一個共同的問題：「還有什麼節目補充的？」

「有了，有了」淑儀忽然想起，嚷道：「咱們只顧玩遊藝，未免太興奮了。依我說把一部份節目改到新年元旦日去，在送別今年的除夕日多添一節一年的檢討如何？先生說過書本上也讀過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咱們要是過份嬉遊，不是把寶貴的時間都荒廢了嗎？一

大家聽得淑儀的提議，自覺自己確是失言了，淑儀的意見不但有理由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幸虧她提起，否則豈不是虛過了這一年嗎！

又一個社員另補充個說：「我贊成淑儀的提議，還有既然剛才所商量的節目推翻了，我提議把交換禮物那一節也改良改良，因爲咱們現在都是用父母的錢，父母由血汗換來的錢被咱們耗費掉是不對的。」

「那麼，你有什麼好意見用來代替這一項？」

他思想了一會兒，說道：「我非常贊同交換禮物，可是向父母要五塊錢拿來送禮，不是慷他人之慨嗎？依我說咱們自己動手做一樣手工，實在不會做的就寫句格言致送也行，這種禮物意義又深長又是自己的東西。」

沒待他結束，一片鼓掌聲代表他們都同議了。經過一番商討和修正，最後決定的節目單如下：

第一部：一年的檢討

1. 對師長家長有禮貌嗎？
2. 我在家庭裏的地位——幫助家庭做事嗎？
3. 勤儉誠實嗎？
4. 讀書的方式
5. 其他

第二部：遊藝

第三部：交換禮品

在第一部五個小項目的後面，註着幾個小字，寫着「懺悔改進法，」據他們解釋，如果誰自覺過去有錯誤，可以向大家公開懺悔，知過能改就是好人。自己若沒有感覺到，被社裏別的社員觀察到了，也應當用友誼的方式規勸，既經明瞭錯誤之後，就要改良求得進步。

節目單定完，互相傳遞看了一遍，認爲滿意了，才各自回到自己的家。

大會日期定爲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五晚七時起。

聽說「潔社」的十六位社員現在正忙着籌備自己的節目呢！

寓言故事

蝙蝠和老鼠

琪

許多人說蝙蝠和老鼠面孔長得很像，所以稱他們爲堂弟兄，連牠們本身也自認面孔相似呢！

有一個夏天，牠們在屋簷下碰到了，蝙蝠謙虛且客氣的說：「鼠哥哥，你好啊！」

老鼠抬頭一看，是隻蝙蝠，當時扳起臉道：「原來是你啊，我們沒有親戚，請不要用兄弟相稱呼！」

蝙蝠知道這隻老鼠最近很得意，主人新近買了三包大米，還有兩箱油，老鼠的家直通倉庫，所以他每日吃得油足飯飽，閑時到各處遊遊逛逛，擺擺威風。今天好意向他打個招呼，落得一場白眼和侮辱，討個沒趣。

孰料到那隻老鼠見蝙蝠啞口無言，想來是個軟弱無能好欺眼的，索與又加上一段：「喂！蝙蝠啊！不要把你的頭和我的頭有點相似，就和我稱哥哥弟弟的。看看你的身上，一身羽毛，又像隻鳥；嘴裏又有牙，又是胎生兼哺乳，這一點又像獸。獸類有翅膀，鳥中的胎生，不倫不類的雜種，好意思做我的兄弟嗎？」

這樣譏諷了一頓，蝙蝠實在受不住了，他答道：「我屬於獸類，但是我身體小，跑得不快，又不善於那種偷竊的行爲，所以我們的祖先就把兩隻前脚發展成翅膀樣的形狀，可以自由飛翔在天空，哺食蚊蠅等害虫，我對人類做益事，不像你好吃懶做，而且專偷倉庫裏的糧食。」

老鼠哈哈哈大笑起來，他說：「你別傻啦！現成的糧食，足夠我吃幾年的，何必辛辛苦苦奔忙去？給你講你也不懂，再會吧！傻蝙蝠！」接着又是哈哈哈一陣笑聲。

以後蝙蝠搬家了，因此好久沒有見面。天氣冷後，蝙蝠便在外邊更辛苦了幾天，把肚皮吃飽，飛到一個深山洞裏，尋着一塊灰石頭，便睡起覺來，睡了差不多四個月。在這時期之內，不動，不吃，蟄伏不出，消耗身體裏從前儲蓄下的脂肪，一直到第二年春暖之後，從山洞裏又自由自在的飛出來，仍舊盡那吃蚊蠅的責任。

一天，他飛到一條街巷的上面，看見底下一羣兒童圍着看一個東西，於是他把左翼輕輕向下一斜，飛在那羣兒童頭頂上兜了個圈子，你猜他見到了什麽？

原來就是那隻老鼠被汽車軋傷了，横臥在馬路中心，一隻眼睛正朝天，看見是蝙蝠飛來，忙央求道：「蝙蝠先生！我眞後悔當初沒聽你的話，你知道我的主人米油都吃完了，現在他們領的是戶口米，自己還不夠吃呢，那有多餘的給我？他們把米保藏在磁桶子裏，使我無從進入，因此我便每天穿過馬路，到那垃圾箱裏找食物去，今天一個沒當心，被汽車軋傷了！好痛啊！蝙蝠先先！救救我吧！」

蝙蝠看他那副可憐樣，不禁說道：「我早勸你，做人類有益的事就不會落到這地步，你以前太享福了！可是我對你心有餘而力不足啊！只望你的子孫們將來改良吧！」一句話剛說完，那老鼠受傷過重，死去了。

小遊戲

明年星期計算法

琪

5、1、2、5、0、3
5、1、4、6、2、4

敏兒的爸爸用鉛筆在紙上寫着5、1、2、5、0、3、5、1、4、6、2、4等十二數字，被敏兒看見了，他不解何意，問道：「爸爸也要學福爾摩斯替人做偵探案件嗎？」

爸爸看見敏兒來了，於是撫摸他的頭，一邊說：「你知道明年元旦日是星期幾嗎？「敏兒回答是星期六，因爲這一天學校裏開慶祝新年大會。爸爸又問：二月十四日是星期幾，也知道嗎？」敏兒忙去翻閱新買的日曆，翻到二月十四日那一張，上面印着星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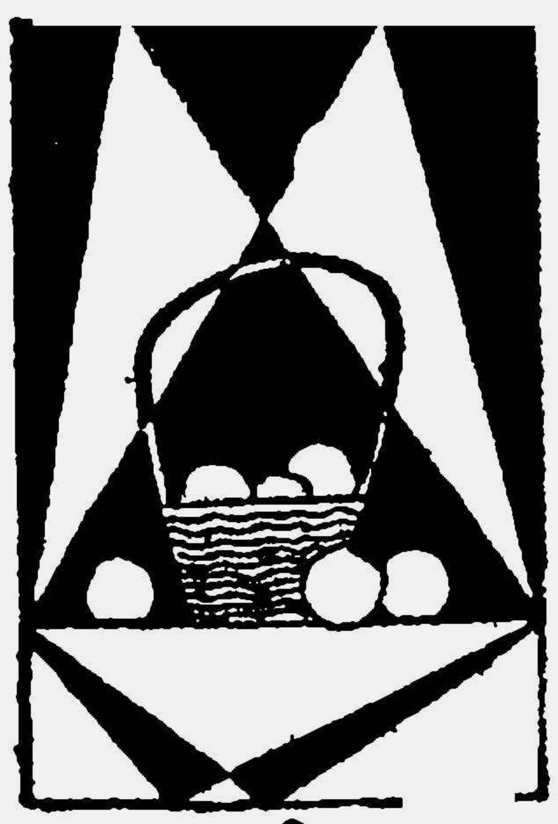
「多麻煩啊！來！我教你一個簡單的方法。」爸爸說，「這十二個數字，只須背熟，立刻便知道那一天是星期幾。」

敏兒似懂非懂的，張圓了兩隻眼睛。

爸爸又說：「把要知的那一天，按着月次加在那個數字上，用七來除，剩下幾就是星期幾。比如剛才叫你算的二月十四，你記熟二月的數字是一，一加十四是十五，除以七，剩一，而以二月十四就是星期一。」敏兒一算，果然也不錯。

他隨便找了一個十月二十日，自己演算一遍，先查十月的數字（第十個數字）是六，加二十是二十六，除以七，剩餘五，應該是星期五了，再去翻查日曆，眞的，一點也沒錯。

敏兒如獲至寶，高興得跳躍起來，他決定明天到學校，也把這十二個神字傳告給同學去。



關於月經的常識（二）

·虞澄·

上述各種症狀約普遍現象，有局部的發作性與連續性，前一種係由子宮收縮之陣疼狀疼痛，從薦骨部向腹股放射。輪卵管之收縮，亦起陣痛狀疼痛。後一種由子宮或附屬器的炎性所起，位於腹下部，高級社會婦人，如女教員等最易發生惡心，偏吐，四肢冷厥，失神，及頭痛，偏頭痛，神經痛，種種神經症狀。因此種種狀態的反覆發作，婦人的營養漸至衰落了。

欲治療上述各節的月經困難，必先查明其原因，有炎症的消炎，狹窄的擴張之，子宮位置異常，則矯正之，有習慣性便泌的，則施行治療，至於原因不明的（如膜狀月經困難）可繼續服用典鉀或Hydrastis或Atropin，卵巢製劑，甲狀腺製劑等，疼痛難忍的時候可於腹下部貼芥子泥（五分鐘至七分鐘之譜）或用AntiPyrin,(0.5)。Phenacetin,(0.5)。Aspirin(0.5)。或用Pyramidon(0.8)。SaliPyrin.(0.5—0.7)。均有相當的功效，但切不可注射嗎啡，以避嗎啡中毒。

對於月經困難，用電氣療法，亦可奏效，即以陰極置子宮中（法詳後子宮插入探針項下）電強二十至三十Milliam Pere，一星期一次，每次三分至五分中，月經間休止，或在經前一二日行子宮擴張，子宮搔爬，或溫坐浴（詳後）皆有良效，對於頭痛，偏頭痛，神經痛，亦可用上述諸法，神經質婦人，萎黃宗的，宜送往高山海落，溫泉等處，命其冷水摩擦，及冷水浴，增進體力，對於中間痛并無特別的療法、可參照上述各法來治療。

七 怎樣治療沒有月經的病

治療沒有月經的方法，最適宜的約有七種：

甲、水治法。

乙、熱性洗滌陰道。

丙、亂刺子宮陰道段。

丁、子宮內插入探針。

戊、摩擦子宮。

巳、子宮吸吮療法。

庚，藏器療法。

現在分述如后：

甲、水治法。此法尤以熱性坐浴及足浴為上。浴水中投以少量芥子泥，有增進刺激皮膚均效力。舉行全身浴須選炭酸溫泉。

一、坐浴Stizbad：坐浴所用的浴盆，以能沒至患者臍下為合格。下腹部及大腿，必須浸於水中。但兩足儘可置於盆外，上半身以毯包之，預防感冒。頭部置冰囊，以防充血。

1. 溫坐浴，在攝氏三十四五度至四十二三度熱水中坐浴，以十分鐘至一小時為適度時間，骨盆內因起充血作用，而催促吸收，鎮靜疼痛，且使子宮收縮故對於慢性骨盆結締織炎，無熱的滲出物，無熱的附屬器炎症，月經痛，月經不調，生殖器發育不全等症，皆有相當的功效。

2. 冷坐浴，攝氏十度至十八度的清潔浴水，人浴時間為一分鐘至五分鐘，惟此法在身體過於衰弱的病人不能適用。因其法能使低溫的刺激達於骨盆內臟而起收縮貧血作用，浴後該部血管起反射的擴張。所以適於無月經的月經困難，生殖器衰弱諸症。然行冷坐浴的病人，必須頭戴冷濕帽子，以防頭部鬱血，因浴後下半身貧血的結果，易起頭部鬱血的原故。

二、足浴（Fussbad）使患者兩足置於冷水或熱水之中，相互摩擦。溫足浴能使骨盆內充血，有催經的作用，冷足浴使骨盆內貧血，於閉經期出血有特別的效能。

三、半身浴（Halbbad）伸下肢坐於二十度至四十度的水中，浴乳下的半身，入浴時間以患者病體輕重而有增減。半身浴於骨盆結締織及慢性附屬器炎均可用之。

四、全身浴（Vollbad）本浴法能安靜身體，和緩疼痛，催眠，故適宜神經衰弱，憂鬱症，不眠及興奮諸症狀的治療。通常入浴時間為三十分至四十分鐘，浴水溫度大約自三十度至四十度上下為宜。

五、灌經法（Douche）分為二種法則，水溫均自十度至二十度，或三十度至四十度，水壓適常一至三氣壓。水的溫度作用氽有水壓的機械的作用，然後方可舉行下面的三種灌注浴法。

1. 兩浴（Regendouche）因噴出多數小孔的水條，勢如驟雨故以為名，並由方向的不同別為上行，下行，側出三種。按此種雨浴差不多的浴室裏均有裝設，故具實行。

2. 霧浴（taubdouche）噴水器的小孔較雨浴者更細，故噴出的水，滴如霧，名曰霧浴，於體質虛弱的人，更為適用。短時間的冷水灌注法，造成強度反應性的充血，行於腰部，可發效月經不調等症，溫水灌注法有鎮靜作用，行之上半身對於月經過多，月經痛，皆有良效，冷水與溫水互用的冷熱交互灌注法，其刺激更加強烈。

、熱性洗滌陰道，用四十度至五十度的溫水，以管玻璃或金屬圓筒的底部衝接長約一，五米突內橡皮管尖端附有橡皮咀或硬橡皮咀，咀管之尖或開放，或在旁開幾個小空均可，圓筒懸至高處，盛接洗滌液，將咀管插入陰道中，使液體注入滌陰道及子宮就道段。此虛水柱之高（即筒內水面與陰道的距離（尺不超三四尺為度，洗滌時使患者仰臥牀上，臀下襯以油紙，或橡皮布，上置便器，將咀管送入陰道，每日一回至三回洗滌之。洗滌陰道所用的液體為單純的的溫水，或投匕食鹽一食匙，炭酸曹達一食匙，硼酸一二食匙，明礬一二茶匙，木醋一二茶匙，溶解於一二研水中，或用1—3%石炭酸水1—0.5%單寧酸水，0.8%水楊酸水，0.2—0.5%硝酸銀，氧化鋅，硫酸鋅水溶液，1%醋酸礬土溶液，3—0.5%碘酊液，0.2—0.5%(Protargol)，二千倍至五千倍的昇汞水，二千倍至一萬倍的佛馬林液，三千倍至一萬倍的過過錳液鉀等。其他因收斂或殺菌的目的所用的藥液，不須枚舉，溶液的溫度至高為五十度，或冷或溫或中間溫度須視目的為轉移，惟冷者易致虛脫，失神故不多用。

通常洗滌陰道，概以清潔生殖器為目的，而同時亦獲局部的溫熱及機械的作用之成效，屬理學療法的一部，無論冷洗與熱洗，其功用皆不外因溫度的刺激促滑平肌及橫紋肌的收縮，有止血內作用，長時間的熱性洗滌陰道，使骨盆內臟器充血作用的結果增進局部的新陳代謝，加速逐出物的吸收，促進化腰均成熱，且能軟化纖痕，減輕疼痛，如用冷熱交互洗滌，則刺激更加強大。

文藝

阿部知二和豐島與志雄

熹

看見報紙刊載日本著名文學家阿部知二，豐島與志雄兩氏來華的消息，使我不禁興奮起來。不久以前我國文學者渡日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此時日本著名文學家又到我國來考察了，這總會令人聯想到中日文化的交流好像已經很活潑的樣子。不過看到陶晶孫先生在大陸新報寫的：「……豐島氏阿部氏都來了，因爲懂得日本文學的人少的原故，中日雙方關於他們都沒有充分介紹」而令他感到「遺憾」一節，又令我奇怪起來。心裏發生了疑問，於是就更想找個機會去拜訪一下這兩位沒有被人充分介紹的著名文學家。由於佐藤俊子女士的介紹，我終於獲得這個機會，作了一次友誼的拜訪。然而我却非常抱歉，我既非文學者，對這兩位日本文學家又沒有相當的理解——只在幾年前讀過豐島氏翻譯的「孤星淚」，至於阿部氏的譯作，連一部也沒有讀過——對於介紹兩個字我還是不敢談。

（阿部知二）

我們首先訪問的是阿部知二先生。

我按了門鈴之後，心裏担心着在這樣驟冷的天氣，主人恐怕還沒有起來，可是給我們開門的却是阿部氏自己。我方才記起日本人多數都有着早起的習慣。

主人有着長長的身材，長長的面孔，無論從那一方去看，都是文雅的。他生在明治三十六年，現年四十歲，是小說家和評論家，又是英國文學專家。作品有「冬天的旅舍」「北京」「光和影」「旅行的人」和「街」等。

他招呼我們坐下，立刻就給我們叫了兩杯熱咖啡。大概他看見我們的鼻子都被冷風吹得發紅了。在咖啡沒有送來之前就開始我們的雜談。

阿部氏此次是受日本文學報國會的派遣來華考察的，因此，他的任務和行程很使我們注意。

「明天或後天我便要到南京去。但我希望能到杭州去一趟，還想趕回日本過年。啊，在這短短的一兩個月裏，恐怕不能看到些什麼吧？」

關於他考察的實際計畫，他總是謙遜着不說。

「春天到杭州去才好呢。」佐藤女士說。

「冬天雖然不大好，但我也希望去一次。而且這次出國的預定時限又是那麼短促。」他對於做一件事，好像都很堅決，乃至有時候會令人以爲他是固執。比如他打算去看「飄」，佐藤女士勸他去看「釵頭鳳」，但他還是要去看。說「等看過不好看的再去看好的。」

我問他到上海來了幾天，幹了一些什麼事。他笑着回答說：

「說來慚愧，這幾天盡是應酬，正經事却沒有做過，像這樣吃着喝着也不像話！」

不久咖啡送來了。大家喝着熱咖啡，談話的興緻也似乎濃厚起來。

「最近有人要請我去演講，聽說對象是中學生。我希望他們能爲我召集一班大學生來聽講。我的意思是想把一個日本文學者對東洋文化的熱意，坦白地向他們表示，希望他們能夠理解東亞應該建設一種新東洋的道德。」

「您到中國來，覺得那一點最令你注目呢？」

「如果以一個日本人來回答這句話，也許不容易叫人滿意吧。我到中國來，覺得最令我注目的，就是中國地方西洋色彩太濃厚，這種色彩，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看到。」

他又繼續說：

「記得在日本看過一部中國影片，片名是「茶花女」，我看了之後，對於中國的社會上西洋氣息的濃重一點，曾感到驚異。不過那時因爲這片子是由外國戲改編的，所以這一點或許是沒法避免之；然而在我到中國來之後，對於這一點我當時畢竟並沒有看錯。現在我覺得甚至在中國人的性格中，也潛藏着這種西洋色彩。我以爲中國人能夠重建一下中國人的文化，那就更好了。是不是？」他抽了一口煙接着說：

「我就是想向中國的大學生披瀝一下這一點熱情呢。」

在談話中，外面來了幾個電話，他自己也打了幾次。他的確是很忙的，可是他對於接待一個記者終於是非常親切；打完了電話，又坐下來和我們繼續談天。

「阿部先生最近有什麼作品發表？對將來的寫作有什麼計劃？」我問。

（豐島與志雄）

「說來慚愧！寫作的材料雖然有着，可是總沒有動筆。出版了「北京」之後，一直就沒有別的東西發表了。」

這時來了另一位客人，我們的談話就不得不中止，爲了不想妨礙別人的事，我們就辭退了。

× × ×

隔了一天，我又到百老匯大廈的十五層樓上拜訪豐島與志雄先生。

這是一個晴天的下午，空中迷濛着霧色。當我去到的時候，他正在看書。

豐島先生比阿部先生大約長十幾歲。頭髮有些灰白色。他有着一張尖型的臉和常常都微笑着的嘴。額際似乎還帶有幾條縐紋。由於他的灰白的頭髮和額上的縐紋，令我想到他對於豐富的文學的貢獻的努力。同時更令我覺到如果要對某一樣工作有好的成就的話，非得盡一生的精力，專心致志不可。尤其是一個忠誠的文藝作家。

我申述了來意，略事寒暄之後，便和他開始談話。首先我對他翻譯囂俄的巨著「孤星淚」表示敬佩。他說：

「翻譯工作並非難事，有充分的時間，便可辦到，只要能保存原文的氣氛，把難用自國文字代表的意思表現出來，便算成功。不像創作，有時雖然有着材料，而因爲沒有靈感往往好幾天也寫不出一個字來。」

這裏足夠說明他對翻譯工夫的精熟和創作態度的認眞。

「這次來華，感想如何？」

「這次到中國來，覺得空氣明朗得多了。尤其是收回租界之後，中日兩國的國民更加密切的提攜起來，令人欣慰不少。從文學方面來說，自從舉行過兩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後，兩國的文學者也接近互相了解的程度了。總之開會討論各種問題固然重要，而實幹和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理解也是必要的。」

我覺得他這句話說得很中肯。

大家喝着茶，暫時沉默起來。

窗外的霧還沒有消散，陽光從霧靄中透過來，空中形成灰藍的一片；從十五層樓上眺望下去，黃浦江灣曲地躺在迷濛中，江水閃出嶙嶙的金光；一邊是嶙峋似的建築，稠密地佔領着一角的空間。

我想這迷濛的空氣正像中日文化界的現狀，而稠密毗連的建築物下熙攘傾軋的人們，正如中日人民之間精神上的磨擦一般。在霧靄消散之前，就是需要我們的努力了。

豐島先生微笑地抽着紙煙，也凝視着窗外，神情若有所思。我們香煙的煙霧充滿整個房間，房裏的煙霧和外面的迷濛打成一片。我心裏這樣想，不知豐島先生是否也這樣。

我們的談鋒，突然轉到物價和統制方面。

「自從收回租界到現在，物價的統制，還沒有做到差強人意的地步，像這種有關民生的重要問題，也是如此，黑市這東西，恐怕很難消滅吧！」豐島先生好像有點感喟地說。

「對了，物價不定，人民的生活也不能安定，難怪好些文人也無心寫作而暫時改行轉營別業。這也可以說是文化界的損失。」

「您對於中國的婦女文學有什麼感想？」

「對於中國的婦女文學，我一點也沒有看過，不敢說什麼。現在上海的婦女雜誌，恐怕只有「女聲」一種吧？出版了多久呢？」

「已經有一年半了。」

「佐藤女士有這成績，實在不容易，希望她多多努力。」

太陽不久就把迷霧擺散，天空現出一片蔚藍，房裏也驟然光亮起來。我們於是就給豐島先生拍了幾張照相。

黎明（長篇小說）

（三）

關露

淩青坐下去又站起來，走到窗子面前，望着窗外的景色。他很想看一下鐘錶，他對於近午的天光發生着惆悵。

他自己底手上沒有錶，他是從來不帶錶的，原因是他對於什麽都有一種特殊的自信，對於時間也是一樣；他以爲在他底內身隨時都帶有一種時間底標準。的確，也許是蒙了上天之賜，他雖然不用錶，對於許多按時要做的事情，他却很少遲誤過。今天呢，却與他底自信不一樣了。他到女生宿舍一共來了兩次，第一次的時間比約定的早了半個鐘點，當時門房的人又到別處去了，沒有人替他送會客單。他想着，老早坐到女學生底會客室裏，對於他彷彿是一種不體面。他是這學校裏的一個最優等的學生，優等的學生是隨時都要顧全體面的。同時他想着他今早上還不曾好好地呼吸過一點好的空氣，現在他該利用這時間到外面去作一點好的呼吸。想過之後，他便到宿舍外邊山下面的樹叢裏去，在那裏循環了一會。現在他是第二次來到女生寄宿舍裏。

淩青踯躅了一會兒，杜菱還沒有出來，他覺着他現在有知道時間的必要。會客室外面的牆上有一個大鐘，但是從他第一次來到現在爲止，它底短針都是指在七點上。他於是想起坐在他對面的兩個人中總有一個是有錶的。他思索着，用眼睛向他們輕輕地投了一個掃射。那女孩子長得並不十分動人，但却是非常害羞，當淩青剛把他底眼光送到她面前去的時候，她底臉便像楊梅似地紅起來。這自然阻止了他要向她說話的念頭。淩青便下了決心去問那個男人，也許他可以答覆他關於時間的疑問。他底眼光向那邊投了第二次。這一次僅僅是看了一下那個男人。天知道，他這一次的收獲是：在他並未看清楚那個男人底面目之前，先在他底右耳旁邊看見了一個跟核桃一樣大，跟他底臉一樣圓的肉瘤，肉瘤上面長了一些黑而發亮的，長短不齊的鬍鬚，同時還捻着像一大堆蚊子一樣的聲音，跟那女孩子在談着一長串的蘇州話。這樣的一個印象不但把淩青想向他問錶的念頭消滅了，並且使他簡直不想再坐在這間小房裏。他底情緒踹跚了起來。

這時外面有一大陣人走過，在許多混雜的步法中顯出一種特殊的單純的聲音，淩青聽得出這就是杜菱。

隔了一張桌子，杜菱跟淩青在會客室裏對面坐下。他們都好像有很多的話要說，但是終於沒有說什麽。

「我們現在去做什麽呢？「在他們互相沉默了以後，淩青開始說。他底臉上顯着不安和困擾。

「不去拍網球嗎？」杜菱是帶着明朗而熱烈的情緒說出來的。現在看見淩青那種說話的姿勢，她自己底心裏也卽刻變得困惑起來。

「拍網球？你爲什麽現在才出來呀，不太晚了麽？」淩青說。他用一隻手摸着領帶，訊敏地微笑着，但是微笑中帶着一些看不出的怨憤。

「你底意思是說現在太遲了；而且是由於我底原因？好，那麽就不去。我今天也不想去拍網球，不過如果我不想去我就說我不想去，我可不要別人負責啊」！杜菱說。她表現着一種參和在愉悅中的惱怒。

在他們倆個見面的當中，起初或是末了，總會發生一些在別人看起來是很可笑的爭端，這是他們底習慣。爭端底來原是，在淩青這方面，隨時跟對於任何事情，他都有一種難以被人克服的自傲：他心裏想着是怎末樣一回事，他就得那麽說，並且得那麽去做。做了之後，要別人說：「這是對的！」也有的時候，他說出或者做一件事，縱然在他說或者做的當時有一種他底潛在的智慧告訴他，「這是錯誤的，」可是「這是錯誤的」這表示如果擱在別人嘴裏，那他必須用一種長於世故的口氣去向人解釋，解釋的結果，必定使別人肯讓自己站在錯誤的一邊爲止。這是他所常有的一種情形，至於別種情形，那便是他發現他自己底錯誤是在他行爲了以後；最多的是，根本他就不喜歡用一種像「考據」一類的麻煩去麻煩他底輕而易舉的——也可以說是伶利與敏捷的——言語與行爲。在這樣的一種心理狀態裏，別人對他的指示自然是毫無必要的。因此，竟有大多的時候，對於別人加給他的，在他看來像是批判一類的言詞，他只用一種朦朧的怨怒去代替自己底答辯。

至於杜菱那面，她認爲人是要直率的，人們不應該

說一種自己不想說的話，也不能夠把自己要說的話故意隱藏起來。也許有這樣的人，那便是卑鄙和陰險的，這種傢伙對於她是一種可怕的動物。她雖然是這麼想，而她並非是把它看成一種原則；她對她自己底生活向來不曾想到過有一種原則，只是當她想到了一件事，她認爲是可以的，她就去做，在做以前她是不加考慮的。

把她這樣一種想法跟凌青底心理狀態擱在一起，在沒有人想到的時候，在他們那煙霧一樣的愛情裏竟起了一種相抵的作用。這便是他們之間的糾紛底潛在的開端。像這樣一類的例子，我們隨時可以在他們身邊尋找出來。像今天的這件事便是一個眼前的例證：

頭一天他們見面的時候凌青的確是約好杜菱去拍網球的。——在這裏且向讀者加一點說明：拍網球這件事他本來並不很喜歡，原因是那學校裏當時有一種拍網球的風氣，就是原來頂靜板的學生，只要到那學校去了半年，自己底房裏便懸掛起一把網球拍子。這便引出了凌青底一個想頭：大家喜歡的事不必自己也要去做；這是他不喜歡拍網球的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坦白一點說，他從來都沒有一種做體力運動的才分。不管是那一種運動場；只要他一上去，不但會失去他平日所有的那種風格底瀟洒，他那一種活動底樣子，簡直會讓人像看一匹大牛拉車子一樣地費勁。他是聰明的，雖然從來沒有人批評過他運動底姿勢，但他自己很知道這點，於是在好幾次對於網球場的悵惘與慨嘆以後，他便明白地向人宣佈，說他一點也不喜歡網球。情形雖然是如此，然而，從很久以來他還是保持着這樣一個觀念：跟女孩子在一起必須要會拍網球，要不然就不容易跟她們在一起。因此當杜菱第一次看見他，向他表示她喜歡網球的時候，他也向他作了同樣的表示。這就是說，在杜菱面前他是一個喜歡拍網球的。——但這是昨天的事，今天一大早他底主張變了；——他不知道爲什麼變了；總之這樣的情形是他常有的——；他不想去拍網球，可是也決不想由他自己去取消他原來的主張，於是他就用了剛才那種方法，讓杜菱替他把他的意思表示出來。

杜菱很懂得他底意思，但是她想：「你不想去你可以明白地說，爲什麼要用這種方式。我可不喜歡這種方式的啊！」她很想這樣告訴凌青說，但是同時又想着，「也許他眞是認爲時候太遲了。」他自己來晚了却叫她負責，這在她底感情上不免是一件不能原恕的事。不管怎樣她以爲他今天的態度在她面前是不能通融的。她想說一句很好的話，表示自己底正確，但是要裝作毫不生氣。她要用一種一點也不生氣的方法去指出他底錯誤。她立刻想出許多話來。她想到的話太多了，好像有一大堆蜜蜂在蜂窩子裏奔出來，母蜂不見了，它們在空中亂繞一陣，然後奔到她底腦子裏去一樣。因爲要說的話太多，她不知道選擇那一句，於是就不加選擇了。

在剛才那樣一種對話之後，隔了一個相當的時期，他們互相都沒有言語，在不言語的靜默中他們開始着一個小小的爭執。

然而，他們爭執的時間是很短的。

現在，另一個客人已經不見了，會客室裏只剩了凌青跟杜菱兩個。

風從窗外送進一陣青草的氣息，跟接近中午的和暖。這些給了人們一種自然底安慰與誘惑。杜菱已經忘記了剛才的事，她在打點着如何消逝這個下午，要把她戰鬥的青春裝置在這個難得的春天底星期日裏。

她想得很遠，她底思想像是長着活躍的翅膀，在她自己不曾意識到的時候已經奔跑到很遠的空中。她重新打點了今天下午要做的一件事；她要把她想的向她底同伴說出來，但是她底話還未開始的時候，凌青突然把他向着窗子的臉轉向她，深長地嘆了一口氣，彷彿在這口氣裏帶出許多悠長的怨惱。對着這樣的景況杜菱感覺得想笑出來，原因是對方底情緒與她所感覺的不一致，這種抵觸對她發生了一種幽默的意味。她對於人們所遭遇的事，在她底意念上分爲兩個範疇，一種是能用言語表示出來的，另一種是不能用言語表示的。保存在心裏的事便不能用言語表示，這就是一種不被人了解的苦悶或者是別人底隱衷。如果是能用言語去表示的，那麼在表示出來之後，事情便已不在她底心上，這便是人與人之間的紛爭和意氣一類的事。她剛才與凌青所發生的是在她底範疇中屬於第二種的。因此在她用氣忿的言語表示出她底情緒之後，那件事情已經不在她底心上。她底心早已是輕鬆而明朗的，和不曾有過什麼事情一樣。然而現在在她底意料之外對方忽然顯出這樣一種嚴肅的緊張，這對她簡直是一種與她自己情緒的抵觸和可笑的不調和。然而爲着顧全對方的尊嚴她終於沒有笑出來，她只好重新把她底臉沉默起來，把想要說的話收了回去。

凌青望着杜菱，臉上表示着一種憤慨的降服。

「我是你底奴隸！」他繼續着剛才那感憤的情調。

「多麼漂亮的話呀！」杜菱說。她底兩隻膀子靠在桌子上，臉擱在兩隻手裏。她還是想笑，但還是忍耐着。

「我從來不會說漂亮的話。我所說的話全是根據事實。如果我會說漂亮的話，那可，那可多好啊，比理想的還要好！」

「你越說我越不明白。」

「你不明白？那麼我告訴你，就算我向你屈服。不過時間晚了是事實。」凌青彷彿也覺着他自己有點可笑，他站起來，走到杜菱面前。

什麼叫「就算」屈服？誰也不該向誰屈服，但是大家都得公正，要向公正屈服。」

在這種情形中，他們好像都還有許多話要說，但是會客室裏的人越來越多，舊的客人剛走新的接着就來。這對他們之間的談話成了一種阻礙。

同時，他們本來可以一同出去午餐，繼續他們之間的談話，他們底糾紛也許會拉得更深，也許立刻就和好。但是凌青今天中午必需在宿舍裏等他父親底電話

，於是他們倆個作了一個臨時的決定：現在凌青回去，下午再來找杜菱，然後上台城去，然後再去後湖。在決定之後他們便分開了。

下午，剛過了午餐時候，月藍覺得身體很疲乏，需要說一些興奮的事情去打消她底睡意，因為在晚上還要預備她底課程。她便跑到杜菱這邊來，向她談着一件幽默的戀愛案情。這案情是一年前的時候在本校裏發生的。是一個化學系的二年級男學生，愛上了一個與他同系的四年級的女學生。那個女學生在要畢業的時候跟一個助教宣佈了婚約，於是她那原先的情人便去喝煤油自殺；但是在喝了煤油之後又偷偷地叫人把他送進醫院去。她們底談話剛結束到這裏，院子裏出現了一種沙啞的老頭子的聲音：

「杜小姐，聽電話！」這是門房的老用人。

杜菱底臉上立刻泛起了紅色，心急速地跳起來，這是她很久以來第一次的心跳。為着怕月藍窺出她心裏的事情，她裝作比平時更平靜的態度走出去。

杜菱接了聽筒，她知道電話並非是她所猜想的凌青打來的，是從姨母那裏來的。她底姨母很少給她打電話，因為她每星期至少要去一次，有的時候兩次。今天是特殊的原因，她底外祖母病了。外祖母沒有嚴重的病，只是一種流行性感冒，但是姨母說希望她今天去一次。

杜菱還沒有回答，凌青已經站在外面。杜菱便告訴姨母，她今晚上到她家裏去住，把電話作了結束。

杜菱跟凌青出了寄宿舍，按照剛才的計畫，走向台城去。

一路上他們都沒有言語。假是他們之間有一個人想着一點什麼的時候，便用微笑去向那一個人作他們心底表示，另一方也用微笑去作答覆，表示他底了解。每個人都控握住自己底一種特有的心情。

到了台成，他們作了一個很短的循視，然後在一段蓋着青草的斜坡上找了一塊石頭，凌青從他底衣袋裏拿出一塊雪白的手帕，舖蓋了石塊，杜菱坐在石塊上，凌青坐在她旁邊的青草上邊。白雲遮了他們的頭頂，陽光在他們背後閃耀着閑逸的光輝。

「天氣多麼好啊！」凌青說。這時他們底身後送過來一陣清涼的風，風中帶着一陣迷人的香水的氣息，這種香水氣息彷彿是從凌青的領帶上散發出來的。

「我願意永遠有這樣的天氣。」杜菱說。凌青用他發亮的眼睛向她投了一瞥，從他雪白的牙齒上閃出驕驕的微笑來。

不知是覺着自己底話說得不適當，還是因為凌青底對於她是那樣有力的眼光，杜菱剛把那一句話說了，覺得自己底臉上立刻跟太陽一樣地熱起來，心像被石子打着一樣的跳動。

「是的，我跟你一樣，我願意一年四季都像今天這樣」。凌青轉動着眼睛臉上浮現着跟他底言語聲調配合成一致的柔和的光彩。

杜菱想說一點什麼去掩飾她剛才那種紛亂的情緒，但是找不出適當的言語。於是她希望對方能說一點什麼來幫助她。

「杜菱，我覺得我們好幾次在一起都遭踏了晨光，一點也沒有談過我們本身底事情。」凌情放着極低微的聲音說。他握住杜菱握底手，他底手心在發燙。

聽了他底話，杜菱底情緒更加紛亂起來。但是現在的紛亂不像剛才那樣漂渺，在紛亂中彷彿充實了一些，好像有了一個重心。她不覺着她底感情是在圍困中紛亂着，她到希望紛亂底本身會有一個結論。但是，去處理她目前的感情是一件困難的事：她明知道此刻在她目前有着一個東西，這東西對她有一種誘惑而不可捉摸的力量，那便是她一直在幻想着的愛情。並且那種東西在她面前立刻就會像在放大鏡裏一樣變得很大，比以往的都大，並且都有力；但是她不知道她自己應該或是能夠用多少力量去容受它。她底全身都像電氣一樣地在發熱，通過她底心到她底臉上。她沒有說話，但是聽見自己底聲音在戰抖。

「怎麼樣，為什麼不說話，你不想跟我談這樣的事麼？」凌青底一隻臂膀靠在杜菱底肩上。他仰望着她，臉上顯出一絲埋藏着的幽抑的情調。

杜菱立刻想告訴他，「跟你談什麼我都願意！我願意把我底眼珠跟你底混合在一起，把我底靈魂藏在你底靈魂裏邊，把我底心裝在你底腦子裏。」但是她一句也沒有照她心裏所想的說出來，她只說了一句假裝不懂凌青底意思的話：

「你說的，我不懂！」

「是真的不懂？那你就不是在相信我！不過我總相信你是懂得的？」

杜菱沒有說話，用眼睛答覆了他。他握住她底手，她感覺他底手有一種像電一樣的吸力。

「你說我們底關係因該怎麼樣，我們要使我們底愛情怎麼樣發展下去？」

「讓它自自然然地，下去。我們要保護它，要使它純潔，神聖，不受任何損傷。」杜菱說，把她台望着的發亮的眼睛垂落在青草上。

「你說的「純潔」跟「神聖」是不是精神戀愛的意思？」凌青疑惑而帶一點測驗式地問她。

「那不一定，這不是愛精底主要問題！自然，精神戀愛也是一種愛情，但是如果不喜歡的話也可以不要這樣。這要看我們底生活來決定。」

凌青聽見杜菱底話覺得有一些驚異。雖然她說的話有點近於觀念論，並且在立論底本身也是似是而非；但無論如何，她底言論並非像他自來對於一個女性所測料的那樣無知和淺幼。她所說的話不是一種毫無機構的空談，她的確在她可能接觸到的生活環境跟她自身底處境裏創薛了一種理論底根據。

「那麼你所說的「神聖」是怎麼樣的意思？」凌青機敏地含着笑。

「也許這兩個字照這樣用法有點不很適當。不過我以為不管是一件什麼東西，大凡是美的總是崇高的，大凡是崇高的總是神聖的。如果我們需要一種人的愛

情，那麼，這種愛情就是神聖的。」

淩青暫時沒有說話，用牙齒咬着嘴唇，眼珠不斷地向空中轉着圈子，在轉動的眼睛裏浮露着世故的，因慣於使用而輕捷的微笑，然後用一種附設在這種微笑裏的同樣輕捷的語調說：

「不錯，我同意你！」

他們之間又靜默起來。他們底四週也是靜寂的，靜得好像聽得見樹木在生長，太陽在移動，雲在空中飄揚。在這樣的境地裏，人們都覺得沒有言語更能了解自己跟對方，更能體驗出橫在自己胸中的繁複的情緒。

正在這樣的時候，他們背後來了一陣粗大的呼喊的聲音：

「淩青，淩青！」隨着這聲音走過一個人來；一個體格健壯，穿着一身武裝的，快到三十歲的男人。淩青驚奇地站起來，含着笑，跟他握了手，然後告訴杜菱說：這是他底一個老朋友。他剛從他底家鄉出來，但是在出來之前，一點也沒有通知過他。說過之後便開始去跟那個人談話。立刻，週圍的氣候轉變了！

杜菱仍然坐在石塊上。他們倆個站在她底旁邊，熱烈地談着他們底家鄉話。他們說話是那樣快，而且那樣長。特別是那個穿武裝的人，聽他說話好像在靜寂的夜裏聽見泉水從高山上湧下來一樣。

他們儘着各人底興致談他們所願意談的，乃至於不願意談而只是附和着對方的。他們又從自己本身談到他們底朋友，談到死去的朋友，談到死去的朋友底妻子和遺產。隨後兩個人全拍着手，贊揚着那些做了官，有了錢的人。說那樣的人才是聰明的。他們也談國家大事，但是從國家大事立刻就扯到一個會嫖男妓的胖子身上。在談話的當中，那個穿武裝的人還說女人是頂會惹禍的，如果將來他有了政權，他便下令把所有的女人都關在家裏。

他們底方言杜菱所能夠聽懂的不多，但是從他們在談話中的臉上底情調，她知道他們大概在說些什麼。在他們兩個談話者中間，杜菱注意着那個陌生的人，但是更注意着跟一個陌生的人在談話的淩青。她感覺淩青在跟別人談話的時候用了跟自己談話的時候完全不同的姿態。除此之外，觀點跟語氣也是不同的，就連他對人生的看法跟對社會的思想跟他平時的都是兩樣。拿着他現在的談話跟他平時對她自己所談的相比，簡直是出於兩個不同的人物。在這種狀態裏，雖然杜菱立刻會明白，平日對她自己所談的那些是代表淩青自己所想的東西，現在他所說的都是隨着對方底意思，是在一個要使他說某一種話的人面前必須要說的話，但是淩青這種善於變換的方式，並且即使在說着一大堆跟自己所想的完全不相同的東西，而別人看起來竟會相信那就是他自己底眞正的意見，這些卻引起了杜菱一種懷疑的驚奇。這種驚奇，正像一個沒有航行經驗的人，對於一個會把舵的人能夠支配海浪的驚奇一樣。

「對不起！我們別離的太久了，所以一見面便說了這一大堆無聊的話。我想你一定聽得厭膩了！」穿武裝的人用他粗大的手指從攤在草地上的煙盒裏拿起一根煙捲，把它擱到嘴上，對着打火機急忙地抽了一口，然後用一種不經意的抱歉的神情對杜菱這麼說。但是說了之後即刻又把臉轉向淩青，接着剛才的自己底話。

「是的，你底話一點也不錯，你們說的話眞多呀」

杜菱在心裏對他說：「你既然知道有人討厭，何必要說個沒有盡止呢！」她想她是第一次跟他見面，不能把她心裏要說的話向他表明，她感覺着一種受着禁錮的苦悶。但是她自己立刻又下了解釋：「人不是都有說話底自由麼？他既不是在向我說話，我又有什麼權利去表示增惡呢！如果我不喜歡聽的話，我就該自行退避。」

杜菱看過了手上的錶，望着淩青說：

「我想走，我還要去做一點事情！」

「對不起，我擾亂了你們。我現在就走，我也有點事情。」穿武裝的人說，他又吸了一口煙。但是說了這幾句之後，他仍然轉過臉去，仍然繼續了他自己底滔滔不絕的談話。

「我想我們可以一塊兒走，另外去找一個地方。」淩青說。然後他又望着杜菱，加添了一句：

「你聽得一點也不感興趣」？他底語調與神情都是那樣輕易而簡單，像是一點也沒有了解杜菱底感覺。

「因爲我聽不懂！」杜菱說，她底語調很溫和，但是臉上顯露了一種不能忍耐的厭惡。於是她自己站起來，不等待他們向她說出正在準備的言辭，就望着淩青說：

「你不是知道我要去我底姨母家裏麼」？然後她用一種含笑的姿勢，慨然地向他們道了辭別。

離開了他們，杜菱自己回到宿舍裏來。

回來之後，由於疲乏和太多的興奮——一種愉悅和惱惡所交織成的興奮——她覺着無以處理她自己。她底緊張與繁複的情緒不能因離開他們而安穩，反到像決了口的黃河，向着她身心的兩岸急流地汎濫起來。她想找一塊淸靜的地方，安放下她底疲乏的身體，又想找一個能夠了解她意境的人，傾吐一番她那泛濫着的感情。但是結果她一樣也做不到，她不能停放下她底血液需要循環的身體，也沒有去公佈堆積在她心裏的那些暗暈的勇氣。於是她只好希望眼前能夠來到一件極平凡的事情，從這件事情上可以讓她那些沉重而橫亂的負荷暫時解卸一番。她希望有一個人給她說一個輕鬆的神話一樣的故事，或者告訴她一件動聽的新聞。或者，乃至於隨便有個一什麼人在她面前，隨便跟她撩一點什麼。但是，這是一個禮拜天底下午，決不會有一個同學來訪她，就連吳沼跟月蕙也不在房裏。至於對面的房間呢，除開門上有一把帶着妖魔氣息的閃亮的銅鎖以外什麼也沒有。於是她只好一點也不休息，整理了兩本明天需要的書和筆記，到姨母底家裏去。

沙漠日記斷片

凱勒

序

春假的「夜，我夢遊大戈壁。

一隻駱駝，孤獨地，慢吞吞地，移動着它底大脚掌。

一陣風沙來了，我爲它担憂，我說：

「朋友！等一等吧，等着後面的夥伴同走吧！」它只對我看了一眼，發出一聲：

「唬——！」慢吞吞地，移動着那大脚掌，迎着風沙。

醒來，爲紀念這一個偉大的朋友——駱駝，給我自己底日記一個題目——沙漠日記。

四月十八日　星期日　陰雨

這幾天看學生們的「春假日記，」所有五六十本中，絕大多數都是消極的表現。在那些上面給我找到了目前青年學生和教育上的嚴重問題，那就是身心健康的問題。她們身體都不好，有好幾個都是因爲頭一天玩得太痛快了（其實也不過是兆豐花園一次野餐之類）第二天就頭痛了，發燒了，結果睡了一天。同時她們底心理上也不健康，許多人感到孤獨，感到對人生懷疑而趨於消極；不然就是小蝴蝶虫一條。我發現了，我同情她們，我爲她們担憂，我恨我沒有方法給她們一個好的救治。……現在的學生眞夠可憐的了，他們是一羣病人，可是他們的醫師——教師們——也是病人。我發現「教」字和「殺」字很相像，現在的教育眞可以被稱爲「殺育」而無愧，牠殺學生，也殺先生！我的天，我若不掙扎也將被殺吧！

晚飯後，心緒不寧，但是書桌上還有那麼些卷子。唉！我只是一架卷子機器，我必須日夜「ㄑㄧㄔㄚ，ㄍㄚㄧㄔㄚ！ㄑㄧㄔㄚ，ㄍㄚㄧㄅㄚ！」地改卷子，心緒不寧也得改，根本機器那配有「心緒！」

夜深了，大家都睡了，給故鄉的哥嫂寫封信，信裏無非是些使人不暢快的話，我也知道，幾千里巴巴地寄些使人不高興的消息幹嗎？可是有什麼高興的話可寫呢？

從今天起我要再寫日記，從日記裏我要找出自己的病，我要趕快恢復身心的健康，否則時代的巨輪將無情的把我軋下，我將被淘汰，將要在這「荒年」中轉於溝壑了。

四月十九日　星期一　晴

星期六出了「怎樣做一個現代女學生」的作文題，竟弄得學生們一見着我就愁眉苦臉的嚷「作不出！」這也難怪她們，可怕的教育啊！十年的學校、教育所造成的竟是還不會用腦子的高中學生。

今天在休息室裏閒談，××本來教得很起勁，近來似乎被「殺育」殺曲了性格的學生們吵得昏了，情緒正陷於大低潮。這是一個危機，假使她勝不過，我們中間將少一個未來的女教育家。記得我上半年也曾經過這種危機，並且以後還將不斷地遇見；我該勉勵自己一一勝過，雖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假使能有幾個有同感的朋友互相勉勵，共同研究，該會好一些的，我想。

四月二十日　星期二　晴

四堂課很快的過去。××說她們下午要來，我回家時彎大姊家一趟，出來想再彎廿世東路買點什麼下午待客，可是一摸口袋，全部財產，連角票在內只有不及三塊，發薪水還要到下月一號，還還請什麼客？唉，做窮教員倒霉，做窮教員的客也一樣倒霉！

下午洗了頭，大概三點鐘，××等三人來。小小的亭子間里，四人促膝，天南地北地談了一陣，這種樂趣恐怕就是當「教書匠」的唯一的好處吧！

晚飯後和×談了陣一，只是發洩些各人心頭的苦悶。後來改了兩本筆記本，今天是自動放假。

剛才學生們說，從前×先生初來時非常好，對教書有興趣，有理想，有計劃，可是不過三年，拆爛污了，終於走了。我聽了毛髮竦然，這是教育制度殺了他，整個的教育制度！這是我的前車之鑒呀！我該如何做下去呢？我對她們說過：「人有志氣，有理想，不足爲奇；可貴的是要能經得起折磨」。這正是要講給我自己聽的。

四月廿一日　星期三　陰晴

下午×打電話給我，叫我去商量事，到那裏當然又是談那戀愛問題。眞是，她的問題很難解決，理論上的見解我們都很對，可是遇見的事實却不那末簡單。難，難！我感到這種戀愛眞是一種厄運，兜上頭來就逃不了痛苦；這個世界，連戀愛都不是幸福的！

今天下午所忙的都是些問題——經濟問題，戀愛問題，教育問題……簡直無處不是問題，本來嘛！這個世界就是個大問題。最痛苦的是在大問題未能解決之前，遇見些「嘍囉問題」，斜刺里跳將出來，攔住去路，少不得又該同它們厮殺一番！

××給介紹的家館已正式「吹台」。唉！忍痛地出賣時間和精力，但是人家還嫌貴呢！

四月廿二日　星期四　晴

第三課時又覺頭暈，發燒，怕冷。這幾天天天如此，講書都沒有精神，只希望快點下課，良心上感到對不起學生，但是有什麼辦法呢？

第四課後，在扶梯上遇見××，她上

次曾問我說，「何謂國學，這是否人人必研究的學問？」因爲她看過鄭振鐸一篇文章，是關於反對中小學生讀「國學」的。那天我借了一部「國學概論」給她，讓她大略翻翻，知道國學是什麽；同時告訴她國學並非每人必須研究的，但國學常識是該知道一些的。今天她說那本書看不懂，我答應再給找一本淺些的。像××，正是目前許多孩子們之一——他們好像在荒村曠野中走夜路，天上連一顆星星也沒有，我願意做那偶然在他們前面飛着的螢火虫。

回家餓而疲倦。飯後，覺得頭暈腿酸，喉上淋巴腺不舒服，牙床腫，口苦……。睡到三點起來，似乎有熱度，不高興、也沒有勇氣去試溫度，又要赴××表舅母吃茶約，又去又不好。四點鐘出門。

到那裏，是第一使客人。今天原來是請平劇名角×××。近五點×××來，還有什麽×五爺夫婦，×七爺，×，×，×諸小姐，×表姨，×三太太。也不知談些什麽，亂七八糟的，什麽小公館呀，看戲呀，跑馬呀，……×五爺說：「……不忙，不忙，整天吃飯睡覺，不過近來加上聽戲吧了！」今晚又是什麽飯局，飯後到更新舞台聽×××的戲。虧他倒說得怡然自得。……

總之，這些人都是一條一條的寄生虫，米都給他們吃得大漲價了。就說今天吧，××表舅請這些客算什麽意思？請我又是什麽意思？什麽意思？

不過這問題根本也不成其爲問題，因爲他們的人生又是有什麽意思？總算今天又得到一個機會，看看社會腐爛的一角。腐爛的肉在人身上只有割去才是辦法。

七點回家，在路上遇見二個學生，只是互相招呼一聲，已使心底感到無限的溫暖。

晚飯後覺得很不舒服，像是重傷風。喝了一杯濃紅茶。不知明天能上課不。可恨，身體爲什麽這麽不健康！

四月廿三日　星期五　上午小雨，下午陰

昨夜十二點睡，半夜出大汗，外面下大雨，很不舒服，睡着了又做些怪夢。

今早六點三刻醒，第一課沒有，昨晚又發燒，所以想再睡一會兒。第二次醒才七點，第三次醒來却已八點了。趕快起來，梳洗上學。有點想告假，頭昏昏沉沉的。其實去上課又怎樣，不上課又怎樣？學生也不見得愛上課。可是到底還是去了，誰知道是爲什麽？

照例，在聲嘶力竭中，一上午溜去了。回家又餓又發燒，牙床仍腫，淋巴腺不舒服。睡到四點才起身，腿酸得像爬過山。到×家教書，又是混了一個半鐘點。

晚飯後，找×拿回日記本，因爲昨晚給他拿去看，並問他要意見，他說：「看了很難過，好像你看了學生的日記一樣。」「沒有什麽兩樣嗎？」他說：「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哼——！」我只有苦笑。

不知爲什麽，感到一百個不對勁兒。這樣教書到底爲的是什麽？教得出什麽？既不能算是什麽事業，什麽成就，什麽貢獻，又不能養家活口，到底是在幹些什麽？

今天有個學生說：「先生叫我們作「怎樣做一個現代女學生」，我們也要出個題目：「怎樣做一個現代女先生」請先生作。」我會作嗎？我不會！

四月廿六日　上午陰，下午雨

問題太多了！

該怎麽「生活」呢？——就是它折磨着我。

是「生活問題」——如何教學生——如何教歷史？如何教國文？如何教課本？如何教作文？如何教她們「生活？」如何教她們「做人」？……還有，如何在這充滿了問題的家庭中，學校中，社會中生活？如何……啊！太多了，太多了！……

五月十日

二星期來，日記本是空白着，生活也幾乎是空白着，每天就像一部機器—ㄑ—ㄔㄚ，ㄍㄚ—ㄅㄚ，ㄑ—ㄚ，ㄍㄚ—ㄔㄚ！……

意外地，今天接到一封信，是兩個學生寫來的。因爲從那天我們閒談之後，她們担心着我身體不健康和精神上的苦悶。她們說：「以前我們曾經看見過一個一個先生對於教育失望，他們逐漸地離棄了我們，但是現在我們不再放您了，我們拉住我們目前僅有的老師，希望您不要忍心地把我們丟在黑暗中……」

是呀，我不能儘讓自己這樣在苦悶中生活下去。看，她們需要先生，我若使她們失望，那將更增加了自己的痛苦。問題固然是難解決，可是苦悶能幫助點什麽呢？

我想起前人的話：「……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的一生並不能踏出一條路，不過多少總可以給後人留下些足跡吧。

好好地走吧！

星底夢

歌青春

晶瑩的是滿天的星星，
純眞的是無邪的童心。
黑夜中的孩子伸手向天：
「星星，給我！」
惹得母親笑：
「寶寶睡覺，媽摘給你！」

×

孩子的臉
滿浮着笑靨
喜悅滿天的星粒跌在胸兜里，
學姊姊栽花把來撒在黑土地：
「星星——開花！」

×

「願孩子，你多福！」
星光下的夢，
會在未來的日子里「開花的！」
于是母親關上窗，
便也有一個星光的夢，
偎抱作長夜的溫存。

我的自省

戈慶春

朋友，我不知道怎樣的來形容我的感動，更不知道怎樣的來敘寫我與詩的「因緣」。——請原諒，我找不到適當的詞彙，用了這模棱的「因緣」二字。

在「詩底王國」里，我僅不過還是一個「學步」的嬰兒，遠離作爲人類心靈的雕匠——詩人，這一人類引爲榮光的稱號，眞不知距有九千萬里的路程哩！

但是我那些稚幼淺薄的東西，却居然有人感到了興趣，從遠在數百里外的小城鎭送來了好意的詢問，也有一位讀者在女聲的信箱上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常在貴刊寫詩的歌青春是否即關露女士？」——（二卷五期）

這使我驚訝，猶如低能的孩子，當他在壁牆間留下一堆拙劣的塗鴉，而被成人讚賞一樣，我只有慚愧，惶恐。

因此在我翻閱前期的女聲，看到編後的餘聲時，連臉也羞紅起來。以我這個方始「學步」的嬰兒，于詩既屬「一知半解」，對詩歌批評更是外行，要我「用信的方式自己解答」，而說：「本刊目前尋不着詩歌批評執筆的人」，這是編輯先生的客氣，——一種過分的謙虛。放着詩歌前輩跟前，叫我來「班門弄斧」，豈祇「敬謝不敏」，復「倍增汗顏」而已。

在無可奈何之中，我便懷着一顆惶然忐忑的心跑到女聲社去訪關露先生，我向她陳述了我的寳訝，承蒙她給與我不少的鼓勵與珍貴的指點。「對于一個外縣陌生者好意的詢問，是不應該使她失望的」她這話深深地感動了我。

「知人莫若己」，我聆略編輯者的本意，無非要我來將女聲上發表過的詩趁此次作自我的回顧，或者說得實際些那是「自省」。然而人所缺的也就是「自知之明」，「自省」在我個人觀察，似乎遠不如「旁觀者淸」來得透澈而且以一個不老練的年青人來寫這類文章，總不頂合宜。

爲了尊重前輩的指點，爲了女聲上已「公言」在先；不使編輯者爲難，不使懷着好意的關切者失望；同時反省到一個作者應該有義務向讀者解答疑意的義務，不管是否會被人詆爲「自捧」，或「答非所問」，我是決不能遲疑漠然不「顧」的了。

但是，我還得聲明，這不是篇敘述我對詩的見解，或者如編輯者所要求的——「詩歌批評」，我得坦白的「自供」，到目前爲止自己還沒有系統的理會。我只能約略地寫我對詩的愛好，我寫詩的過程，以及我的拙劣。

我開始正式發表詩，遠離開我愛好詩歌，接觸寫作的時候，已相隔有三年多的光景。自幼失掉了父母，展延在童年時代接連的全是死亡。所可慶幸的，我還有善良的長輩寄與熱切的關懷，最先是白髮年邁的老外祖母，繼之是叔姑的扶植與受教育，有機緣得以擠身在少爺小姐們的行列中，分享最高學府的教育，使我也能吸收到文化的養料，進而可以運用筆桿來抒寫我的熱愛與我的憎恨，這完全出諸於我可敬愛的長輩底恩澤，我是衷心銘記着不敢或忘的。曾記得第一首的詩的寫就還在四年前，那個產生九個在目前流行的消遣刊物上時常露臉而被稱爲女作家的教會大學剛進去的時候。西洋流行有一種說法，說是在青年時代每人全是詩人，而第一首詩寫成的總是獻給等一個戀人，我不知道這是否眞實，但是在我却並不如此的，我的最初一首詩是爲了那個現在活到八十歲的可敬底老外祖母寫的。

寫作在我是一種愉快，也是一種重負，有時豈竟是重負，簡直是苦刑，但是我熬受着這苦刑，因爲我有許多「不甘寂寞」的感受。也是一個偶然的機緣，我替一位友人去女聲社領過一筆稿費，而我的學校離開當時的女聲社只不過一條馬路。於是我也在舊稿堆中挑擇出一首詩寄到女聲去碰碰「命運」，這就是那首「敏子，你還正年青」的詩。以後在將近一年的時間中，依着在女聲上發表的順序，有——

棄嬰，靑天的雪花，當春天靠近我的身旁，桃色的雲絮，風箏與小蚺，江上，鄉戀，生活，我愛，五月的雨，在南方，開學，病中吟，向日葵，雁——一起計十六首。

在這十六首不成熟的作品中，以我自己的偏好說來，比較還像樣的只不過是——棄嬰，風箏與小蚺，我愛，向日葵等四首而已。

我不希望多來糟蹋女聲寳貴的篇幅，當一個青年人嘮叨地談着自己，他會有一種多麼厭惡的感覺，對個人我不想再多說一個字。

作品是一個人的寫眞，我想聰明的讀者總已在我那些不高明的詩歌中多少會辨識了我寫詩的態度吧！

至于要詳細的分析我自己的詩，現在還不是我能力所能及的時候。但是對于我詩的欠缺，我是可以說說的：

首先是內容的空洞，雖然我想擴大視野，表現些實生活中的悲劇，但由于自己生活「圈域」（！）的偏狹，我祇能弄些「雕蟲小技」，寫些個人中心的抒情詩，這就爲什麼我私心偏愛棄嬰的緣故。

次之是技術的缺乏修養。這主要是說我還在摸索一種最便利于表現我情緒的形式。我還在作各種表現方式的嘗試尤其是民間的歌謠給與我很大的刺激，在那些民間無名詩歌的傑作前，我低垂了頭。極冀望在未來的時期里我能學取它優美的獨特風格，趨向通俗化的方向。

我明白那位外縣的讀者之所以會發生「意在何方」的疑問，恐怕全然因爲我寫得不夠通俗或表現主題不夠明確的緣故吧！但是我也保持欣賞一首詩需要多番咏吟體會的意見，正如嚼橄欖之需細嚼一樣。

一首詩不能引起讀者的感動而需要作者來註解，這正證明這首詩之失敗，（當然也有些自稱所謂詩人也者之流，以

叫人「莫明其妙」引爲自豪的，那是例外）開學和病中吟也許就是這種的詩。但是「意在何方」，這問題也提得太混統，我不知道我下面的回答是否恰中其「意」？

也許「意在何方」的「意」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含蓄」，我私自忖度，這又證明了我的失敗，開學和病中吟以及其他我所作之詩，所糟的就是這：「我的詩並無何意，一味也沒含蓄」！我只不過直率陳述我的感觸。

寫開學如此，寫病中吟如此，寫其他的詩也是如此！

開學正是題名所標明了的是寫「病」。

開學的第一段寫時光的怱促，用「好似隔宵剛忙着趕考，怎的，今朝熱風已殘剩尾巴？」來加強時光迅速的印象，第二段寫開學時的新氣象，多時不見的同學互相詢問的熱絡。而第三段與上段對照烘托被物價高漲的風浪所捲走的舊日友件，「被金錢推出了校門」正說明該日「學店」制存在的現象，「給生活打了耳光，在生的漩渦中翻着斛斗」是比較接近臧克家的句法，乃指出失學的同學在社會中的遭遇。最失敗的是末段，我用含有說教味的幾行來結束，損害了詩的完整。

病中吟我不想多說，因爲這完全不過是抒寫病中的感懷與渴望快些起床的想念而已。我記得穆木天先生說過一句話，「多樣的內容要求多樣的形式來表現」（大意如此）。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中能寫出比較成熟的作品。

願以此篇「自省」謹獻于編者及讀者之前，敬請指正！

戈慶春

十月廿五日

慶祝大東亞戰爭二周年

上海合同インキ製造株式會社

事務所　上海廣東路一五七號
電話　一一九二四號　一一九二五號

工場　上海麥克利克路一七〇號
電話五一六三四號

中央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種類◎

△信託部　定期活期信託存款　信託投資其他信託　倉庫業務

△儲蓄部　定期儲蓄　活期儲蓄　其他儲蓄

△保險部　承保本外埠火險及其他各險

總址：上海外灘一四號：電話一一三九〇轉接各部
南京代理處——南京中華路六十七號
上海第一倉庫——上海哈同路一九五號

三光洋行

株式會社

貿易部：上海北四川路三二〇號安利大樓
電話：一七七九七・一三九六一號
船舶部：上海百老匯路三〇〇號
電話：四五三六六・四四五六八號

大丸洋行

廣東路共榮大樓三樓
代表電話　二八〇〇號

大江南洋行

大日本軍管理
魯意師摩拍賣有限公司
管理人
責任者　吉田大輔
上海博物院路八十八號
電話代表一三〇三〇號

樋口通關所

北京路一二一號
電話三六〇二一・一四七〇一
運輸部：四〇二六三
倉庫部：四三八二四
支店：一三七〇一

永禮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本社：上海四川路一八五號
代表電話一五六一七
工業所：江蘇省六合縣卸甲甸（浦口）
南京中山路一五八號
東京市芝區新橋三丁目二番地

冬夜

諸葛心

有那一天晚上，我步過
那條暗黑的甬道
是最嚴寒的日子
樹葉以凋寒追趕着風
路燈像個綠眼的黑貓
瞧着鴉翼覆就的天空
我推着薄薄夾衣的溫暖……
路上，灰色的是泥潭
白色是汙水的面臉。

是的，我就走在寒冷裏，
冰冷的手扳硬了，
耳朵奔鬭着北風的呼號。
街樹光赤了身子
再掙扎不出呼聲，
遠遠是一片苦惱的陰森，
近前是一團烏黑……。

我想念着那高樓上
那嫩綠光輝的窗——
誰以爲它的主人
　應該有這羨人的溫暖？

是否那兒正躺着
名人裏的名人，
正在圍爐？……
是否那兒面團團的正團敍
家裏囤積起的幸福？
是否有美人，正洗下
那換取憐愛與豢養
　那紅紫的華裝？

我知道這兒一定沒有誰
會記起燧人氏，巨人普洛米修士，
也沒有誰——
會記得：偉大的愛狄生；
黑沉沉的天是一盤悪祂，
人底心：是一團
忘本與自私！……

風狂振起牠底大翼，
像軍中角號聲裏的飛虎旗
甬道的低牆顫搖了。
我在顫躓中搖擺——！

突然有一棵枯枝
　憫前橫阻向我的心胸
　啊！這是雙有粗毛的手！
還帶過來北風吹去的粗沙聲音，
我認識這位朋友：
　風裏雜上那大嘴吧的喘息
　那些粗劣煙草的刺激

他以銳的戰慄的手
　向我身上僅有的溫暖摸索。
　我順着手勝給他脫下
　我那薄薄的夾袍——。

那朋友就這樣披起袍子
向我提々拳頭走了
我在黑暗裏
看黑影在黑暗裏
　冥滅！

讓我的夾袍
也像妖艷女人底狐裘般
覆蓋一些飢寒的
　臉面吧！
——我戰慄了
這是一個嚴寒而黑暗的冬夜！……

冬天的黃昏

冬天的黃昏
——人沒有戀還的少女！
天空卽如快活的圓頰，
陽光斜拖過
　金邊綠色樹木的黑影，
——是她底長髮……
你會從這冷峻的微笑微風裏
得到溫暖的喜悅。

路旁的新蓋房子
遠處的工人在打樁
那呼聲是呼息着的胸膛
那末柔和地活潑而低昂

麥苗却在田邊挺綠了
　綠了
綠得像路上挾書包走過的
一羣青秋孩子底
輕快的步履。

他們想到；跳着，指點着
這冬天的黃昏——
他們記起：這恰像一幅
美麗的畫圖，
他們曾挾着畫架寫生過
那題名：「春的朕兆」的
而他們現在就走在圖畫裏
面頰一若冬天這黃昏的天空，
像個還沒有戀人的少女！

定件繁多的館子

宮澤賢治著
綠妮譯

兩個年輕的紳士，身上穿得十足像似英國兵士般的神氣，揹着閃亮的獵槍，帶領着兩隻如白熊般的狗兒，他們走着，已進入到很深的山裏，在木葉嗦嗦作響的地方，一邊走着一邊這樣說：

「這一方面的山，眞是怪氣人的，竟會連一隻鳥，一匹獸都沒有的。不管它三七二十一，眞想馬上碰！碰！地開它幾槍。」

「瞄準鹿兒的黃色肚皮，開它兩三槍，那是多麼痛快啊！這樣一來，它定必團團轉地兜幾個圈兒，拍達一聲倒在地上了。」

這時已走進了深山腹地。連那領路的專門槍手，也簡直弄得莫明其妙，不知走到了什麼地方去了。

而且這山裏面也實在太荒涼的可怕，那兩隻白熊樣的狗兒，竟會一齊昏迷過去，吠了一會兒之後，吐出了泡沫，就嗚呼死了。

「眞該死的！這樣一來要我損失二千四百元了！」一個紳士，將那狗兒的臉皮翻起起來一看，這般地說。

「那我要損失兩千八百元哪！」另一紳士氣悶悶地歪着腦袋這樣地」。

第一個紳士臉上露出發色，眼睛呆着看另一個紳士的臉容說：

「我想還是回轉去吧。」

「怎麼辦呢！我也正巧冷得要命，肚子也餓起來了，倒不如回去吧。」

「那麼我們就這樣算了吧，呀！不錯，我們可再回到昨天那家旅館去，買它十塊錢的山鳥帶回去就行了。」

「啊！那裏還有兔子呢。這樣辦法結果還是一樣的。那麼我們還是回去吧。」

可是最困窘的，就是不知究竟打從那一條路走才能回去，他們弄得一點也沒有頭緒。

忽然一陣大風吹過來，把草兒吹得嗦嗦的響，樹葉兒相擦着，樹幹搖動得發出角托角托的聲音來。

「肚子餓得慌了。從剛才起側腹已痛起來，痛得要命。」

「我也是一樣，眞的沒有心想再走了。

「沒有心想走了。怎麼辦呢，我倒想吃一點兒東西。」

「對了，我也想要吃點東西。」

兩個紳士站在瑟瑟作聲的蘆草當中說着上面的話。

這時候偶然回過頭來一望，倒見有一間堂皇的洋房聳立在那裏。

而且正門上還掛着這樣的一塊牌子。

「喂！你看，這倒很巧呢！這個地方有這種店家也倒算很開通的，我們不妨進去吧。」

「咦！這裏有店家倒很奇怪，不過我想那裏總有些什麼東西可以吃吃的。」

「當然有東西吃的，招牌上不是明明寫着的嗎。」

RESTAURANT
西　餐　館
WILDCAT HOUSE
野　貓　軒

「我們不妨進去吧，我正急着想吃點東西。」

這時兩個人正站在正門前面。大門口是用白磁磚砌成的，着實宏麗得很。

而且還有着兩扇玻璃門，門上面有金字寫着這樣的一句：

「無論何人隨意請進，絕對不用客氣」

他們倆看了這字句，心裏大爲歡喜，說着：

「你看這不是很妙的嗎？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很巧的，今天我們雖然吃了一天的苦，想不到現在又逢到這麼僥倖的事情了。這雖是菜館子，可是它讓人家白吃的呢！」

「我看來也是這樣，所謂絕對不用客氣，這句子大概就是這種意思了。」

兩個人就推開了門，走了進去。踏進裏面那裏就是一條走廊。那玻璃門的後面，有金字寫着這一句子：

「尤其是肥胖的和年青的人，是本店所特別歡迎的。」

兩個人看見了這特別歡迎幾個字，就快活得忘形了。

「喂，你瞧，我們是被特別歡迎着呢。」

「因爲我們倆也正具有這兩種條件啊。」

他們一向着直走廊前進，這次碰到的是一扇湖色漆塗的門。

「這房子倒有點奇怪啊。爲什麼會有這許多的門呢。」

「這却是俄羅斯式的房子。在寒冷的地方或山裏面的房子，大都是這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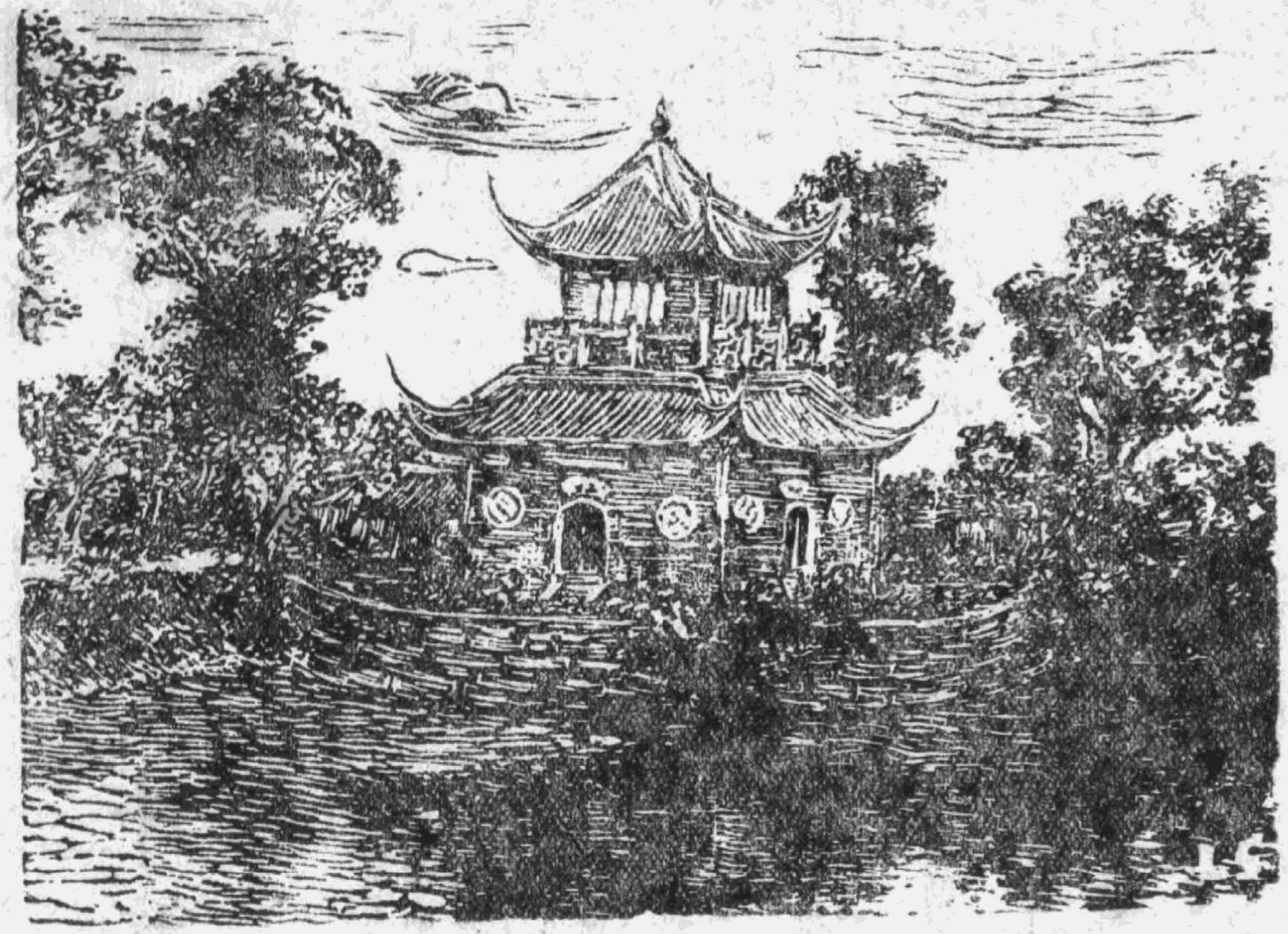
在這裏兩個人正想把這門推開的時候，不料又見上面有黃色的字寫着：

「敝館爲定件繁多的菜館，務請諸位見諒幸甚。」

「想不到在這種山裏面，生意倒是這樣興隆的。」

「那是當然了，你看，像東京的那是大館子也很少是設在大街上的。」

湖心亭影　(嘉定風光)　寒舍刻



兩個人一面談着一面把這門打開了。不料在門後面又見有這樣的字句：

『定件好像很多，但務請各位一一忍耐爲禱。』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一個紳士皺起了眉頭說。

「嗯！這大約是說菜的定件太多，恐怕來不及準備以致就擱時候，所以預先向顧客聲明的吧！」

「恐怕是這樣了。最好趕快先找一間房間進去吧。」

「能夠趕快找到餐桌先坐下來才好。」

可是最討厭的，就是前面又過到一扇門。而且旁邊還掛着一面鏡子，下面還放着一把長柄的刷子。

門上有紅字寫着：

『諸位貴客，請在此處修飾頭髮，然後再刷除衣上泥垢。』

這樣的字句。

「這意思倒很有道理。我剛才在大門口時，以爲山裏面是太可以馬馬虎虎的呢。」

「這家菜館，倒很注重禮貌的，大概平日一定有好些要人常常出進的了。」

於是兩個人就把頭髮梳刷得光光的，把鞋子上的泥垢也刷除乾淨了。

這時候，眞是出乎意外的，當他們正將刷子放下去時，那個刷子竟像一股煙似地隱沒不見了。接着便是一陣大風吹進室裏來。

兩個人驚嚇得互相抱擁起來，快快把門砰的一聲推開了，跑進另一間房內去。這時，他們倆都覺得假使不趕快找一些暖熱的東西來吃吃以提提精神，那就不堪設想了。

門的後面，又見有這樣的奇怪字樣寫着：

『請把槍和子彈放在這兒！』

一看，在旁邊橫着的正是一隻黑色的木台。

「這是不錯的，照例是沒有人拿着槍吃東西的。」

「啊！這裏一定是常常有很偉大的人物來臨的了。」

於是兩個人就各把槍放下，解了皮帶，安放在臺上面。

這裏又是一扇黑色的門。

『請把帽子，外套和靴子脫了下來。』

「怎麼辦？可眞要脫下嗎？」

「沒有法子，只好脫下吧。在裏面的我想一定是些了不起的人物啊！」

於是，兩個人就把帽子和大衣掛上釘鈎上，脫了靴子拍得的向門裏面走進去了。

門的背後又見有這樣的字句：

『請把領帶，袖鈕，眼鏡，銀包，及其他金屬類的，尤其是尖的東西，都放在這裏。』

門的近邊卽放着一個很考究的保險箱，而且端正地打開着箱門，鎖口還備好鑰匙。

「哈哈，我明白了，這兒的菜一定是用電氣的，所以金屬的東西是有危險性的。尤其是尖的東西很有危險，大概是因此而說明的吧。」

「大約是的。恐怕我們吃完了出來的時候也是在這裏付帳的吧。」

「我想也大概是的。」

「不錯，一定是這樣了！」

於是乎兩個人就除下了眼鏡，脫了袖鈕，放進保險箱裏面，噠的一聲關上鎖門。

再走幾步，那兒又有一扇門，門的前面，放着一隻玻璃壺子，門上有這樣的字寫着：

『請把壺子裏的乳酪塗在你們的手腳上。』

向壺裏一瞧，的確裏面放着的，正是牛奶做的乳酪。

「要我們塗上乳酪，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啊！」

「這道理我知道，因爲，外面不是很冷很冷嗎？而室裏面若是太溫暖，皮膚反要拆裂的，這就是爲了預防關係。我看來，裏面一定有些了不起的人物在呢，那麼，也許會意外地我們會同一些貴族人物接近起來也說不定哪！」

兩個就把瓶裏的乳酪，塗在臉孔上和手上，最後還脫了襪子塗上腳上。看看還有些乳酪剩下來，於是兩人都裝着好像塗在臉上那樣手勢，把乳酪都舐吃乾淨了。

於是他們又連忙開了那扇門，門後面

又看到有這麽的一句：

「乳酪塗好了麽？耳朵上仔細塗上了麽？」

那兒又見有一隻小小的乳酪壺子在旁邊。

「啊！對了，我倒忘記把耳朵塗擦了。差一點要耳朵生凍瘃了。這裏的店主人眞是萬事周到，難得極了。」

「對了，對於很細微的地方也都注意到呢！可是，我倒想趕快先找些東西吃吃再講。但是這兒也是走郎，那兒也是走郎，弄得眞沒有辦法。」

話剛說完，前面又遇到一扇門。

「菜馬上就好了。
用不着等一刻鐘就有了。
馬上就可吃了。
請快快把瓶裏的香水好好兒澆洒在你的頭上吧。」

在這門的前面，還放着一個金色的香、水瓶。

兩個人就拏起香水，洒拉洒拉地向着頭上澆 上去。

可是這種香水呢，倒很有一股酸醋味兒。

「這香水眞奇怪了，怎麽會有酸醋味兒的，眞莫明其妙。」

「那一定是弄錯了，我想女傭害了傷風，把它倒錯了。」

兩個人就打開了門兒，向裏面走進去，門後面有大大的字寫着這樣的字句：

「我們一樣一樣的定件來得很多，諸位也很討厭吧。眞是對不起。現在只有這一點了，請把罏裏的鹽盡量的好好兒塗擦在身上吧。」

一看，的確那裏放着有一隻很名貴的瓷器鹽缸。可是這一次非同小可，兩個人都不覺瞪着眼睛，把滿面奶油的臉兒呆呆相對着。

「這倒不是道理！」

「我也覺得有點奇怪了。」

「所謂定件繁多，恐怕原來就是他們要定我們的菜呀！」

「所以囉！照我看來這家西餐館子，倒並不是做菜給客人吃的，而却是將進來的客人做成西菜，放進自己肚皮的一家怪館子，我們一定是遭般勾當了……也就是它，它，它，要把，我，我們來……。」

格得，格得，格得，地兩人連着發抖，話說也不成了。

「要把，我，我們……來……啊唷喲！」格得格得格得格得，身體抖着不停，連話都講不出來。

「逃命呵！」一個紳士抖着身子，急忙忙地想盡力推開後面的門，可是事有不巧，那扇門是一點都推動不開的了。

望過去，裏面又有一扇門，有兩只大的鎖孔，是刻成銀色的叉和刀的式樣的，還有字句寫着：

「呀！眞眞費心，勞煩你們了。菜做得眞好。

那麽，請你們鑽到肚子裏去吧！」

並且，在鎖孔裏還露出了兩只綠色的眼睛，轉來轉去瞧視着這一邊。

「啊唷喲，」加得加得加得。

「啊唷喲！」加得加得加得！

兩個人就哭起來了。

這時候，只聽到門裏面有偷偷講話的聲音。

「糟了！他們已經知道了。好像不肯把鹽塗擦上去呢！」

「當然。這都是老板寫得不行，說什麽定菜繁多啊，辛苦你們啊，寫了這一些費話。」

「隨他怎寫，反正我們是連一塊骨頭也分不着的。」

「那倒是的。可是，那些傢伙要是不肯進來的話，那又要我們負責了啊。」

「我們不妨叫叫看吧，叫啊。喂，客人先生，請快快進來吧，請進來吧，請進來吧。盆子已洗好了，菜蔬上也塗好鹽了。等着的，就是把你們和菜很巧妙地拌在一起，放在雪白的盆子上吧了。請你們快快進來吧！」

「嗳！請進來吧，請進來吧。是不是嫌生菜不好呢？那麽生起火來替你油炸好嗎？不要多等請快進來吧。」

兩個人因爲心裏極度驚慌，以致臉孔皺得像紙屑一般，彼此面面相對，身體抖着，一聲不響地哭泣。

裏面却只聽見嘻嘻的笑聲，又聽到有這樣叫聲：

「請進來吧，進來吧。再哭下去不是要把擦上的乳酪都糟了嗎，噢，馬上就要拿來了。喂，快快進來吧。」

「快快請進來吧。老板已把餐巾掛好了，拿起刀，嘴裏舐動舌頭，正等着你們客人來啊。」

兩個人在那裏哭着，一直哭着，哭個不了。

這時，驀然聽到後面有「汪！汪！嗚哇！」的聲音，那兩隻如白熊一般的狗衝破了門兒像飛一般地跳進房間裏來。鎖孔裏的眼睛忽然地不見了，那兩隻狗，嗚嗚的怒叫着在室內灣來灣去兜轉着，後來又聽到「汪！」的來下很響亮的吠叫聲，猛然衝跳到另一門上。那門格達一聲被打開了，兩隻狗却好像被吸引似地飛跑了進去。

在那門裏面的黑暗當中，聽到：

「尼喲！嘩嘩，谷囉谷囉。」的聲音，後來又有加雜雜雜的響聲。

房子好像一陣煙霧般地忽然消失了，兩個人却站在草中冷得在發抖。

一看，他們所有的上衣，鞋子，錢包和領帶針都飛散得亂七八糟，有些被掛在樹枝上，有些丟在樹根上。又是嘘的一陣大風吹來，把草兒吹得瑟瑟的響，樹葉相擦洒洒的聲，樹木搖着發出谷獨獨獨的聲音。

狗兒喘着呼呼的聲跑了回來。

這時後面聽到有人叫着：

「主人家，主人家！」

兩個人忽然回復起精神來了，他放出聲音叫着：

「喂！喂喂！我們在這裏啊！快點來啊！」

那戴着草帽的獵人在草堆裏撥開了長長的亂草走過來了。

於是乎兩個人也就此放心了。

他們吃了一些那獵人帶來的團子，又在中途買了十塊錢的山鳥，然後回到東京去了。

可是，他們剛才受驚嚇得變成紙屑團一般的臉兒，就是回到了東京之後，洗了溫澡，也還沒有恢復到原來的樣子。

戲評

李香君

蘭

一 李香君

也像賽金花一樣，李香君是一個一代名花，但是一個有氣節的女性。在我們的青樓艷史上有過一個綠珠跟蘇三，這兩個人都能夠爲着愛情去委身於人。但是她們所忠於的愛只是兒女私情，除開爲着自己私人的感情之外，沒有更多的熱情與懷抱。能夠不把自己看成一個女子，把興亡和正義算到自己責任裏面的，除了爲着清庭的危難在敵人跟前作過遊說之客的賽金花而外，我們還知道有一個李香君。

看過「桃花扇」的人都會知道李香君，沒有看過的人，也知道有一個李香君。因爲李香君是一個流芳千古的不平凡的女性，她不但能夠用純摯的愛去効忠於她的情人侯方域，而且能用忠義之氣去勉勵自己情人對於社稷的節操，把自己的一片濃烈的熱情開展到衆人的危難上。

這一點，不但在青樓艷史，就是在閨閣名媛以及王公大臣的史載上也有着不可磨滅的光輝。

「李香君」是一個五幕大悲劇。因爲侯方域的年少多才，氣魄雄偉而有節操，李香君就拒絕了當時許多豪富士大夫的追逐，而傾心於侯氏。當崇禎殉難，朝臣爲着保持自身的名位，遂不顧人民的利益，要謀立一位昏庸的君主。侯方域年少有志，不顧與當時的亂士同流合污，想離京遠遁，但是爲着李香君，他又不願遺香棄玉，獨自求安。在這樣水深火烈的情形之下，李香君以對於侯公子的熱情和大明江山的愛戀，她願意犧牲自己，用死去堅定侯氏的心。悲劇就從這裏開始了。

侯方域爲了不願意同流合污，又不願意被亂臣所陷，就和香君訂了盟誓，作了別。

爲着信仰侯方域的忠義和節操，李香君停止了神女的生活，在貧窮和疾病裏等候着他。最後，亂禍已平，李香君在一個僻處的尼庵中重見了侯公子，她以爲他們倆可以破鏡重圓，而百頭同老的時候，侯公子告訴她，他已經逼於父母之命結了婚。並且香君也知道在他們分別之後，他已經由於世俗的引誘而靦顏偷生着。悲憤之餘，李香君把血染的桃花扇還給了侯方域，自己就在憂傷與疾病中死去了。

「我雖然是一個妓女，但只是出賣色相，不賣靈魂。不像那些大人們，表面上冠冕堂皇，背地却作一些卑污的事情」。這就是到現在還能被人傳誦的李香君。

「桃花扇」的曲本是曲折而動人的，現在把它搬到話劇的舞台上自然是一個動人的好戲，對於這個戲的故事大體上我們是沒有批評的。只是在最後一幕，李香君在尼庵裏和侯方域的一節談話使我們聽了不知所以，尋不着重心。她對侯方域的痛恨和失望彷彿只是在他結婚的這一點，而對於他的政治節操就沒有明白的對話。話劇的舞台上，對話可以代表一個人的性格和思想。對話的內容不同，也表現了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的差異。從這裏看來，故事終了的李香君和前面的李香君顯然是兩個人物；思想，言談與個性都不一樣。我們因爲不能明白，於是便想到也許是劇團方面爲着某種原因而把原來的對白刪改了，以致於前後矛盾起來。

林納是一個有才分而肯努力的演員。她的個性正適合一個硬性女郎的角色，由她來扮演李香君是頂適當的。只是由於劇本的限制，在終幕裏她也遭受了同樣的失敗，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魯岩的王將軍和趙恕的福王雖然火氣太重，但對於奸客卑鄙和愚庸諷刺都盡了相當的職責。

其他的角色沒有太多的優點，但是也沒有大的缺點。拿編導和演技來說：「李香君」是一個水準以上的，而且有着血肉的舞台戲。

一年回憶

影劇一年來的回顧

史蒂華

一：劇壇一年來的動態

回顧過去，總不免有滄桑之感，我們回想到一年前的今天，劇壇是怎怎麼一番面目，今天又是怎麼一番面目，而再想到明年的今天，後年的今天：：便會覺得人事的變幻莫測了。原來這一年的劇壇變化正是最復雜的動亂的一年；然而也是劇運是背遍（有什麼進步的發展，是說不上的，）這一年。原因總括也只一個，便是商商業化經營的結果。

由於商業化，各劇團之間遂互相的展開了夠心門角的競爭，又由於上演劇目的實座與否影響到劇團的生存，這樣，劇壇便充作了許多變化與動亂，這些變化動亂不但圈外人摸不清變，就是圈內人也目爲之肢呢，而一方面因爲投資話劇的商人增多，劇團的數目也多起來，到目前爲止，已有八個劇團了。這委實是中國戲劇史上從未有之的繁榮現象。然而在這繁榮後面，仍潛伏着劇運發展的危機。舉例來說，便如：劇本荒、導演荒、演員荒、明星制度：：等等。

假如把過去一年中的上演劇目挨次一暫的話，我們便可發現，這一年中上海劇壇的發展可分爲三個時期的。

第一個時期，是鬧劇（Melorama）至上主義的時期。自從秋海棠以後，各劇團紛紛競演以情節取勝的「噱頭」成份甚多的劇本，目的是因爲容易討好觀衆，賣座較有把握。可是後來這條路也顯見走不通了。於是，第二個時期便是改編駕鴦蝴蝶派小說。自滿汀紅開始，諸如啼笑因緣，秦淮世家，亂世佳人，魯男子等等。目的也無非是麤這些小說的名字來號召一批小市民的觀衆而已，然而成續也很恢悽，這樣不得已而走另一條路了。

第三個時期便是，最近自福爾摩斯以後，諸如多夫實經，樣上君子等的無理取鬧的「鬧劇」，這種傾向正在方與求艾，我們不敢說它會有怎樣的命運，但是如果從事者是以營業爲基礎而出發，則其與第一第二時期的一樣沒有出路，也是必然的事。

二：一年來最佳劇選

這一年來上演的劇目雖非常多，然而好的卻非常少，在所謂量的繁榮，質的衰落！爲了方便起見，我們以各戲院爲單位，來舉出一二個姑且認爲稍有成續的戲罷。卡爾登的上藝，自秋海棠以後，本年度上演的劇目有三千金、戀歌、淨生六記崇。比載起來，大家一致說認是淨生六記最佳。雖然此戲如以嚴格的戲劇標準說來，它是不成體就的，但至少已少許表現了費穆的自已的作風（風格是談不上的。）

蘭心上演的劇目最多，然而可稱爲最佳劇選的卻最少。有人說大地，有人說天羅地網。然而我嫌前者氣晚不夠浩大，後者成功者似乎只有氣氛一端。所以我以爲蘭心的賀最貧乏，而其中質的貧乏的最著者，莫過於福爾摩斯！

金都可以說是鴛鴦蝴蝶派改編的大本營，滿江紅、嗁笑因緣、京華塵夢（卽金粉世家）等都是。然而一年來上演的水準格調均甚高的戲也在金都如比女作家楊絡的稱心如意，弄眞成假，及卽將上演之曹禺的「家」，鴛蝴派小說改編中，比載像樣的，選是京華塵夢。楊絳的兩個喜劇，賣座並不佳妙，而佳評卻甚多。也可以說是這一年中唯一受到佳評的劇作家與劇本罷。固然其中也有過響的成份在內。

麗華與絲賣似乎都閉關自守，不與外人往來。上演的劇目中也推不出最佳劇選來，頂多，只是保持其原來水準而已。

上海自女人後，一共沒有多少劇本上演，其中最佳者當然只有老戲原野，女人基本上講，還算是像話劇。巴黎也只有老劇北京人，七重天與龗俱離水準太遠。美華剛開始二度演話劇，只有上過錢頭鳳，也舉不出來。

以上大約可宜是一年來上演的最佳劇選罷。當然其中不無個人之偏見，究竟誰姸誰醜，各人眼光不同，還是讓讀者自己去選揀罷。

三：導演與演員推薦

到今天爲止，劇本荒雖很顯著，然而無論如何，新的劇作家究竟也出現了許多，可是我們若以導演來說，幾乎都是老導演，新的人材卻沒有。

這些老導演羣中，我們要推薦出一二特別有成就者，是很困難的。至今被許多觀衆奮爲「偶像」的似乎只有佐臨與費穆兩人，固然朱端鈞與吳仞之在劇壇也有其地佐，可是卻稱成續表現。佐臨是留英的，以技巧取勝，費穆則獨俱作風。代表作品，佐臨是大馬戲團（重演）與天羅地網，費穆是楊貴妃（重演）與浮生六記。

至於演員，最重要者莫若競爭之烈。秋海棠後石揮頗有獨霸劇壇之勢，然而後來卻並無特出之表現，倒似乎有點爬上偏導地位，同時又衆做作家了。其次是張伐，天羅地網眞定了他的地位，然而現況卻不令人滿意，他應該有一個適合他的好導演。比如喬奇與費穆合作，可稱如「魚得水，相得益彰。」

來年度中屈起的演員，一個是白文，大馬戲團中的遠子，成續甚佳，北上演劇經陳綿博士之一番推薦，歸來皆刮目相看，前途賣有希望。另一個是丁力，秦淮月一劇，衆口交譽。這兩個演員修養均非常好。

至於女演員，有號召力的恐怕只有篩貴獵與蔣天流。尤其是蔣大流，是這一年女演員中演技最突出的一個。施的人材也出了不少，而且大多是出自金都，諸如劉基，衛禹平（卽孺述）等都是。

最不幸的是異方的死去。他是一個肯刻苦用功、對音樂造詣極深的好演員。作爲一個晉樂與戲劇的媒介，他是有功績的。

四：一年來影城之動

這一年中影城動態最大而引人注目的，莫過於華影公司的成立了。把過去許多影片公司合併而組成這一個半官辦的影片公司，實開中國電影史之先例。

華影公司成立後視志人注目的影片是「萬世流芳」與「萬裝千紅。」前者以內容勝，後者以技巧勝。

然而這兩部影片都談不上是成功的。可以說華影公司成立後，各部工作人員似都各自奮發，然效果卻並不顯着。成積比較圓滿的還是層光啓的「佳本聚情」朱石麟的「第二代，」與劉瓊的「回脊曲。」層光啓是技巧至上主義，過去他的作品，內容大多貧弱，而技巧卻甚新穎，可是缺乏的是整個藝術意念說故在技巧想得不夠周到，或泗竭時，他的作品便失敗了，比如最近的「燕迎春」就是。朱石麟年來殊鮮特殊成就，「第二代」的物質技術方面水準超過過去一切國產片，主題與內容也甚積極嚴嘯，然而他沒有加以藝術性的表現。劉瓊編導之回春曲可以燒美外國電影。圓然他的演技超過導演，而導演又超過劇本。

至於演員方面，男的亦以劉瓊最佔優勢，高占非與梅憲於豔然無光，在演技方面有成就的，到還是善明。萬世流芳，三朵花及美人關中之演技，俱是以證明。女明星中，陳雲裳結婚是大事，而周璇的東山再起也是大事。李麗華「紅」到極點，便停滯了。王丹鳳劇有堀起之勢。

一年來的影壇之烏瞰，便是這樣。

大衣自製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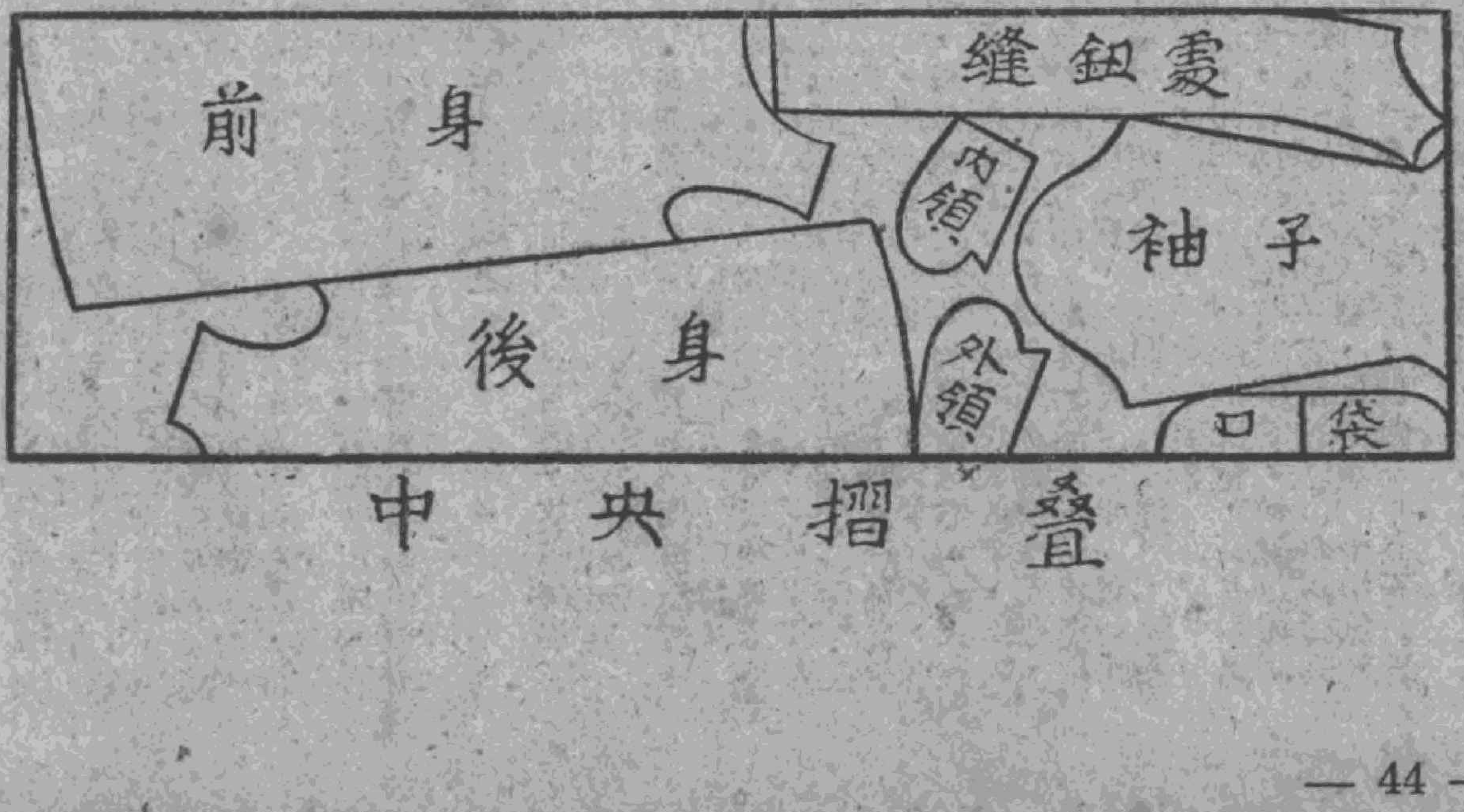
大衣在冬天可稱爲不可缺少的衣服，自製大衣並不是件難事，當今市面上百貨騰價的時期，讓我們研究研究自己怎樣製做法。

假使是闊幅的呢絨，請對摺爲二，如圖所示剪裁，附加以夾裏或襯絨卽可。若是狹幅的布料，則需要加倍長度，剪裁的原理也是一樣的。

所應注意者有兩項：第一是顏色，冬天最好採取深色的，因爲冬日氣候乾燥，灰塵多，淺色質料必須時常洗滌。第二尺寸應當比身體寬大，寬大的外衣裏面才可以穿着厚的禦寒服。

這張圖示是爲一個十歲左右女孩子穿的，她們的身裁還沒有長足，所以更可利用成人的旗袍修改一下，前襟改爲大衣的後背身後襟下段改做大衣的前襟，後襟上段和袖子仍舊爲兩袖，前襟的上段做口袋，只須裁的時候當心測量，做出的衣服一定合適的。

兩袖的肩端，必須打上縐，否則旣易破裂又不美觀。還有在縫合的時候，必須縫得極密，線也應當取細而結實的。做完畢後，用熨斗熨平，就和公司定製的一樣了。



信箱

編者先生：

現在我有一個問題一直的在苦惱着我，使我不知怎樣辦才好，所以很冒昧的請教　先生，別的客氣話不說了！

我今年十九歲，生在一個半新不舊的家庭裏，曾於去年讀完初中的階段，現在因爲經濟的關係，沒有升學，我的性情是柔弱而好靜的，對於婚姻方面却是毫無經驗，一切交友等交際，也是一點也不會，然而暗裏審愼的心理亦尙一刻或懈，而能如願遂意者，也沒有遇見過，在這種可羨而又可怕的尷尬上下的情況下，究竟我將如何着手，才不致有負這終身大事，問題就是這個了，我深信　先生是我們女子界的明燈，請你指示我一條路吧！敬祝

文安！

一個忠實讀者杜貞敬上

十一月廿七日

杜貞女士：

你今年十九歲，性情柔弱而好靜，只從這點上想我們就可以想像到你是一個很可愛的少女。

因爲你是一個可愛的少女，你就不想辜負青春，想找一個跟你能夠百年匹配的英雄；這是很自然的事，我們非常同情你。

但是，你說不知道「如何着手」，這問題竟使我們不知所措了。因爲我們不知道你現在究竟有了對象沒有？你的男友一共有多少，你的婚姻條件是怎麼樣？你對你未來的英雄作怎麼樣的希望？如果你現在感到「蘭閨深寂寞，無計度芳春，」而要把你的一片濃情找一個積極的寄託的話，就請你把你現在正在進行中的或是理想中的對象告訴我們；如果你遇了困難，就把你的困難具體地告訴我們，使我們有個參考的資料。要不然，只憑你幾句空洞的話，我們如何幫你設計，又如何用我們的主意幫你解決終身大事呢！

最後，我們還告訴你一點，在你未曾解決你的婚姻問題之前，你還是該繼續努力，假如你有了獨特的技能和獨立的生活能力，你的婚姻問題是不難解決的。

編輯先生：

第五期貴刊讀完後，我深深　對先生的熱忱欽佩和感激之外，還覺有些意見，不知對否？讀文藝欄裏的「一場爭辯」顯然是在辯關於婦女的參政問題，其結論，使我覺得莫明的羞恥和失望，爲甚麼「男子不壓迫女子」「也就不成其爲男子」，實使我莫明，男子也是國民的一份子，女子也是國民的一份子？設使沒有女子，也就不成其爲國家，不成其爲社會，不成其爲家庭，那麼同樣是重要了，同樣是一個人，爲甚麼就要壓迫女子呢？我覺得，成其爲男子的，是不應存心壓迫女子（恕我這樣說），有禍難同當，有權利同享受，先生你以爲怎樣？尙祈披露貴刊教正，並祝

撰安

讀者亮文上

九月二十夜

亮文君：

你的意見很對，我們很贊同。但是你誤解了作者的原意。作者說「男人一定要壓迫女子，一定要有私心」，意思是指通過現存的男性中心的社會制度的男性的思想和行爲；因爲現在的社會制度根本就是保障男權的，男人通過了謬誤的社會制度養成了他的私心，他們爲着自私的利益，必需壓迫女子，這是不免的。也正因爲如此，婦女該自己自動地去爭取自身的利益。

編輯先生：

常讀　貴刊，見信箱一欄多爲究討一般社會問題，感謝！你們給我很多識聞。現在讀者自身有件難以處決的事，請求指導，但遍閱信箱如重戀愛問題和女性問津，但我稍些差異而且是男讀者，想　先生大度博愛，必也能容納而予辟愁！

由於環境的打擊，湊巧戰爭的波及，早年即失學就商，雖很懊恨，但我總自勉，也許比死的課本好！因經驗，閱歷，世故，人情等等那是學校裏所求不到的！家中父亡十餘載，兄孤而故，姊已嫁，（我最末）祇剩母親一人孤苦撫養我長大，今方可自立而兼顧老母，不意母因歷年滄桑所磨折，加之已六旬有餘的高年，故體衰日盛，在鄉個人茶飯自給也以爲難；故諸親友熱心地勸我早日結婚，以便母有所託，即母親也很望盼；但我實因不甘盲從的婚姻，而且自己撰擇又乏理想配偶，更因境況平常，一旦結婚生活必起恐慌而若大一筆費用也不知在那裏，況究屬年紀還輕，故婉言却之。不幸近來母病甚劇，幸醫藥得宜故已愈；然體形更衰，故上述之情又熾発。我當申述，因此次病中耗費頗巨，經濟更爲拮据了，可是承蒙幾位親戚揚言願助我一臂以成家而慰顧老母，在此盛情與孝感的情景之下，當然不便再推却了；可是我私心惶急，找不到眞眞思想的對象，勢必履行故鄉還風行的老式婚姻，那將後婚後的煩惱，足以應響我的事業，畢身幸福也埋葬在封建的巨掌下！同時更懼婚後清苦的生活也恐難維持，而那筆激於一時義與情之債款更無抵擋，雖然人家或許不至催討，但我終是心宕不安，因之在二者的邊界上彷徨，焦急，不知所從。

爲了顧將後幸福和經濟的焦慮侵身，毅然地拒絕人家美意盛情，強忍地違背了慈母殷盼囑望，作個目前的叛者呢？還是柔順地冒險的不顧往後一切硬幹一下呀？我曾在冷靜的深晚詳細地思忖過，始終未能籌設

個顧前，顧後，爲母，爲己，完備的辦法，敢以至誠地函懇　先生，諒必定能予我良佳的意見！同時亟盼於下期（二卷八期中）披露刊登，示復爲感，俾便同病類如者借鏡！引頸盼切，求即刊示。專此虔祝

撰安

瞿日君：

你的信裏對於婚姻的煩惱說得很多，對於目前情形感到很困難。以自己的感情參和上外來的理智是一件難以應付的事，反過來，以自身的理智參和外來的感情也是一件難以應付的事。現在你的困難是屬於後一種，因爲，怕一種舊式的，沒有理解和愛情的婚姻，怕由於這段婚姻引出一個不愉快而不幸福的結果，這是經過理智考慮的。而你的親友勸你快快結婚，用一種隨便的結婚去安慰你的老母，這完全是一種盲目的感情的話。感情用事向來只能敷衍目前，不能夠爲未來設計，可以說他們的主張跟你的想法是完全突衝的，因爲你的理智加上他們的感情你就感到困難了。

現在，我們給你一點意見：你的親友以爲你結了婚，你的母親有了媳婦，她就可以快活而安居，沒有煩惱，也沒有疾病了。但是他們和你的母親都沒有想到，假是你在結了婚之後，你們夫婦不和，精神和物質生活都受着困苦，這時你的母親能夠快活嗎？他們的想法是淺膚的，庸俗的，也是不負責任的。

你該按照你的理智去做，爲你的健全婚姻，你的前途，你的生命，決不能「柔順」地投降，該如你自己所說，作一個「叛者。」

現在是一個混亂的社會，社會中有好的東西，也有壞的。對於好的，我們該去遵守而服從；對於壞的，就該英勇而大膽地去反叛。企圖苟安和溫文柔順那只好走到死亡的路上去。安慰母親儘可以用別的方法，──或者接她出來──難道非用結婚的方式去殉葬嗎？繼續努力！你的話是對的，生活的經歷比「死課本好！」

你需要的刊物本社沒有，現在替你設法徵求。

編輯先生：

眞是一件奇怪的事，當我每月買到一本　貴刊時，神經總驅使我先翻信箱，從不間斷。從創刊號起至目前最近期爲止。的確，賢明的先生賜給我的智識，我都是很感謝的接收到腦神經內了。見到社會上一樁樁一件件的種種離奇曲折的實事難題都被學識淵博的先生給解決了，可是困難竟也有一日降臨到我自身上來了，故我不得不趕快請求　先生給我以準確的道路。我祈望着！

也是一件怪事，當我見到貴刊二卷四期信箱內王則人女士所提問題一則竟和我所遇之事實有些相像現在我把實事寫在下面吧！

我是一個廿二歲的女子，家內有一個不是親生的母親和一個哥哥（非親生之母所生）及嫂子。我的面貌生得並不壞（人家都這樣說）不過有唯一缺點就是太矮了一點，我哥哥是做綢生意的，而他所收的學生裏有一個因我和他朝朝相見在談吐上又十分意氣相投於是便暗暗地戀上了他，於是漸漸地公園影戲院也能發現我們之足跡，於是這樣下去過了有好幾個月的快樂日子，可是這事在弄中鄰居們的口中流傳而漸漸地成爲公開的祕密了（流言的傳說總是越說越難開事實遠），他被家內人知道了，我亦如此，當時我哥哥會和他的有關方面的長者談過，而他，這時因想推卸責任而怕事，故對人說是我追求他的，我當時聽了幾乎大哭一場，可是我一想哭是弱者的表示，我不哭，我要報仇，於是，我不和他開口了，我靜止着，他這樣一來，當然在我哥哥店內不能存身了，於是便掉到後一弄的一家店內做事，這時我週圍幾乎成了火筒，四圍的火向我猛攻，我沒法祇能做沒有勇氣（弱者）的人了，我用淚水來撲滅牠，當然知道我苦衷的人也是有的，他們都來安慰我，我非常感謝他們的好意，這樣的過了幾天，可算是太平日子了，可是在某一天的傍晚，沒人的時候，他向我懺悔說，都是他錯，他告訴我說，他家裏的母親和姊姊聽了姊夫（亦在同弄經商）來信告訴，便寫信訓斥了他一頓，說他年紀輕輕根本不應作此想（他十七歲因人長得長大約有二十左右可看（故他說也是沒法故說這話（是她追求他）我看他說時的眞情又心軟了，可是又想起他眞是個無勇氣的青年只知逃避責任，故想不理他，可是禁不住幾次請求，我實在心動了──不過目前僵持中，請求先生賜給我一良策教我怎樣對付，則不勝感激之至）這事之發展，我母親及哥嫂均表示沉默）即此敬請

撰安

讀者ＹＮ敬啓

ＹＮ君

你雖然長得矮一點，但仍然是一個多情而可愛的女孩子，你該小心從事，不要毀滅了自己才好。

從你的信上看來，你的小情人實在是一個懦弱而可憐的人物，他又想戀愛，又怕家庭，對於自己的愛情又不敢擔負責任。但是人性是可以改變的，如若你覺得他對你誠懇，感情眞實，你就繼續跟他維持友誼，在友誼的進行中，看他是否可以進步，能夠反抗家庭，對於你的感情是否能夠堅持到底。你自己要多加一點自己的意志，和理智的作用，不要把這件事用純感情處理。

你對他的關係不要僵持，讓它自然一點。僵持反會使雙方的情感隔膜起來。

編輯先生：

貴刊的信箱早已被大家公認爲婦女難題的解答所了，現在我也冒昧的來麻煩你們，望你們能不吝指教才好。

我的家是處在這半文明的城市中，並且還是一個人口繁多的大家庭，父親七十歲了，由他的年齡可以知道他的腦筋是腐舊的，但我的幾位哥哥却是時代的新人物，因此我仍可得到讀書的機會，不過他的目的是讀幾年書能認識幾個字記記零用帳也就算了，他從來沒有想到這爲的是兒女的將來。在他認爲十二分的放縱下，我讀到初中畢業，我當然需要再讀下去，初中畢業的學識眞淺薄得可憐了，然而父親却殘酷地下了不許我再讀的命令，這突然的打擊，不能不使我愕然，我幾乎不相信這竟是事實，我開始憤恨這不明事理的頑固的父親，同時我更恨那專門侵略青年人的舊禮教，我要掙脫它的勢力範圍而去找尋自己的自由天地。然而，先生，你知道我僅僅是一個初中才畢業的女孩啊！我沒有寶貴的金錢，龐大的勢力，更沒有豐富的學識，社會肯容納這一個什麼都不知的孩子嗎？我開始彷徨起來，我不知應該怎樣應付這樣的事情，自然我會設法疏通父親，希望他能給我繼續求學的機會，但是所得的還不是連連失望，我心灰極了，想到自己的未來及不堪的歸宿，通宵不能成眠，想到貴刊的信箱正是良好的問津處，終於冒昧的報告了，我熱誠的盼望先生能拯救一個女孩於不幸之中。恭祝

撰安

讀者西華敬上

西華女士：

我們很同情你，因爲同情你，就不免憤恨你的父親，他是多麼不能爲兒女的前途打算呀！一點也不錯，沒有勢力，沒有錢，沒有豐富的知識是不會被社會所容納的。但是勢力，金錢和知識三者中更要緊的是最後一種，沒有知識在現在的社會不能生存，在將來的社會更不能生存。

但是不能入學校並非就是斷絕了求學的生路。反過來，受過最高教育，得過博士學位的人頭腦裏空空如也的也多得很。你既初中畢了業，你已經有了相當根底，至少你可以閱讀書報。能夠自己用功，閱讀書報，比在學校裏上死課，讀死書還可得到更多的知識。世界上不是有很多有成就的人並非經過合理的學校階段嗎？

父親殘酷，正是舊勢力的殘酷。你要用自己的方法開闢自己的路，用你的能力去打破舊思想才好啊！

不要彷徨和灰心，不要怕沒有歸宿，勇敢地替自己找路。我們在精神上幫助你，你喜歡讀什麼書，我們給你介紹。

慧文君

你的大哥爲着未婚嫂嫂的病亡，十分悲痛，使我們非常同情，證明他是一個鍾情的男子。但是悲哀不能過分，尤其是爲着一件愛的打擊便感到消沉，並且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觀，這是一個多麼大的錯誤。人是有感情的，當然該用誠摯的熱情對待一個生者，乃至於一個死者。但是人也該是有理性的，該在理性的指揮之下去作感情的活動，若不然，那就是盲目的感情！盲目的感情是要毀棄終身的。

你可以用這些話去勸解你的令兄，除此之外，你可以多化一點時間去陪他玩，不要提起與嫂嫂有關的事情。多找一點他喜歡的事情和他談，使他爲着現實生活而忙碌，無暇去作悲哀耗費精神的空想。使他的精神有一個堅實的寄託。一個人最怕閒空無事，作悲哀而失望的空想。請你照我們的辦法去試試看。

竹均君：

茲答覆問題如下：

我們的投稿方式很簡單，你沒有錯。

我們的稿費暫定五十元左右

刊物出版以前敝社即將稿費單按址寄上，撰作者持稿費單並印件來社領取稿費。

沙寧君：

你所提出的這位女友的問題並非一段嚴重的問題。第一，只要戀愛本身是健全的——健全戀愛的條件包括雙方性情一致，興趣相投，互相了解，戀愛的態度都嚴肅而認眞；並且在雙方的戀愛行爲之下不妨礙別人的利益和自身的前途——，性的關係不成爲一種問題。貞操觀念在現社會中雖然還被許多腐舊的人們所重視，但是有進步和康健頭腦的人是不去理睬的。——你要明白這個問題，請讀本期中之評論「貞操和一杯水的戀愛」——問題是，據說你的女友的情人跟女人的關係太多，「太多」這問題可作幾方面去看，有的是因自己戀愛態度輕率，缺少理智，濫用感情，以至和許多異性發生關係；還有一種是生活環境的不得已，遇過許多戀愛悲劇，遭受過許多失敗的。前者我們當然不取，後者我們該付同情，不能以「淫蕩」目之。不知這位少年是屬於那一種的。

你的女友既然不喜歡接近過女人的男人，這自然是她的自由。不過這裏要說明的就是，她這種觀念也是錯誤的，我們既不以爲女人的貞操是一個問題，男人的貞操自然也不是一個問題，難道她一定要嫁一個童男麼？况且我們對於戀愛的看法不該專重於肉的方面。望你仔細思之！

餘聲

光陰似箭，本刊刊行以來，現在是第二個新年了。如果拿一個嬰兒來說，它是從哺乳的階段到模彷說話的階段了。刊物的目標，生出來就是希望說話的，但是生出來的時候話總是說不好，不是發音不清，就是腔調生硬，或是文藻粗率，詞不達意。一切刊物都會經過這個階段，我們也不免。我們覺得在現在以前有很多地方我們自己都不滿意，又因爲許多精神與物質的限制，我們不能把自知的缺點立刻改良；然而我們沒有灰過心，因爲有大批的讀者愛護和支持着我們。

過了新年我們的刊物又長一歲，希望和歲月的增長一樣，我們要使它把話說得清楚，內容充實，口齒流利。不但要使它替我們說話，而且要替讀許多人說話；這是我們的願望。然而我們的願望的實踐還是希望讀者的愛護和支持。並且希望讀者多多給我們批評和意見！

爲着記念新年，我們在量上增加了一些。在增加「量」的時候，我們偷偷地想過：「不但要「量」的增加，它的「質」也要改進」。但是這句話我們只敢偷偷地想，不敢說出來，怕說出來之後而事實不合，使讀者譏笑！

現在我們寫幾句話作給讀者們新年的獻禮：

願我們的小朋友用功努力！

願我們作者的作品進步！

願我們的女同胞堅強勇敢！

願我們的信箱讀者不苦悶，不徘徊！

願我們廣大的讀者快樂而康健！

女聲

（工部局書務處登記證C字第一〇一八號）

第二卷第八期

民國卅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總編輯發行者　左俊芝

編輯室　上海博物院路一四二號光陸大樓內四九室　電話：一九九一四號

發行所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印刷者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電話：六〇一七〇號

每月十五日出版

每月一冊六元

半年六冊三十四元　全年十二冊六十六元

本埠每本加郵資二角　外埠四角

·以上價目以儲備票計算·

本外埠總經銷處　五洲書報社

地址：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電話：九二四七六號

代辦部

漢口　漢口文具社
漢口　中國文具公司
松江　標新書店
松江　大衆教育用品社
嘉興　元大商店
嘉興　嘉華書局
高郵　會文堂
揚州　世界書局
揚州　陳恆和書林
揚州　萬衆書局
泰縣　新泰書局
泰縣　幾餘商社
杭州　西蒙書店
南通　新民文具社
蚌埠　商務印書館
蚌埠　新新書局

蕪湖　務學文具店
常州　世界文具社
常州　世界教育用品社
常州　中華書社
南京　建國書店
南京　中心書店
南京　新國民書局
南京　野草書屋
南京　大同書局
南京　中央書店
南京　金門書局
蘇州　中央書報社
蘇州　新新書局
蘇州　蘇州文具社
蘇州　新國民書店
蘇州　新青年書社
蘇州　中國鋼筆公司